

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

Religious Culture & Gender Ethics

beyond 
Religious Culture & Gender Ethics



本期專題

另類「宗教改革運動」



弘誓90

目次

■封面說明：

- 1.主題照片：「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全體於慈雲廳合影（前排左三起四人：林清淇副司長、玄奘大學黃運喜院長、內政部簡太郎次長、Mettanando博士；右一起五人：民政司羅素娟科長、朱麗娟牧師、女性神學家Phyllis Tribble教授、林政則市長、王鼎銘副校長）（林伯勳攝）。
- 2.背景照片：2007「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講台看板。

本期專題：另類「宗教改革運動」

- 4 超越宗教的宗教情操
——本期專題引言 / 釋昭慧
- 12 點燃一束性別倫理宗教改革的火苗
——「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紀實 / 釋德涵、釋傳法
- 26 性別平權運動不是「男人與女人的戰爭」！
——「宗教與文化性別倫理」會外訪談錄 / 釋德涵、李玉芬、林素惠、
洪明振、黃顯濱、吳宗霖、李玟慧、朱春桃
- 53 《「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序言與謝詞 / 釋昭慧
- 56 宗教慈悲 人人平等
——傳道法師開幕致詞 / 釋傳道
- 告別傳統
- 58 釋迦牟尼佛是男性至上主義者嗎？
/ Mettanando博士著・Allison Goodwin、劉筱平中譯
- 63 佛教、婦女與公民社會在台灣 / 戴愛蓮
- 71 千載沈吟：新世紀的佛門女性思維
——宜蘭社區大學講座摘記 / 釋昭慧演講・姜富貞紀錄整理
- 77 記有關「廢除八敬法」的一場論辯 / 釋性廣
- 79 《千載沉吟》在彼岸的迴響
——來自中國大陸比丘的正義之聲 / 釋德超



弘誓90

目次

告別傳統

- 84 我不會再踏入此地一步
——南傳佛教道場歧視比丘尼的痛苦見證 ／潘聿殊

燃燈引路

- 86 次第昇進（四）
——禪七開示錄（十二） ——第六日晨誦
／性廣法師開示・李素卿整理
- 92 苦口說菩提
——禪七開示錄（十三） ——第六日大堂開示
／性廣法師開示・李素卿整理

人間燈火

- 83 奉傳燈長老慈諭敬撰靜法寺大殿楹聯 ／釋昭慧

院務資訊

- 107 第五屆緬甸帕奧禪修營通啓
- 110 佛教弘誓學院增建校舍進度報告
- 111 活動看板
- 125 收支決算表（九十六年九月～十月）
- 126 「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專款收支明細表
- 127 護持徵信

超越宗教的宗教情操

本期專題引言

■ 釋昭慧

「第二性」的台灣現況

內政部與婦權基金會於民國九十五年三月六日共同發表「2005台灣性別圖像」，指出我國女性在就業、教育、人身安全及家事參與上，仍屬相對弱勢，重男輕女更是國人牢不可破的觀念；不過，台灣女性國會議員的比率是全球第一，女性的「性別權力測度」更是亞洲第一名，顯示我國女性的政治參與及經濟獨立性優於他國。

在台灣，女性的「性別權力測度」並沒有改變她們依然是「第二性」的現狀。她們數以萬計無法幸運來到人間，只因其性別理由，而被一墮了之；她們一生下來就隨父姓，以後嫁入夫家，生下的孩子也都隨父而姓；即使新修訂之民法親屬篇，已明令孩童可隨父母二姓，但她們依然會充分發揮「謙讓」的女性美德，讓孩子於夫家「認祖歸宗」；她們死後，只能入主於夫家「公媽牌」中，若不幸未婚而亡，連在娘家也沒個牌位可以供奉，成了孤魂野



鬼；她們即使再孝順自己的父母，但在父母的喪禮上，捧牌位、捧香爐、捧相片，全都非男莫屬！

花蓮教育大學蕭昭君教授勇於突破現狀，要求將自己納入蕭氏宗祠的「祭祖」代表，「這已是在儀式禁忌方面極大的突破，但這只是「破冰」起步，兩性平權的前途，依然多艱！

台灣宗教性別圖像

我們不禁要問：既然女性的政經表現如此傑出，為何台灣社會裡重男輕女的觀念，卻依然如此頑強？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勾勒出台灣的「宗教性別圖像」。因為性別歧視的各種社會文化，大都有著一套宗教說詞。以前述台

灣第二性圖像為例：這整個文化現象背後，隱藏的是「人死為鬼、必須由子孫奉祀祖先香火」的宗教信仰。別人奉祀可不可行？不行！因為，「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因此「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即使父母被兒孫活活餓死、打死，似乎都不比兒媳不能生出兒子的罪孽來得更大！

社會上性別歧視的文化，深深地烙印著宗教教義的陰影。而宗教內部的性別歧視，則復猶有過之，而且幾乎無從解套。原來，傳統社會的性別歧視，在各大宗教中，都藉諸經教的權威，做徹底的洗腦，而牢固盤踞在教徒的心靈深處。時至今日，世界潮流都已有性別平等的共識，社會上的性別秩序逐漸解



體，反倒是宗教，成了性別歧視最為頑強堅固的堡壘。

台灣的宗教，大都源出古老的重男輕女時代，因此即使教主與聖者對女性有著仁慈公正的對待方式，但凡庸的男性僧侶與男性祭司，依然很難不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於是，性別歧視往往透過宗教的權威經典與莊嚴儀式，不斷地反覆操作，而內化成爲善男信女間的「意底牢結」。例如：女性的業障較爲深重，女性是勾引男人犯罪的禍根，女性有月事不得入於殿堂祭拜神明，女性不得職司大典主祭，女性不得擔任宗教要職……。

台灣佛門性別運動

即連號稱「衆生平等」的佛教，許多道場與個人在這方面的愚昧，亦復不遑多讓。比丘尼即使受戒百歲，也必須頂禮新受戒的年輕比丘，這就是最令人側目的陋規。有的驕慢比丘於是得寸進尺，向比丘尼灌輸諸如「比丘尼不宜擔任餽口主」、「弘法是比丘的責任，比丘尼不宜擔綱」之類的謬論！影響所及，許多道場連信衆也被規定：要依性別以序次。

由於男性沙文意識挾經教之權威性，比丘尼又多受「修道人不必計較」的論調催眠，這使得佛教界早該進行的性別平等運動，遲緩不前。連以「比丘尼質精量多」而舉世聞名的台灣，亦不

例外。有鑑於此，筆者才會在2001年3月間，發起了顛覆男尊女卑觀念的「廢除八敬法運動」，指證歧視女性之制度與言論並非「佛說」，以此瓦解性別歧視者的心防。這可說是站在「佛教尼衆史」的分水嶺上，掀開了佛教史上嶄新的一頁。

差堪欣慰的是：台灣佛教的女衆處境，自此有了微妙的轉變。例如：許多大男人主義比丘終於收斂了他們「高高在上」的身段，不敢再堂而皇之接受長老尼的頂禮，還有，2002年中國佛教會改選，終於打破了不成文的禁忌，出現了比丘尼擔任常務理事與秘書長的新局面。當年揚言要「開除（筆者）僧籍」的中佛會也「風水輪流轉」，在同年11月22日上午舉行第十四、十五屆新舊任理事長暨理監事交接典禮時，一向開明的新任理事長淨良長老，竟然邀筆者代表比丘尼，以中華佛寺協會常務理事的名義致詞。筆者乃於致詞時幽默地說：

「中佛會的重大會議竟然安排『比丘尼致詞』，跨上這個講台雖然只是我的一小步，卻是佛教比丘尼史上的一大步，意義非比尋常。……衷心希望：未來有一天，中國佛教會能出現一位比丘尼理事長！」²

台灣佛教的性別平等運動，成了普世佛教的先行者，不但受到台灣社會的普遍支持，而且也贏得國際佛教界、學術界與女運界的重視。這正是「人間佛

教」回應普世價值，引領時代思潮的又一有力見證。³

然而只要性別歧視的「聖言量」依舊擁有無上權威，只要性別秩序繼續在無數場合之中維持操作，那麼佛門性別平權運動，依舊會是路遠迢遙而險阻重重！

無所不在的性別秩序

性別秩序無所不在。去（民國95）年曾參加一場圓寂佛教尼法師的公祭大典，其中一個公祭團體，一群信眾入列公祭，本來很自然地依入場先後排好了三人一列的隊伍，不料那位擔任司儀的比丘竟然號令：「查甫（男人）站到前面來，查某（女人）站到後面去！」這樣一來，隊伍大亂，一位小男生硬被拉到老阿婆（可能是他的「阿嬤」）前面，顯得滿臉尷尬，很不自在地頻頻後顧。筆者本想發飆，但還是本諸女性的「謙讓美德」，顧全祭典大局而隱忍了下來。

筆者曾於某次應邀至大學演講，談佛門的性別議題，一位在大學擔任行政主管的女教授，當眾分享她的遭遇與感想：有一回許多教職員工一同到某道場參加佛誕慶典，原本自自然然地依著先來後到的順序，逐一上前浴佛，不料竟有女居士在前面發號施令：「師兄站到前面來，師姐站到後面去！」她當場聽了頗不舒服。

筆者曾將此一故事，向某位不認為佛門有性別歧視問題的比丘述說，並質

疑道：「難道只因這位教授是一位女性，就必須站在男性工友的後面嗎？這不正是典型的性別歧視嗎？」這位比丘竟然回應道：「進入佛門，不應太在意階級地位。」筆者立即反駁道：「這是為了凸顯性別地位的荒謬性，倘若佛門儀典的排序，不刻意強調性別地位，吾人哪會在意階級地位的問題？」

在佛門中，男尊女卑的「性別秩序」，無遠弗屆而且無可遁逃。筆者發現：性別秩序的出現，是將性別歧視予以法制化的嚴重後果；性別秩序的成文法或不成文法，又將導致更為嚴重的性別歧視後果，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的共業網絡。

性別秩序的罪魁禍首，應是源自貶抑比丘尼的「八敬法」。「八敬法」建構了一種「比丘尼臣服於比丘」的性別秩序，甚至將這種性別秩序從「禮儀」的層次，拉高到「律法」的層次。而它的影響所及，則是所有佛門四眾的「性別秩序」。

任何時候，你都可看到年輕比丘大刺刺地搶先走在（或坐在）長老尼的前面。他們用可笑而幼稚的「佔位置」舉動，來暗示自己「高於比丘尼一等」。形式上低人一等的不祇是比丘尼，即連一般的女性信徒，也時常被安排在所有男性信徒的後方行走或是入座。

解構性別秩序的曙光與陰霾

漢傳佛教較諸其他系統的佛教，「性別秩序」並非唯一的排序指標，它還兼顧「階級順序」的正當性。因此在某些漢傳佛教的正式場合，傑出比丘尼領導人與女性達官貴人，還能被「破格」安排在比丘身旁，一同享有優位順序。她們若能秉持「正義」理念，而不耽嗜於這種令人飄飄然的「特權」，應可形成一股「解構性別秩序」的潛在力量。

還有一些台灣的長老法師較為開明，在行進之間，不刻意強調性別序次，在安排行伍或座位之時，也已採取「女眾站（坐）在一邊，男眾站（坐）在另外一邊」的形式。

解構性別秩序雖然曙光乍現，爭奈面對的竟是佛教女性自我設限的重重陰霾！

首先，善良的女性修道人往往用「謙卑」與「無我」的修道心理自我催眠，卒因其毫不反抗，而讓性別秩序益形惡化。

維持這種性別秩序的絕非比丘而已，許多比丘尼與女信徒更是不遑多讓，她們在公開場合賣力地維持著性別秩序，將女性的位置壓縮在男性後方；對那些不想遵循這種性別秩序的女性，則視若「異類」與「叛徒」。她們在向男性展現「謙卑」與「溫柔」的同時，對女性的壓制則展現了非常「強勢」乃至「凶悍」的一面。

筆者深信：尊卑鮮明的性別秩序之所以能夠穩若磐石，責任並不全在男性，這是在佛門男性與女性自覺或不自覺地推動或默許之下，在每一個場合反覆操作的性別遊戲。筆者曾於2006年中國大陸於杭州召開的「世界佛教論壇」上，親聞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的某比丘尼大放厥詞，聲稱「我們比丘尼在比丘的領導之下」，會後筆者立即衝去找她，質問她何以代比丘尼作此卑躬屈膝之表態，她不敢撓其鋒，只好推說是「個人意見而已」。類此鮮明的案例顯示：這種對男性社會的交心表態，確實為某些比丘尼，贏得了在教會體系或傳戒體系中較高的地位。這讓筆者不禁合理懷疑：她們不但是性別歧視的共犯結構，而且是父權教會掌控女性的「白手套」。壓抑女性地位的輝煌戰果，可以成為她們的「晉身之階」。

這種無時、無處不在的性別秩序，較諸隱藏在內心深處或字裡行間的性別歧視，格外露骨而令人側目，並且導致佛教在各種禮儀與集會的形式上，成為極度歧視女性的落伍宗教。深具平等意識的現代女性，往往因性別秩序的尊卑判然，而深感受辱，憤憤不平，甚至對佛教的各種集會裹足不前。性別秩序在西方，業已形成了弘揚佛法的最大障礙。

人間佛教的重大挑戰

面對佛教傳統中根深蒂固的男性沙

文主義，「人間佛教」是否只能維持「妥協」的局面，以求取相安無事？還是願意跨出步伐，本諸佛法的清淨意念、仁愛情懷與平等精神，來建構一個性別平等、四眾互助共事的菩薩教團？這是人間佛教內部的重大挑戰。「人間佛教」既然回應普世價值，當然要責無旁貸地面對種種歧視女性之佛教陋規，特別是男尊女卑的八條法規——「八敬法」。

「人間佛教」在筆者之前，未嘗沒有性別平等的公允之論。例如：印順導師針對佛教中的性別歧視現象，就曾率先於相關著作之中，依於綿密的學理辯證，而發出正義之聲，其所著《佛法概論》並直指陳：

「二千多年的佛法，一直在男眾手裡，不能發揚佛法的男女平等精神，不能扶助女眾，提高女眾，反而多少傾向于重男輕女，甚至鄙棄女眾，厭惡女眾，以為女眾不可教，這實在是對於佛法的歪曲！」⁴

「人間佛教」另一指標性教團佛光山，其領導人星雲大師則強調，沒有比丘尼就沒有佛光山。在他的開明領導之下，佛光山的僧團制度也明顯地保障兩性的對等合作，將「八敬法」束之高閣。而聖嚴長老與證嚴法師針對筆者的佛門性別平等運動，也有非常正面與善意的回應。證嚴法師不但曾向筆者表達支持之厚意，還在本年11月27日接見會

後參訪的國際學者時，向大家分享了一段她個人在青年歲月時，拒當傳統規範下「提菜籃」之婦女角色，因而選擇出家，「寧為天下眾生來提菜籃」的心路歷程。

如上所述，台灣的「人間佛教」領袖，對佛門性別平等運動，都有非常正面與善意的回應。但是劃定性別秩序的惡質文化，已然積重難返，因此仍有許多號稱「人間佛教」的團體，在尊卑判然的性別秩序中左支右絀。筆者曾應邀赴一「人間佛教」教團大慶，執事人將筆者引到貴賓席上，筆者謙辭。執事人於是將筆者引到比丘尼席位上。筆者本來已快快樂樂入座，但一抬頭才發現：所有比丘尼席次是被安排在所有比丘席次後頭的。原來筆者若放棄了「貴賓」尊榮，就會因其比丘尼身份，而被當作「第二性」來看待！筆者依然本諸女性的「謙讓美德」，顧全慶典大局而隱忍下來。但事後還是向主事法師直言表達了強烈的不滿！因為筆者從事佛門性別平權運動，爭取的不是個人的「SÈÈ待遇」，而是全體比丘尼乃至女性地位的提升！

另類「宗教改革運動」

性別歧視久已滲入了文化、生活、心靈的每一個層面，因此女性主義者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曾在其名著《第二性》的導論中

說：「在其他的己／他關係中，人人皆知己／他是相互的認定，性別之間的己／他關係卻有所不同。第一、種族或階級的壓迫都具備特定的歷史條件，而且有時會情勢翻轉。女人則一向受制於男人，從無例外。其次，女人還將男人異化女人的觀點內化，認同男尊女卑。」⁵ 性別壓迫，顯然是所有各種壓迫中最本質性也最嚴重的壓迫。

本次「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的主題演講人費蘭札教授說得好！

長久以來，宗教不只讓婦女處於附屬地位，也讓婦女成為最忠實的信徒，因此，我們若不同時推動宗教改革，則為了解放婦女所做的社會改革也不會有什麼成果。而且，因為所有的改革都相互倚賴，所以我們若不作宗教改革，就無法改變法律、教育和其他文化機構。如果女性主義者相信我們因為有更迫切的政治議題當前，而忽視對宗教的改革（賦予新眼光），那我們就是沒有認清宗教在社會、尤其是對婦女生活的影響。⁶

而這，正是召開本次會議最大的意義！因此在大會圓滿落幕之後，本（第90）期《弘誓雙月刊》即製作2007年「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紀念專輯，用以紀錄並見證一個由一群宗教女性聯手發起宗教改革的時代。

台灣歷經女權團體的努力，催生了性別平等的相關法規，相當程度地改善了女性的處境。然而當今台灣有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宗教人口，前述台灣佛教性別圖像，有著台灣宗教社會中不容忽視的指標性意義，宗教正在悄悄地為台灣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張設了一張張「牢不可破」的巨網。筆者認為，女權團體下一個階段需要著力的，恐怕正是攸關性別議題的「宗教改革運動」！

在現實社會中，女性是普遍具有「謙讓」特質的，從前述顧全慶典或祭典大局的兩例來看，即使筆者亦不例外。這種特質，有的歸諸「生物決定論」，有的歸諸「文化制約論」，在筆者看來，這應是「先以習成性，後依性成習」的習性因緣論。無論如何，具足謙讓美德的女性，只要是遇到民族主義、國家意識、種族主義、階級意識、家庭或宗族本位乃至宗教意識……，性別平權意識大都被暫置一旁，因為女性是最能「顧大局、識大體」的一種動物！

在本次大會上，綜合座談會主持人郭朝順先生有一大哉問：

「倘若有一天，妳們竟然確證佛陀或耶穌是個男性沙文主義者，那妳們會怎麼做？」

筆者立即堅定告知：

「在早年學佛時代，我會將它予以合理化；但如今我已進步，不可能退回原點。因此如果真的證明了佛陀是一位男性沙文主義者，那我會選擇不信佛教！」

在筆者作此宣告的同時，心深處響起了佛陀教法的綸音：

「無論何時，只要你自己發現……『這些東西是不好的、可斥責的、受智者所譴責的、不能適當接受的，以及導致傷害和痛苦的』，你就應當放棄它們。……無論何時，你自己發現『這些東西是好的、無可斥責的、受智者所贊賞的、能適當接受的、並導致利益和幸福的』，若你已經獲得這個，就應當保持。……不要由於傳言、傳統、傳聞，或聖典上的言辭、邏輯推理的結果、觀念上的容忍、表面上的相似、對師長的仰慕，而接受任何東西。」

「如同智慧的人把金子用作試金石來燒煉、琢磨一樣，你們這些比丘，應該研究之後，再接受我的話語，而不要因為尊敬我就接受。」⁷

一下講台，美國葛素玲修女立即上前擁抱我說：

「Me too！我追隨妳！」

當然，我也追隨著這位宗教女運前輩——與我們一樣具足佛性而仁慈睿智的主內姊妹！

我們必須解構宗教聖言無上權威的魔咒，解構宗教中無所不在的性別秩序，而嘗試著暫時按捺住「溫良恭儉讓」的慣性，讓性別議題的價值位階，逾越任何一種本位——民族本位、國家本位、種族本位、階級本位、家庭本位、家族本位乃至宗教本位。在這項宗教改革運動中，吾人必須突破宗教間的藩籬，相互鼓勵，互相祝福！這並非背

叛信仰，而恰是落實「慈悲與智慧」、「愛與公義」的宗教信念，此中所蘊涵的，正是悲憫弱勢而無私無我的宗教情操！



九六、十二、八，子夜，于尊悔樓

註釋

1. 相關內容，參見蕭昭君：〈女性爭取宗族祭祖大典主祭的行動敘說〉，《「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冊，O1-O22。
2. 忘言：〈期待中佛會出現比丘尼理事長〉，《弘誓雙月刊》第54期，桃園：弘誓文教基金會，2001年12月，頁29。
3. 有關佛門女性運動的學理辯證與奮鬥經過，詳見釋昭慧：《千載沉吟——新世紀的佛教女性思維》（台北：2002，法界出版社），以及〈新世紀的佛門女性運動——當代比丘尼抗拒不平等條約的「台灣經驗」〉，（發表於第七屆國際佛教婦女大會（Sakya-Dhitta），2002年7月12日，台北：華梵大學國際會議廳）。為節篇幅，茲不贅引。
4.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頁173～174。
5. 見鄭至慧：〈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收錄於顧燕翎所主編之《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2000年9月20日再版，頁96～97。
6. 參見Elisabeth Sch?ssler Fiorenza（伊麗莎白費蘭札）著，蘇美珍中譯：〈宗教、性別和改變——由批判女性主義觀點探討〉，《「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下冊，Q26，2007.11.24，桃園，弘誓文教基金會。
7. 《增支部》（Anguttara-Nikaya）第1冊，頁189-195，南傳十七，304-317。《真理要集》（Tattvasangraha）卷二，Gaekward Oriental Series. 第31號，Baroda，頁926，第3588頌。

點燃一束性別倫理宗教改革的火苗

「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紀實

■ 釋德涵、釋傳法／時間：九七年十一月二四、二五日／地點：玄奘大學慈雲廳、聖印廳

梵音、聖樂宣流之間，開啓了「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的序幕；跨宗教知性交流的法筵，在充滿祝福而吉祥融合的氛圍中，於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大樓慈雲廳正式舉行。

24日開幕典禮

24日上午8:50開幕典禮，大會召集人昭慧法師先以英文致詞，誠摯歡迎諸位國內、外來賓蒞臨本次學術會議，針對宗教中的性別議題，展開跨國家、跨宗教、跨學門的討論，藉由這樣殊勝的集會，相關研究成果可促使具體的行動，來改善宗教界的性別歧視現象。最後法師衷心感恩諸多勝緣，感謝所有出席人士，共同成就本次會議。

接下來是內政部常務次長簡太郎先生、玄奘大學王鼎銘副校長、玄奘大學文理學院黃運喜院長致詞，咸肯定本次會議討論各宗教的性別平權議題，實有其重要性。

簡次長於致詞時向來賓說明：類似這樣結合宗教、





內政部簡太郎次長開幕致詞。(96.11.24)

習俗與女性議題的會議，本次研討會可說是第一次，具有開創性的重大意義。內政部在倡導性別平權的政策中，特重視「性別主流化」。原來一般社會中的各領域，都是以男性經驗及觀點所制定的制度，這個情況顯示女性的需要、經驗、意見與參與等常被忽略在主流的制度之外，政策的執行因為聽不到真實的聲音，而忽視了婦女的需求。「性別主流化」，就是把婦女作為社會參與的實體，把性別觀點納入決策主流，以達兩性平等的目標。

王鼎銘副校長致詞時表示甚感榮幸，玄奘大學在建校十週年以後，能夠舉辦這場研討會，見證這個歷史上重要的一刻。接著黃運喜院長致詞亦表示，最近適逢玄奘大學十週年校慶，在系列慶祝活動當中，本次國際會議是最具特色的知識饗宴。黃院長代表宗教系，向昭慧法師、弘誓學團與宗教系聯合工作團隊的志工，表達謝忱，並感謝內政部、外交部、法源講寺等單位的大力支持。

接著司儀介紹國內外與會貴賓，然後由王副校長代表玄奘大學致贈禮物，由Dr. Tribble與 Dr. Mettanando代表受贈。

新竹市長林政則先生稍晚趕至，於致詞時以新竹市首長身份，對國內外來賓表達歡迎之情，他肯定宗教界啓迪心靈的功能，讚嘆玄奘大學創校十年來，在宗教教育與學術領域之貢獻有目共睹，這次又承辦這場盛大的國際會議，



致贈禮物（左起：王鼎銘副校長、Phyllis Tribble教授、Mettanando博士）。(96.11.24)

對於「性別正義」與「宗教性別正義」貢獻卓著。他並致贈本次大會15萬元，令主辦單位對其「雪中送炭」深為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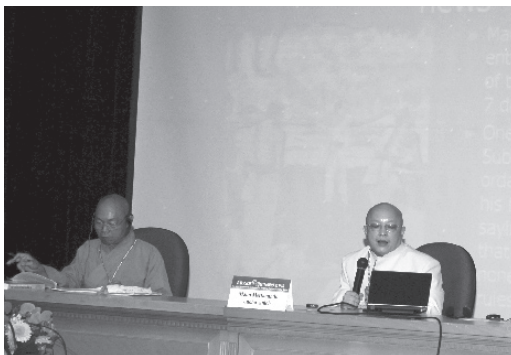
而傳道法師以一介長老比丘身份，公開支持昭慧法師於2001年的「廢除八敬法運動」。作為一介創造佛教歷史的參與者與見證者，昭慧法師特敦請其蒞會致詞。不料後來在整合邀請名單時有所疏漏，竟於開幕式中獨漏傳道法師之致詞，主辦單位甚感歉疚，已敦請傳道法師將致詞稿〈宗教慈悲，人人平等〉交由本期《弘誓雙月刊》全文刊載（頁56～57）。



開幕式後與新竹市長合影，作為新竹市政府新聞照片（左起：王鼎銘副校長、林政則市長、昭慧法師、黃運喜院長）。（96.11.24）

24日第一場專題演講

第一日專題演講是由 Mano Mettanando Laohavanich博士（慈喜博士）發表〈第一次結集對尼眾的壓制〉。慈喜博士為國際佛教界中的傑出人士，以其著述以及對巴利三藏（Tipitaka）的獨到見解享譽國際。自泰國朱拉隆功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先至英國牛津大學取得文學士與文學碩士學位，接著，再度前往哈佛大學神學院攻讀醫學倫理領域，並取得神學碩士學位，最後於漢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他



第一場專題演講（左：主持人傳道法師；右：主題演講人Mettanando博士）。（96.11.24）

曾是泰國教育程度最高並且最敢直言的僧侶，2007年8月，為了致力泰國的佛教改革運動而還俗。此外，也是泰國少數致力於提倡人權、性別平等、以及兒童權利的佛教界人士，曾著有〈釋迦牟尼佛是男性至上主義者嗎？〉一文（中譯版將刊載於本期《弘誓雙月刊》頁58～62），為佛門女性仗義執言。他在聯合國「世界和平宗教大會」中擔任該會祕書長的佛教事務特別顧問，以及該會駐聯合國曼谷辦公室首席代表，目前除了為十二月的大選做部長職位的參選準備外，也負責泰國 Chart Thai黨的國際事務。以這樣的宗教兼學術背景，應邀蒞會作專題演講，是相當受到矚目的。

慈喜博士準備了演講的豐富內容，自述他起先是依其醫學知識，研究佛陀圓寂的原因，進而探索到第一結集的種種問題。他將古老的巴利藏經律文獻蒐備並作綿密的考察與辨證，比對婆羅門教與摩奴法典，明確指出：第一結集是一群有強烈婆羅門教傾向的保守派比丘，有計劃性地透過結集來達成對女性僧團的壓制，而這也嚴重影響了佛教的發展，因為同屬印度無神論的耆那教，同樣面對回教入侵，但耆那教持續宏傳於印度本土，佛教卻全面滅亡，這與耆那教重視比丘尼，讓比丘尼教授比丘，發揮女性傳教力量，而佛教卻打壓比丘尼，讓比丘尼僧團萎縮，不復見其佛陀時代宣教成功的光芒，有密切關係。

傳道法師與昭慧法師於回應時認為慈喜博士的觀點，和印順導師對於第一結集的觀點，許多地方不謀而合，可謂「英雄所見略同」。昭慧法師並且笑稱：慈喜博士較諸她的性別平權主張，更為「勁爆」。因此她贊歎為比丘尼仗義執言的慈喜博士，是今之「阿難」。

演講完即是茶敘時間。主辦單位在慈雲廳外，以OA辦公家具的臨時隔屏，精心佈置了非常溫馨的交誼空間，志工們則準備好豐富美味的茶、咖啡與點心，供應大眾。玄奘大學一七〇社的「親善大使」，以甜美的笑靨、端莊的衣飾與細緻的服務，給來賓帶來深刻的印象。與會來賓一邊享用可口的茶點，一邊交誼寒暄，或是持續一些場內未竟之討論，大家和樂融融，場面好不熱鬧！

第一場論文研討會

第一天專題演講已竟，第一場研討會由昭慧法師打頭陣。她發表的論文名為〈台灣佛門女權運動之理論與實踐——從提倡動物權到佛門女權〉，內容是昭慧法師發起廢除八敬法運動的社會背景、個人歷程、決策考量、運動手段、成效檢驗與運動瓶頸。法師堅定為女性發聲的信念，不覺激揚著聽眾的情緒；時有幽默之詞，全場不時傳出笑聲。例如：她對台灣某比丘竟要求比丘尼「頂著保麗龍走路」以檢視其「女態」的行為，大加譴責並質疑道：「這



第一場論文研討會（左起：Ajarn Bhante Sujato、主持人盧蕙馨教授、昭慧法師）。（96.11.24）

位比丘自己頂著保麗龍走走看！我就不相信他能走得像『志玲姊姊』（一位極受歡迎的台灣名模）！」

接著是蘇嘉多法師發表〈痛苦的歧異——佛教神話中對於比丘尼的態度〉論文。這位來自澳洲的西方比丘，和慈喜博士同樣反對佛教內部的性別歧視，並且與昭慧法師一樣關切動物的處境。

主持人盧蕙馨教授給予兩位法師深切的支持，現場並熱切提問，例如：關切愛滋病患的長老教會張麗淑會友，向昭慧法師表達其感激，認為這並非只是對佛教女性的付出，而是對於所有女性的付出。蘇嘉多法師亦向昭慧法師誠懇表示：「不要感到孤獨，其實妳所提出的議題，已經成為當前重要的潮流。」

24日下午第二至第四場論文研討會

午餐之後有三場研討會，分別在「慈雲廳」與「聖印廳」同步舉行。慈雲廳第二場的研討會以「佛教性別平等運動」為主題，南華大學如念法師擔任主持人，由Kate Crosby教授 Allison



第二場論文研討會（於慈雲廳，左起：Rita M. Gross教授、Kate Crosby教授、主持人釋如念教授、Allison Goodwin研究員）。（96.11.24）

Goodwin教授與Rita M. Gross教授依序發表。本場會議中，「轉女成男才可以成佛」的說法，以及「業與輪迴在西方如何解釋」的議題，引發了大眾熱烈的討論。

慈雲廳第三場以「在地化與全球化——佛教性別倫理議題」為主題，華梵大學仁朗法師擔任主持人，由李玉珍教授講述中國佛教比丘尼受戒歷史與相關論題。Mangesh Dahiwalte 老師回顧印度達利族英雄安貝卡博士致力廢除賤民制度，並正視達利族女性遭受歧視的問



第三場論文研討會（於慈雲廳，左起：李玉珍教授、主持人釋仁朗教授、Mangesh Dahiwalte老師）。（96.11.24）

題，為女性爭取平權政策的偉大事蹟。

慈雲廳第四場以「台灣佛教性別倫理」為主題，由玄奘大學根瑟·馬庫斯教授擔任主持人，澳洲David C. Schak（沙學漢）教授及美國Elise A. DeVido（戴愛蓮）教授分別宣讀論文。沙教授近年於台灣針對「人間佛教」團體作田野調查，探討其在台灣公民社會的影響，本次依大會主題而探討台灣佛教團體的性別議題。戴教授則以「台灣的性別本質主義與當地佛教的發展」進行闡述。戴教授表示：台灣佛教的長老法



第四場論文研討會（於慈雲廳，左起：David C. Schak（沙學漢）教授、主持人根瑟·馬庫斯教授、Elise A. DeVido（戴愛蓮）教授）。（96.11.24）

師，在對女性施行教育之時，並沒有強調女性的不潔，而是針對女性慈悲溫柔的特質，教導她們如何把這份特質運用於社會之中。特別是印順導師，扮演了促進女性佛教的重要角色。

聖印廳第二場以「佛教女性角色」為主題，由玄奘大學宗教學系陳一標教授擔任主持人。首先由慧嚴法師發表論文，介紹日治時代台灣佛教尼僧的教育與奉行「八敬法」之情形，探討當時證



第二場論文研討會（於聖印廳，左起：張玉玲教授、蔡稔惠老師、主持人陳一標教授、慧嚴法師）。（96.11.24）

峰法師即為女眾發聲，但在當時或之後的影響相當有限。接著是蔡稔惠老師發表，她嘗試結合以女性主義為主、心理助人專業為輔的理念與實務架構，與佛法進行對話，建構可供實踐的教育方案大綱。

接著張玉玲教授以〈無盡寶藏〉為題，談到台灣比丘尼的成就與奉獻，向為國際佛教界人士所談論與推崇，但國際間卻少直接看到其身影、聽到其音聲，她探究其原因，首先是受限於語言，其次是忙碌於志業。張教授對此深感惋惜，以其涉入國際佛教婦女運動的經驗，鼓勵台灣佛教女性積極參與國際佛教事務，對於全球性的佛門兩性平等運動，當有極大的影響與貢獻。

聖印廳第三場主題為「在地化與全球化——佛教性別倫理議題」，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林金木教授擔任主持人。邱敏捷教授述介昭慧法師對於性別倫理之學術研究與社會運動，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這對於佛教性別倫理之正常化

與現代化有其意義與價值。之後游祥洲教授提出以龍樹的「四悉檀」論述，解構「八敬法為佛所制」之「聖言量」，並且提出幾個重要的人物典範，包括印度的安貝卡博士、越南的一行禪師、泰國的Dr. Chatsumarn Kabilsingh、英國的天津葩默比丘尼、美國的慧空比丘尼，以及台灣的昭慧法師，概要地論述他們推動佛門兩性平等的主要理念與成就。

聖印廳第四場「跨宗教女性專題」，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林美容教授主持，首先由蕭昭君教授分享她的親身經歷——經由性別意識覺醒，爭取擔任宗族祭祖主祭的行動過程，她並進行此中性別文化的意義分



第三場論文研討會（於聖印廳，左起：邱敏捷教授、主持人林金木教授、游祥洲教授）。（96.11.24）

析。蕭教授妙語如珠，引起聽眾熱烈的迴響。接著盧蕙馨教授探討慈濟的性別文化現象，並從泛文化比較角度，討論女性慈悲特質的象徵意義。

研討會至晚間六時許告一段落，大眾魚貫而出，場內的討論在場外繼續發燒。儘管廳外的夜色漸濃，寒意漸重，



第四場論文研討會（於聖印廳，左起：盧蕙馨教授、主持人林美容教授、蕭昭君教授）。（96.11.24）

與會人士卻絲毫不減熱情。主辦單位貼心地準備了便當給與會大眾，以免他們空腹坐車。晚間七時，主辦單位為外賓與主持人、發表人、口譯老師於福泰飯店準備了晚宴，以為外賓接風。

25日第二場專題演講

25日上午，沐浴在溫煦的陽光裡，大眾魚貫而入「慈雲廳」議場，接續著昨日未竟的國際學術交流。一開場，先由天主教與基督教友，為與會大眾唱頌聖詩，緊接著舉行第二場專題演講，講題為〈宗教、性別和改變——由批判女性主義觀點探討〉。真理大學陳志榮副校長擔任主持人，由於發表人伊麗莎白·費蘭札教授（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因背痛不克前來，故請台灣天主教胚芽婦女關懷協會會長葉寶貴修女代為宣讀。

費蘭札教授是國際知名的學者，是聖經詮釋與女性神學的開創先鋒，她任職哈佛大學神學院的 Krister Stendahl 神學教席教授，教學與研究的主要範疇是

聖經與神學的認識論、詮釋學，她也致力於神學教育、激進的平權與民主的議題，更與世界多處的婦女團體合作，推動天主教婦女晉鐸議題的討論，女性神學的落實。她是第一位獲選為聖經協會（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主席的女性，在2001年贏得「全美藝術與科學學術獎章」。

費蘭札教授的講稿中，試著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以及基督教女性神學的角度，來討論這些問題：在神學、組織架構和文化模式中，性別論述及意象是如何用特殊的語言來表達？宗教用語如何顯示一般社會對性別和婦女生活的了解？宗教對這些了解又有什麼影響？

首先，她主張「宗教文化和性別倫理」的問題，必須要在批判性的女性主義架構裡來談，這個架構是以試圖帶來改變的婦女運動為根基。而性別分析必須放在女性主義的君權結構分析（kyriarchal analytic），最後她引用美國婦女主義者葛琳絲所提出的三個倫理的



第二場專題演講（左：主持人陳志榮副校長；右：葉寶貴修女代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教授宣讀論文）。（96.11.25）

標準，用以評估目前用在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情境的女權主義者的交錯性別分析。

她的文章結論道：宗教界的女性主義者特別被賦予一個任務，就是要清楚說出婦女運動的屬靈意義，將尊嚴和價值帶給非人（non person）的生命，使這些生命成為上帝或聖者在我們當中的臨在或形象。為了這目標，宗教和神學界的女性主義學者不僅繼續提供不同的知識，也鼓勵人參與世界各地各種不同的婦女運動，以改變君尊社會的結構，轉化去人性化的情境，必須持續為追求社會和宗教改變而推動的婦女運動。

25日第五至第八場論文研討會

接著是第五場研討會，由台灣天主教胚芽婦女關懷協會秘書長鄒逸蘭修女主持，由 Phyllis Tribble教授及葛素玲教授分別針對聖經故事與聖經語言，作女



第五場論文研討會（於慈雲廳，左起：Antoinette Gutzler（葛素玲）教授（修女）、主持人鄒逸蘭秘書長（修女）、Phyllis Tribble教授）。（96.11.25）

性主義的神學論述。第六場研討會由輔仁大學宗教學系主任黃懷秋教授主持，台南神學院教務長吳富雅牧師與葉寶貴

修女依次發表論文，吳教務長談的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女性處境與未來展望」，葉修女一方面指出基督宗教古



第六場論文研討會（於慈雲廳，左起：吳富雅教務長（牧師）、主持人黃懷秋教授、葉寶貴老師（修女））。（96.11.25）

代教會與許多民俗信仰同樣有著「女人經血不潔」的迷思，另一方面則以基督宗教觀點，破除此一迷思。

用過午齋之後，進入第七場「伊斯蘭教專題」。主持人為政大伊斯蘭研究學者蔡源林教授，由林長寬教授、鄭月裡教授依次發表論文，林長寬教授分析《古蘭經》中的教言與律法，認為伊斯蘭教的婦女觀，也有尊重與保護婦女的成分，並非一般所誤以為的歧視與打壓。但與會者依然有人發言，對女穆斯林必蒙面紗，表達了不同的看法。鄭月



第七場論文研討會（於慈雲廳，左起：林長寬教授、主持人蔡源林教授、鄭月裡老師）。（96.11.25）

裡教授以豐富的田野資料作為佐證，談述馬華穆斯林女性的處境。

第八場會議討論「跨宗教女性議題」，由中研院民族所張珣教授擔任主持人，分別由石素英、翁玲玲、鄭維儀教授發表論文，其中翁玲玲討論到佛、道二教對女性經血與產血是否構成對神聖的褻瀆，有不同的看法。佛教依業果報理論，較無經血與產血禁忌，因此「血盆經」之類偽經，應已有佛、道相融的影響。而石素英牧師所發表的〈台灣阿美族母系社會女性自主空間的探討〉，則讓與會人士對母系社會的原民文化，增加了許多同情與瞭解。鄭維儀教授以李炳南老居士帶領的女性淨土行者為例，解讀一個弔詭的問題：「如果宗教這麼糟，為什麼女人還要參與在宗教之中？」

25日「跨宗教性別倫理議題」綜合座談會

最後一場「綜合座談會」由華梵大學郭朝順教授主持。首先由昭慧法師引

言，針對昨日進行的會議，做了全面且扼要的論文內容回顧。昭慧法師指出：本次研討會的論文研究方法宏觀多樣，論文性質與類別豐富，雖然「各彈各調」，但也依多樣化的論述而增廣的宗教中性別議題的視野。例如：同樣在作以巴利藏為主的文獻研究，Mettanando博士認為歧視女性的規制與言論出自第一次結集，Sujato法師則認為這些出自第二次結集。Mettanando博士認為壓制



跨宗教性別倫理議題綜合座談會（左起：黃懷秋教授、主持人郭朝順教授、昭慧法師、盧惠馨教授）。（96.11.25）

女性僧團的原因是：尼僧團在佛世時非常強大，發揮了驚人的教化功能，所以引起保守僧侶的不安與妒忌；Sujato法師則認為：壓制女性僧團的原因是出自「佛法行將衰滅」的恐懼感。

昭慧法師特別提到：慧嚴法師所發表的論文之中，業已述及日據時代證峰法師的性別平等論，從《中阿含》「瞿曇彌經」的「女子不能成佛」論、到《法華經》與《寶積經》的「女子可轉女成男再成佛」論，再到《無垢施經》的「女子可直接依女身成佛」論。昭慧



第八場論文研討會（於慈雲廳，左起：翁玲玲教授、主持人張珣教授、鄭維儀教授、石素英教授（牧師））。（96.11.25）

法師表示：既然經典說法早已改進，為何佛教社會竟還選擇性地強調「轉女成男以成佛」的經據，而忽略了「女身直接成佛」之經據？其選擇性忽略對女性有利之聖教量的心態，值得注意。

第二位引言人黃懷秋教授肯定主辦單位籌備會議的用心，並提出從文化、宗教等多元看待「性別」。她認為，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除了生育上的原因，更重要是文化上的因素，例如中國傳統文化中認為只有男性可以繼承「香火」。但是文化是可以改變的，而宗教是文化重要的一環，因此她認為：身為宗教人要特別以智慧思考，讓宗教是文化很好很正面的助手，避免成為惡質文化合理化、威權化的幫兇。

第三位引言人盧蕙馨教授一開始即讚賞：「很久未參與到這種從頭到尾未曾冷場的會議」，並且認為主辦單位舉辦本次研討會，是站在一個極適切的中立位置，讓各宗教的學者、教友皆有機

會暢所欲言。她認為，本次會議除了挑戰宗教經典的權威之外，更需要大家思考行動實踐的層面，靠行動的詮釋，而深化各宗教平等教義的引導作用。

接著開放討論，與會大眾在多方提問之餘，亦對兩天會議的內容，提出許多懇切的建言與期待。

25日閉幕典禮

閉幕式上，本次大會顧問（即內政部民政司長）黃麗馨司長蒞會致詞。她提到了促成本次大會的緣起：原來三年前印順導師圓寂大典，慈濟雖然用了許多心血總攬祭典諸事，但是慈濟人卻驚訝地發現：證嚴上人在這場世紀性喪禮中，似乎什麼都不是，連一個適切的位置也沒有！這些慈濟委員在心疼不捨之餘，深深感受到作為佛教女性的委屈。黃司長因此想致力改進宗教界中歧視女性的現象，而於去年底邀請昭慧法師，針對此一主題而作活動設計。但她沒有想到主辦單位運用有限的經費，竟然結合這麼多志工，呈現了這麼豐碩的成



下午，民政司黃麗馨司長蒞會，大家先在貴賓區茶敘（左起：民政司翁民安專員、羅素娟科長、宗教科王明坤專員、黃麗馨司長、昭慧法師、黃運喜院長）。（96.11.25）



閉幕式（左起：葉寶貴修女、黃麗馨司長、昭慧法師、黃運喜院長、盧蕙馨教授）。（96.11.25）

果，對此她甚表驚訝與感謝！昭慧法師於閉幕式中，向黃麗馨司長、黃運喜院長、發表人與主持人、口譯老師、贊助者與工作團隊深表感激之情！

默默付出的幕後功臣

本次大會的口譯老師，每一位都非常精彩！佛學論文部分，張玉玲教授、李玉珍教授、張璿文教授、如念法師與



提供高品質口譯的老師（之一：李玉珍教授、張玉玲教授）。（96.11.24）

周金言老師於首日擔綱口譯工作。翌日的基督宗教場次則由鄒逸蘭修女、朱麗娟牧師與林明貞老師擔綱。由於翌日口譯人員略有調整，因此如念法師與張璿



提供高品質口譯的老師（之二：張璿文教授、周金言老師）。（96.11.25）



提供高品質口譯的老師（之三：鄒逸蘭修女、朱麗娟牧師）。（96.11.25）

文教授臨時增加了伊斯蘭教場次的口譯工作。事出突然，而伊斯蘭教又非兩位教授之專業，一般口譯者一定會予以婉拒。但如念法師與張璿文教授本諸護法熱忱，體念大會臨時調整場次的困難，因此義不容辭接手。爲了準備口譯作業，24日整晚在福泰飯店趕著閱讀翌日口譯場次的論文，連晚宴也未能參與。

25日上午時分，張璿文教授於電話中知悉：高齡93歲的祖母張葉近老居士於清晨往生，張教授強忍喪親之痛，不敢驚動大家，冷靜地賡續口譯重任。昭慧法師於閉幕式中還特別提到：這群從發表台前走到幕後，默默在密閉廂中埋頭口譯的莊嚴法師、修女、牧師與美麗的教授、老師們是大會成功舉行的重要因素。

大會會場的看板，設計頗爲新穎、溫馨，右上與左下以紅花、綠葉對稱，右下角又以一個箭頭配合「beyond」字眼，將紅眼綠瞳與綠眼紅瞳作一對稱，以圖像來表達性別平等的意象——希望男女兩性以自他互替的同理心，透過超

然於性別隔障的宗教明眼，達成兩性和諧的宗教社會。這是李素卿居士的創意，由明一法師與她聯合設計出來的。大會中所播放的音樂，也都是李素卿居士所精選出來的，她配合著發表場次的不同宗教，而悉心準備的各種宗教的聖樂，會場就在這悠揚的聖樂旋律之中，洋溢著神聖、莊嚴、清淨、偉大的宗教氣息，甚受與會來賓的好評。

而各組志工一百餘人，從會前籌備、會期服務到會後收拾，讓大會的進流行暢有序，讓會場內外充滿著溫馨、清雅的氣氛，連盥洗室都於會前徹底洗刷，於會議進行期間的任何時刻都保持整齊清潔，一塵不染。這點點滴滴的用心，讓賓客感受到無比的貼心與周到！



英俊、美麗而又落落大方的大會司儀David Reid（魏明智）居士、吳逸文居士。（96.11.25）

隨著閉幕典禮的結束，悠揚的「法輪」樂聲響起，為本次大會劃下了圓滿的句號。所有的感動、驚奇、問號、震撼、省思，都將隨著賦歸的旅程而不斷延伸，無盡飛揚！誠如昭慧法師於閉幕式上所說的：

「本次大會主題演講的費蘭札教授說得好：『倘若沒有女性議題的宗教改革，所有女性運動都不可能成功。』透過本次大會，性別倫理的宗教改革，火苗業已點燃。希望每一個人都可成為馬丁路德與阿難尊者，讓性別平權的燈火光明，散播在人間的每一角落！」

【昭慧後記】

本篇文稿刊載於第166期《佛教弘誓電子報》之後，筆者想到了若干「補遺」，感謝各方對本次會議的重視與支持。

本次會議，除了獲得法源講寺與幾位護法善信的贊助，也是筆者所主辦過的系列學術會議中，第一次接受到公部門的補助款。

首先，內政部的60萬元補助款，就是最大的一筆補助金額。如前所述，這是來自內政部民政司黃麗馨司長的支持力量。其次，外交部隨喜功德，補助了5萬元外賓機票錢；玄奘大學在王鼎銘副校長與黃運喜院長的全力支持下，也撥下了10萬元贊助款。會議進行首日，新竹市林政則市長帶來了15萬元的厚禮，讓主辦單位頗感意外喜悅。就在11月26日，會議結束後第二天，第二樁意外喜悅的事傳來：玄奘大學接獲國科會公文，本次國際會議的企畫案，經國科會審查通過，給予17萬元的補助款。

這些公部門的補助款與來自民間的贊助款，加上一群志工義務發心，省下

了驚人的翻譯費、美編、排版、校對費等，因此弘誓文教基金會並未如筆者所預料的——必須挹注巨款以平衡收支，這令筆者頗感意外！

不祇如此，就在會前十餘日，內政部民政司黃麗馨司長見到主辦單位所建置的中、英文網站資料，以及海報與文宣品後，甚感重視，特致電告訴筆者，所邀請來的演講人或發表人陣容很強大，許多都是斐聲國際的宗教性別研究大師，發表論文的内容亦相當豐富、充實，她感到這樣的盛會實屬甚難希有，因此將以內政部的名義，發放公文給全國各寺院、廟宇、教會、教堂與宗教性社團及財團法人，將本次會議的文宣資料附於公文之後，鼓勵各單位派員參加。

這樣一個在宗教界顯得敏感與尷尬的議題，竟然獲得公部門如此高度的重視，真是始料之所匪及。這些公文確乎達到了很大的宣導效果，南投南林精舍住持惟俊長老尼，即於收到內政部公文之後，知悉本次的活動內容，因此報名參加，並對主辦單位給予極大的支持與肯定。

本次會議的參與者，多半是宗教界、教育界、學術界或社會各界對性別正義給予關切的人士。最特殊的景象是：修女、牧師、傳道與法師們跟學者濟濟一堂，和樂融融，進行一場又一場饒富深義而精彩絕倫的「宗教對談」。而性別教育與研究機構，也對本次研討會的進行，給予關注與鼓勵。例如：高

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所長蔡麗玲教授，於12月12日邀請筆者南下演講時，即告訴筆者：本來差一點要放棄另一場在韓國舉行的會議，專程到玄奘大學參與盛會。性別所並向主辦單位索取論文集，以供館藏、研究。

國際會議的籌備工作，千頭萬緒，一言難盡。還是要對玄奘、弘誓與法源講寺的志工團隊，表達筆者再一次的摯謝！特別是堅意法師與陳悅萱居士，兩人合作無間，半年來極其辛苦而忙碌地處理著各項聯絡事宜與繁瑣事務；明一、傳法、心皓、耀行諸師，則為出版品的編校而不眠不休，經常挑燈夜戰，「不知東方之既白」。見到她們若此耗費心血，筆者常忍不住慚愧自問：為了一份「性別平權」的宗教理想，筆者是否太不自量力，像「小孩駛大車」一般，承挑了自己所無法負荷的重擔，以至拖累了跟隨筆者進德修業的好學生呢？

佛教弘誓學院網站吳憲中站長，為本次研討會不辭辛苦地發心架設了中、英文網站。其中英文網站幸有心理學專業翻譯家李素卿居士發心投入，她對於公告、議程與名冊的形式與內容，莫不字斟句酌，因此網站所公佈的會議資料，顯得非常專業與道地，版面也非常美觀。透過這個英文網站，讓本次國際會議的訊息跨越時空的阻隔，傳佈到世界各地，讓這項台灣首度宗教界與學術界聯合辦理的宗教性別主題會議，受到

了普遍的重視與祝福。菲律賓的Josefina M.C. Santos教授，即特別自費來台參與本次盛會，更有三位國外學者來函，表達其在本次會議中發表論文的意願。惜因議程業已排定及機票經費等諸多考量，主辦單位只好割愛。

由明一法師發心美編、排版的大會手冊與論文集，設計與印刷都非常精美，好像一套非常正式的出版品。惜因經費有限，只印製了600套，許多各方善友於會後索取，都有向隅之憾。我們要向這些善友說聲抱歉！但是明年我們會將主題講稿與會議論文再度送審、送交作者修訂，並嚴謹校勘（乃至改寫）中、英譯稿，再予以正式出版發行，屆時敬請各方善友，給予支持鼓勵！

由於英文並非我們的母語，英文方面的用字遣詞與排版，殊屬不易！且因議程組催稿不易，編輯時間過於匆迫，因此大會出版品難免還有若干「來不及全面校對、修改」的缺失，但已甚受來賓的好評。此中李素卿與David居士，在會議手冊與論文集編排階段，都分別從台北趕來學院「救急」；我的外甥Andrew Chang（曾青凱）遠從加拿大溫哥華透過電郵往返，而支援著一部分英譯論文的潤稿工作。

在此還是要特別一提李素卿居士——雖然她個人總是希望自己的參與、奉獻，儘量低調而不聲張。作為一位態度嚴謹而性情溫婉的心理學專業翻

譯工作者，她實在不怎麼習慣筆者這種言詞犀利、手法剛猛的基進調性。但慈悲心與正義感，還是驅使著她把自己的工作暫置一旁，將大會所有重要的公文、公告、名冊、議程、信函，與其中一部分的作者簡介、論文摘要，予以英譯、校勘、修正，並將Mettanando博士主題演講的完整內容翻譯出來。

當大會手冊與論文集的編輯發生嚴重瓶頸，而又在會議召開倒數計日的艱難處境之下，素卿一悉情況緊急，立即二話不說，連續數日從台北坐車趕來學院，坐在明一法師旁邊，逐字、逐句、逐段、逐頁地照顧著這些出版品的英譯文字與英文排版格式。就連在學生與留學時代也不曾熬夜的她，為了趕編論文集，硬生生熬夜了好幾個晚上。倘若沒有她的義助，本次大會的英文網站、大會手冊與論文集，必將無法呈現如此精緻的品質。

筆者在閉幕式上形容這些同仁，為本次會議所作的超限付出，用「春蠶到死絲方盡」差可形容！這背後的推動力，應是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宗教情操吧！



■ 本次大會攝影志工：林伯勳、林學霆、吳惠曼、池煥旗，他們為大會留下了美好、珍貴的歷史影像，謹此致謝！

性別平權運動不是「男人與女人的戰爭」！

「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會外訪談錄

■訪談：釋德涵、李玉芬、林素惠、洪明振、黃顯湏、吳宗霖、李玟慧、朱春桃

前言

「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四、二五日在玄奘大學慈雲廳與聖印廳舉行，除了邀請國內宗教學研究相關學者，並邀請多位國外知名學者前來參與此活動。開幕典禮中，內政部簡太郎次長、玄奘大學王鼎銘副校長、文理學院黃運喜院長、新竹市林政則市長、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董事長傳道法師等貴賓，皆在百忙之中前來致詞，林市長並贊助大會十五萬元。本次報名與會人數高達四百人，盛況難得！會場內外，都洋溢著知性交流的溫馨氣息與喜悅氛圍。

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是針對各宗教內性別歧視現象的一種反省，嘗試針對兩性議題來展開跨文化、跨宗教、跨學門的檢討。第一天所安排發表的論文，全數是佛教性別倫理議題，第二天再廣及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等各宗教性別倫理議題。兩日會議期間，總計發表兩場主題演說，二十四篇學術論文，內容與範圍相當廣泛，深入淺出，極具有建設性。

會議召集人昭慧法師表示：性別平權運動所彰顯的是普世價值，絕非被污名化的所謂「男人與女人的戰爭」。希望透過會議的討論，檢視各宗教中性別歧視的現象，並嚴謹地探索其緣由，才能斧底抽薪地提出有效的改善之道。



林政則市長



Kate Crosby



Mangesh Dahiwalé老師

新竹市林政則市長表示：性別平權運動是現代生活中重要的活動，代表女權主義的抬頭，吾人必須尋求男女性之間和平共處的一種方式，因此本次會議所探討的內容，是相當重要的社會課題。

本次會議，第一天議程以佛教性別議題為主，第二天則以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道教等宗教的性別議題為主。本次研討會已彰顯了跨文化、宗教的重要性，期能促使各宗教作教義與規制的反省與檢討，回應性別平等的普世價值，來改善宗教界乃至台灣社會的性別歧視現況。

新聞組工作同仁在會議期間，分頭採訪了與會來賓，精彩對話業經整理完稿，披載於下，期能與讀者朋友，分享這些來賓的經驗與智慧。

外國來賓訪談系列——

◆李玉芬訪談、記錄

■Prof. Kate Crosby（英國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佛教研究教授——發言人）

這是一場有趣的會議，特別是佛學論文讓我感到興趣。尤其是性別歧視

的事實，以及對昭慧法師切身對抗父權體制的體驗，感到特別深刻。特別是慈喜博士的言談，他還俗後重新地看待宗教，不僅可以更清楚了解女性的困境，並且找回了佛教女性應有的歷史地位，這是相當宏觀的一種見解，讓我獲益良多！

但是，有一點感到遺憾的是，一位男性回教人士竟會對於沙漠的鞭刑作合理化的解釋，認同加害者不應該受到懲罰，這是一種暴力的行為。針對這項觀點，回教人士應該要加以回應與反省才是；但遺憾的是，卻沒有人針對此一問題進行回應，讓我覺得有一些失望。

■Prof. Josefina Santos（菲律賓大學副教授——大會貴賓）

此次參與會議的目的，主要是欲於菲律賓大學設立『宗教課程』，因此，希望藉由參與會議，吸收與了解台灣宗教相關議題的探討與反省。尤其是對於甘地（Gandhi）的研討（編按：指Mangesh於答問時指出：甘地在印度，重視的是土地與人民的自由權，安貝卡博士則認為民主制度是很重要的，而低



階人民的處境改善也是很重要的），著實讓我收穫良多，這讓第一次來台灣的我，感到非常的高興。倘若大會可以再邀請性別研究專業領域的學者前來參加，相信對此議題可以更完整與多元化、多樣性地作出討論，呈現成果。

■ Mr. Mangesh Dahiwalé（印度龍城龍樹學院教師——發表人）

如何使宗教文化正式融入社會？這是一個嚴肅的議題。這次的研討會所探討的問題與內容，都是很專業、很深入，每一篇論文對我而言，都是受益良多。期望未來的研討會，可以針對世襲的種姓制度來加以研討，大會發表者的生平簡介也可以加以簡述、介紹，使得聽眾對內容可以加以連接、貫通。

■ David Reid（國際入世佛教協會（INEB）執行委員——大會司儀）

這次大會，讓我可以深刻地了解到台灣的聲音，每一場的研討感覺都很好。尤其是Mettanando及Sujato的發表，讓我印象最為深刻。他們再次還原、重建佛陀早期的歷史背景與環境，讓我可以學習

到不同的解釋與觀點，讓我收穫很大！希望未來能夠再邀請更多的國外學者，相信發表的問題可以更多元、更寬廣。

■ Ajarn Bhante Sujato（蘇嘉多）（巴利文學者及澳洲聖堤森林寺住持——發表人）

來參與此一會議，主要是受到昭慧法師的邀請，於會議中不僅可以聽到女性地位具有爭議性的反省議題，同時，也可以得到更多富有社會意識的討論。這是一場非常有意義的會議。然而，我卻發現到，參與大會的比丘只有一位。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比丘來參與探討。雖然我不懂中文，但是期待能擁有這次大會的期刊、論文，讓更多人可以一同來關心「性別與宗教」的議題。

■ Prof. David Schack（沙學漢）（澳大利亞格理斐大學國際事務與亞洲研究學系副教授——發表人）

感謝昭慧法師的邀請，讓我可以來發表論文並參與這次的研討會。但遺憾的是論點的重覆性很高，希望來台前可以收到其他演講者的論文，這樣可以避免重覆，而且可以知道有誰參與，相信可以有更多的探討空間。基本上，我身



為社會學學者，並不會特別針對佛教這一塊領域去進行研究。很幸運的是，在此可以聽到多元、跨領域的不同聲音，讓我感覺到收穫極為豐富。同樣的，我也希望現今男女眾可以共同來接觸這類問題，讓研究與議題不再是學術殿堂的事，而是與社會相互連結的一種關係。

■Ms. Allison Goodwin（艾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訪問學者——發言人）

對於這次大會的期許，我是相當贊賞的！演講的議題與內容，甚至口譯，都是高品質的水準。但是，希望能夠更多樣性、更多元化，例如：大部分印度教與道教都是以男性為主流，特別是後備祭司，都是以男性為主。若能將這些議題納為研討的內容，相信一定會很有趣，可以再更寬廣地反省性別與宗教的關係。

■Prof. Antoinette Gutzler（葛素玲）（台灣輔仁大學神學院副教授——發言人）

大會進行得很順利，佛陀的溫情，使得身為基督徒的我感覺很溫馨。這是跨宗教對話的結果。希望大會未來舉辦的內容，可以多元的針對不同的主題與

方向來加以研究，同時也感謝大會的舉辦，提供一個對話平台，可以讓更多的人了解基督教，甚至解開一些對於基督教的誤解。

建議大會的安排可以做一些調整，例如：早上或許可以穿插不同宗教，相同的議題，來作階段性的探討；下午開放討論，讓演講者與聽眾可以達到真正的互動，同時，會議不要同步進行二場，這樣才不會來不及聽聞與吸收。

■Prof. Phyllis Trible（美國韋克佛瑞斯特大學神學院教授——發言人）

對於這次大會針對女性與宗教議題的探討，是非常認同的。希望未來可以邀請到更多日本佛教出家眾，甚至是日本宗教學者一起來探討，相信可以有更深入的反省。遺憾的是，星期日早上葉修女代讀的文章，口譯來不及進行翻譯。不過，基本上對於本次研討會的舉行，我是很滿意的。

■Prof. Rita Gross（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Eau Claire 分校比較宗教研究所榮譽退休教授——發言人）

大會對於性別主義不斷的進行探



Elise A. DeVido (戴愛蓮) 教授)



根瑟·馬庫斯教授



陳一標教授

討，而使得大家有更進一步的反省及了解，這點我是相當肯定的。雖然，星期日早上演講的口譯員，沒有完整的表達葉修女代讀的文章，深感遺憾。不過，會議有很多方面的探討，都是很不錯的，希望未來可以多邀請男性學者來參與討論，而不只是針對女性而已，同時，也可以增加宗教儀式這方面的課題，相信這樣課題將會更多元、豐富。

■ Prof. Elise A. DeVido (戴愛蓮)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發表人)

很感謝悅萱把大會的預備工作，做得很完善；而且大會在安排食住方面，也照顧得很好。以下有一些看法提供給大會參考：對於大會的舉辦甚為稱讚；尤其不同宗教對性別的探討，讓我受益良多。然而對內容的安排，希望每場都能有講評人，才會出現新的觀點。而在發問方面，現場有很多比丘尼，很希望她們能提出問題，這樣才可以得知她們對性別看法。最後想要再提供一點意見：第一天下午分為兩場，所以有些場次無法參與；希望大會有因緣再舉辦，要有一

場做總結的討論，讓大眾可以熱烈參與。

(編按：由於大會選在週休二日舉行，以便上學與上班族參與，而本次發表論文的數量較多，因此不得不將首日下午所發表的論文，分在兩個場地舉行。而大會翌日的綜合座談，即是為達成總結與雙向溝通的效果；但時間依然不足。這兩點缺失，主辦單位甚感抱歉！)

國內來賓訪談系列——

一、慈雲廳訪談錄

◆德涵採訪、記錄

■ 傳道法師 (妙心寺住持、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董事長、關懷生命協會理事長——主持人)

本次參加研討會，是由昭慧法師所邀請的。昭慧法師出家以來。即積極投身為護教、護生、社會正義、兩性平等議題而作努力，很難得有這樣的比丘尼，所以我義不容辭答應參加。這次我最大的心得，是希望不斷持續的辦下去，讓學術界和宗教界有對話的窗口。對於這次設計的議題能面面顧到其他宗教，認為非常難得。

■惟俊法師（南林尼僧苑住持——大會貴賓）

參加本次會議的因緣，是從內政部的公函得知有這樣的會議。這會議辦得相當好，它針對宗教與性別倫理的主題，而我對這個主題很有興趣。從中體會到當前女性所代表的生命角色，是不斷的在進步，無論是出家或在家，都要知道不同世界對女性的認知。

■朱麗娟牧師（基督教長老教會台中忠明教會牧師——口譯員）

我是長老教會的牧師，對這女性的議題是很有興趣的。我目前還在讀博士班，研究《舊約》裏的婦女，用修辭學的批判方法來研究，剛好我的老師（指Trible教授）是這個領域的專家，所以會帶老師來參與。我感覺很好，可以得到佛教很多的資訊。

這次研討會，我很高興親自看到昭慧法師，因為以前都是在電視上看到。她做了很多婦女的議題，雖然我們是基督教徒，但我們是很認同她的。對性別的關懷，其實是要跨宗教與性別，男女兩性是要一起來努力的。我更想知道像在佛教的中小學，有沒有對性別的關懷？性別平等有沒有辦法落實到每一個僧團，還是每一個系統都不同，所以要各行其是？我想最重要的還是要回到教育，如果小孩很大男人主義，長大了是很難改變的。希望這個會議可以每年舉辦一次！

■仁朗法師（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助理教授——主持人）

參加本次會議，是大會邀請我來當主持人，我感到很榮幸。兩性的問題以整體性來看，是值得討論的。我主持是明清的議題，比較不是當代議題。可能這樣的會議，可以事先作更有效的設計，有一些學者做歷史性的議題、有一些做現代性的議題，可以結合在一起，具足對話性與引導性，讓問題可以更為具體。可是要辦一個會議很不容易，這只是我理想性的看法。總的來說，我感覺很好。

■李素卿老師（幕後工作者——DJ&看板設計、英文校訂）

我覺得我是一位化妝師，第一個讓人看到文字可以賞心悅目，不會讓人有負面的印象。第二，我是配樂，因為整個研討會很複雜，動員的人很多，難免有令人不滿意的地方；而音樂是穿透無邊的，可以安慰人心。音樂是我挑選過的，除了伊斯蘭教之外。（編按：伊斯蘭教的聖歌是玄奘大學鄭月裡老師提供的。）希望透過音樂來說法，至少可以讓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無論是文字還是音樂，我的功能是要活化大家的腦細胞，讓大家心情愉悅。會議過程難免有讓聽眾無法如願之處，至少音樂可以讓人忘掉這些。

至於看板設計，這是短時間設計出來的，當時看一本雜誌的廣告「超越自由」，讓我湧出了這項靈感。性別的問題一直是衝突性的，而且我們看世界的顏色通常是紅男綠女。當我們要超越性

別的颜色，必須要先彼此了解，才能跨越這對立性，讓心去說話的前提，是要彼此了解。

■陳家倫教授（弘光技術學院助理教授——新時代運動研究者）

一、為什麼參加研討會？

從德涵法師那裡，得知玄奘大學舉辦有關「宗教與性別」國際研討會的訊息，我立刻上網查詢相關訊息，發現此次研討會，與會的學者都是大有來頭的，討論的議題非常具有時代性與前瞻性。由於我是學社會學的，對這些議題的瞭解有限，而最近進行的台灣僧尼之研究，也會處理佛教的性別議題，因此特地參與這場研討會，希望藉此機會，對當前各種佛教傳統對佛教性別議題的看法，有所瞭解。可惜礙於時間，只參加了第一天的議程。

二、收穫與心得

覺得很難得的是，可以同時看到這麼多學者與教界人士關懷同樣的議題，他們的研究議題和觀點，對我來說很有啟發性。除了兩位教界人士之外，其他幾位學者的關懷與研究都非常有趣。我對Elise A. DeVido教授的論文感到非常震撼，她的論文指出，原來台灣佛教界女性出家眾的抬頭，是建立在以宗教倫理符合社會性別社會建構的基礎之上，亦即佛教女性地位的提升，仍然是複製社會性別刻板化與再製性別主義的結果。還有，她可以批評聖嚴法師的觀點，這

點讓我覺得很直接，大概是國內教界人士或學者所難為的。還有，每一次昭慧法師的發言，都令我拍案讚賞。

三、其他可深入討論之議題

Professor Rita Gross的論文從社會建構的角度，分析佛教女性「轉生為男」迷思，到現代社會女性處境改善與地位提升，以致於「轉生為女」可成為現代佛教信徒的來世期待，這是非常精彩的討論。但我更關切的是，一個理想的佛教性別觀，其具體內涵為何？以佛性為前提下，如何探討性別問題？佛教是否有一個更超越的架構來看待性別問題？還是目前對佛教的性別主義大都立基於女性主義？但是，佛教是否有一個更超越的立場，可以評論當代的女性主義呢？這是在這場研討會尚未見到的討論，這只是我個人聽了這麼多討論之後，很自然產生的好奇。（編按：本次會議確乎未曾討論及此。但昭慧法師的《佛教倫理學》，以及她在其他佛教後設倫理學的相關論述中，曾依佛法觀點，針對女性主義的部分流派理論，提出討論。如：情欲解放論、關懷倫理等。）

由於我未參加第二天的議程，不知道「跨宗教性別倫理議題綜合座談會」，基督宗教與佛教的交流討論狀況。我覺得這次很難得的機會，是同時有佛教與基督宗教的教界人士共襄盛舉，雖然在第一天的議程中，有一些基督宗教的朋友，對佛教的論文發表，提

出了很好的問題，但假如有更多宗教對話與交流的機會，那就更理想了。

四、建議增設評論人

由於本次研討會的議題都非常深入與複雜，可是卻少了各篇的評論人，由主持人兼評論人，比較不能充分針對各篇論文之問題提出針砭，這是比較可惜之處。

■心皓法師（幕後工作者）

我們辦過很多研討會，這次辦國際型的研討會是第一次，對我們而言是一種挑戰。所有志工莫不全心投入，非常盡責。我個人負責校對，在進行的過程中，發現英文稿中有些梵文羅馬拼音的字型，並非台灣學界所通用的Foreign1或kh2，因此不知原稿的梵文是什麼，為此而逐一翻查梵文字典，逐一校訂過來。如果作者能如期交稿，讓我們校對的時間能夠多一點，或是透過郵件傳來他們所使用的梵文字型，那會是最好的。在校對過程中，傳法法師、耀行法師與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揣測與追蹤原文，雖然非常辛苦，但看到賞心悅目的大會手冊與論文集時，深深感動，覺得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

■真理法師（新竹法源講寺住持——來賓）

這兩天的參與，對於「女性不潔」的議題，印象非常深刻，這讓我回憶起民國58年出家時，保守傳統的道場，竟認為女性有月事來時，不能擦洗佛殿，帶孝的人也不能進入佛殿。但佛教在發展過程中，早已回歸佛性平等與悲憫眾生



Mettanando博士與象比丘尼法師合影（右起：論玄法師、真理法師、仁慧長老尼；左起：性廣法師、昭慧法師）。（96.11.25）

的精神，而對這些不潔禁忌有所突破。

感謝昭慧法師為佛教所作的努力，這有如一把保護傘，讓我們可以安心討論，也讓我開闊視野，知道第一結集有很多問題的存在。

■盧蕙馨教授（慈濟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發表人）

當初昭慧法師邀請我當籌備委員，我只是搭便車，沒有幫上什麼忙。（編按：盧教授非常謙虛，事實上會後安排外賓參訪花蓮慈濟，慈濟還是給予盛情的支援與款待，盧教授也全程陪同。）我覺得這次會議辦得很好，像Rita Gross，我們都看過他們的書，這次很不容易，可以邀請他們一起討論佛門性別問題。而來到這裡，看到年輕的出家眾也參與討論，這是很好的事。每一場都是心靈饗宴，因為分為兩個場次，就無法聽到所有論文的發表，但已經很不容易了，可以感受到主辦單的用心籌備。希望可以多一點聯誼會討論的時間，對國外學者可以多作一點的介紹，好像只



有頭銜而沒有背景介紹，如他的著作專長以及研究上的貢獻，讓我們可以馬上掌握他們的個人特質，在交談方面將會比較有基礎。（編按：發表人簡介之中、英文版，詳參本次大會網站。網址：<http://www.awker.com/ethics/gender/genderindex.htm>。）

■鄭維儀教授（玄奘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發表者）

我本身長期以來，對性別與女性主義很有興趣，感謝昭慧法師給我這個機會，能有進一步的啟發與討論。Rita Gross昨天在會議上提到：未到台灣之前，都認為東方女性是比較溫柔的，然而認識昭慧法師後，印象似乎有些改變。在這次投稿中，有些議題在西方很早就已討論，為何我們台灣人還在講？是因為我們沒有拿到對方的書。希望未來有更多在學術上交流與刺激的機會，這會是一件很好的事。

■李明玉教授（玄奘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來賓）

我是透過文宣來參加的。首先很感謝昭慧法師這個團體，可以召集各宗教

學者與宗教師一起來討論性別問題，彼此學習是一件很好的事，很感謝妳們。

在基督教方面用的詞彙還是很傳統。值得省思的是，宗教可以讓妳有很自由的想像空間，但到教會制度的時候，就會產生距離。所以當我們在講性別議題時，可以講一個包容性的語言，這樣才會有很大的空間。

今天討論的有許多都是經典裡的內容，但在性別方面，還有很多此時此刻正在發生的議題。如複製人的問題，宗教應如何回應它？女性主義要如何回應，這都是可以思考的，不祇是局限在各宗教的經文而已。社會不斷在改變，宗教的經文一定要回應時代需求，如墮胎合法化，總不能還老是講它是罪惡！站在這個時代，宗教師要提供什麼內容？性別的問題很大，可以歸為幾個議題，結合各宗教來加以討論。我想這樣的會議在基督教中大概不會舉辦，昭慧法師還可以請國外最基進的學者來參與，這是很難得的。

■張珣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主持人）

第一次看到主辦單位願意請這麼多外國學者來參與研討會，這一定用了很多經費，可以見得主辦單位的用心。在台北，很少可以看到這樣的會議，而且能請到 Rita Gross 這樣在歐美很有地位的學者。

台灣學者的研究有限，大部分都偏重在佛教與基督教，對話上還是有些距離。印象深刻的是回教那場，做台灣回教研究的人很少，都限於這些學者。假設有因緣再舉辦，可以邀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學者參與。（編按：伊斯蘭教與道教的性別議題，主辦單位所邀請的國內、外學者原不祇此，但因學者們分身乏術，有的應邀後又臨時取消，有的抽不出時間寫作而作罷，甚感可惜！）

大會很成功的，就是能納入阿美族與道教作為討論議題，這是很好的事。大會有傑出口譯人員的幫忙，這是更難得的部分。

■翁玲玲教授（佛光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發表人）

這次會議訊息發得很廣，原本有收到這個訊息。我本身並不是做宗教研究的，但宗教這一塊是我要去注意的。又，林美容老師特別找學生來問我要不要發表，於是我就答應了。

在寫論文時，是有遇到一些困境，因為佛教不是我熟悉的領域，要找資料以及消化內容是很辛苦的。（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因為我現在沒有時間去聽課，真的好想聽聽佛學的課程。）而兩

性問題的討論者很多，但真正下去做研究的人卻很少。又女性的課題在經典裏表現的不多，因此大部分的人都是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去做。

我比較注意的是知識建構的過程，女性不潔，這樣的知識是如何得來的，在當前社會又起怎樣的作用？這樣研究是不多的。又我們是漢人社會，佛教與道教對我們的影響很深，我是做女性不潔觀的研究，很想知道不潔觀是本來在社會上就已存在的，還是受到道教（本土）或佛教（印度）的影響。更有趣的是，《血盆經》流傳在兩大教是同時的，為何兩大教同時會出現這些偽經？這當然會影響男性的思想，但在那時間點之前，不潔觀又是如何構成社會影響的呢？

這研討會稱得上是國際性的，請了很多國外學者，又請口譯老師，這很不容易。在一般大學辦的研討會，也不太可能提供口譯。發表的語言有二種，若沒有翻譯員的溝通，會讓懂英文的只能跟懂英文的溝通；可是這次會議，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外國學者，很樂於參與討論，這是很難得的！可以有這樣的討論，對妳們口譯員的表現，非常稱讚。

在議題方面，我與張珣教授有同樣的看法。我想：在回教的部份可以加強；因為回教開始在發揮它的影響力，而且在經濟上已開始起飛，所以我們應該要對回教更予重視，我們可以帶動討論、理解的風氣，這才可以放在大眾的



生活中。文化一直在改變，是要不斷吸收別人的東西。如果說佛教對我們的影響很大，請不要忘記印度早期是跟回教文明有關係的，要講淵源是有的。我們一般對回教理解太少，甚至還有一些誤解，若有因緣，可以多邀請國外回教研究的學者來參與。

■明一法師（幕後工作——美編、排版）

這次辦這項活動，我覺得很感動！無論是國內、國外學者，都可以與大眾分享，所以感覺收穫很多！我擔任的是美編工作，這次的議題很特別，一方面跨宗教，一方面還要兼顧「性別」主題，很難找出一個統整性的象徵符號，來拉出文宣的主軸，因此當初設計海報時，一直沒有靈感，感謝師長與學長在旁協助，並提供我一些資源，才得以完成。

這次工作最大的挑戰，是我們未曾編過英文論文，在排版、製板方面，以及送廠校訂的兩天很感謝傳法學長、心皓學長、耀行法師以及素卿居士，我們是以接力的方式，在印刷廠輪流熬夜校稿的。看到論文集能順利印出，很感喜悅。

下次有因緣再舉辦，希望發表者能早一點定稿，在最後一刻交稿，會讓我們很難進行後續的編、排、校、印工作。

■郭朝順教授（華梵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主持人）

很感謝大會的邀請，可以來這裡當主持人。玄奘大學這場國際研討會，辦得很專業，還提供口譯人員，也有很多外國知名學者來到，這是很難得的，在議題的討論上，大家都很熱烈討論，這是很生動的。一個會議的內容，誠如昭慧法師所說，不可能涵蓋所有的議題。但這次至少初步的溝通已經建立起來了，這是很好的開始。希望下次有因緣再舉辦時，能以主題性的設計，把討論焦點集中在不同議題的處理上。這樣討論下來的記錄，可以把不同學者討論的內容更深刻化。

我比較有興趣的是：佛教內部是如何看待性別問題的。若我們藉用一些理論，就好像還停留在格義的階段，之後就必須要提供我們的觀點，不然只是替理論做註腳，本來是你的方法，結果變成是你的目的，這是我覺得做任何議題

所要注意的地方。

文化上對兩性差異已產生既有的結構，往回去推溯，宗教本身可能是一個問題。宗教可能提供一個文化上發展的根源，相反的也提供一個定向性的發展。一般在談信仰會有問題，因為它是神聖的，神聖性很難被解構與超越。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你把宗教解構掉了以後，剩下的是什麼？還需不需要神聖性？若不需要，就回到哲學了。我覺得宗教有內部的兩難，而哲學卻不需要預設有神聖，但必須要假設有理性，這也是哲學的困境。

■黃運喜教授（玄奘大學文理學院院長）

我這次參與會議的最大心得，是有各種不同宗教的專家來參與討論，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可以在異中求同，不一樣的可以進一步了解，這是一個很成功而且很好的宗教交談。

在這麼短的時間，邀請學者來寫論文很不容易。在論文主題方面，我已跟昭慧法師建議，倘若有機會再舉辦，我們可以增加一個子題，即是外籍配偶的信仰問題。台灣有許多外籍新娘，都是從國外來，本已有自己的信仰，但爲了要配合先生的家族，可能會放棄自己的信仰，或許隱藏自己的信仰，也許可以把這樣的議題，也拋出來一起討論。

■如念法師（南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主持人、大會口譯）

感謝昭慧法師給我機會讓我學習，

可以得到很好的經驗。在工作中，覺得最大的挑戰，在於論文涉及到的是龐大的文化。學術語言與生活語言是不同的，若資料能早一點給我們準備，可以更好。在口譯團隊方面，若能開個會協調分工，才不會感到很吃力。這次會議是很有意義的，可以開闊我們的視野。

■張璦文教授（輔仁大學英國文學系副教授——大會口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可以找到不同宗教對性別議題有長期關切的學者，共聚一堂做一個交流，這是相當難得的。

其實在策劃過程中，大會有把一些工作議程給我，也看到主辦單位長時間的準備，讓工作很順利的進行。

對於口譯工作這一塊，我曾跟昭慧法師提到過：佛教界必須要培養一批口譯方面的團隊。其實進口譯箱並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一方面要有佛學專長，一方面又要有雙語專長，這批人材不容易培養，最好的狀況是不要倉卒成軍，口譯老師之間的搭配與協調，是相當重要的。

我知道這一次是大家對昭慧法師的尊敬，而義不容辭的前來幫忙。如果老師之間的協調，能更早一步來做的話，口譯的團隊是可以更順暢的。這樣國際型的研討會，相信不會只舉辦一次，我想這一塊是有必要去經營的。

另外要給大會一個建議，主持人手

上應有完整的資料，有發表人正確的中、英文頭銜與名字，若支持口譯員的話，也應該給這樣的清單。有時候主持人在介紹發表人的背景時，口譯人不是立刻可以反應的，這些都可以提早供給。像這樣的籌備，以後大會可以注意一下。（本則由李玉芬訪談、記錄）

二、聖印廳訪談錄

◆高雄新聞組志工：林素惠、洪明振、黃顯湏、吳宗霖、李玟慧、朱春桃／採訪、記錄

■蕭昭君教授（花蓮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發表人）

Q1：請問蕭教授，您接受昭慧法師之邀請，原先有「想要打退堂鼓」的念頭，最後是什麼因緣讓您決定來參加？

A：我原先想打退堂鼓，是因為這是一個「性別與宗教」的會議，雖然作為一個性別教育的老師，但我還是會恐懼，因為我不是作宗教研究的。我希望以學員的身份來參加。但是昭慧法師鼓勵我，她說：「在民俗、儀式、儀典這三部份，妳已實踐了性別平等的理念，也突破了慣例。」所以她鼓勵我來與大眾分享。對於這個研討會，原先有我的既定想像，早上聽她談她社運實踐的經驗，我就覺得她所描繪的東西，跟我是很契合的。

Q2：當初是什麼樣的因緣，讓您想要去爭取主祭？

A：我原先不祇是基於我個人或為了我爸爸的理由，來做這個事情。從一個教育工作者以及一個性別社運工作者的角度出發，我關切的永遠都是「教育」這個向度。

剛開始（跟宗祠管理委員會裡的這些人），我運用一些策略並思考要怎麼樣對話，怎樣把這當作一個教育，去跟他們講：外面的世界已在改變，來喚醒蕭姓大家族，進而達到兩性平等的共識。宗族內的女性共識也是很重要的一環，所以我就透過媒體的報導，書寫一些文章，讓他們理解到世界的轉變。上週我回去宗祠，他們出了一份宣傳品來介紹宗祠，裏面特別提到：2007年我們產生出第一位女性主祭，宗祠官方的文宣，也以此為榮。公共電視、中國時報、馬來西亞華人報紙都有報導，媒體的報導本身對這個宗祠、對整個社會甚至整個海外華人，都有正向的意義。因為這樣也讓蕭姓宗族的長輩理解到，他們這樣做是正確的。

並非做完就沒有了，我還持續跟他們有所互動。

最近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怎麼在宗祠種樹？我爸爸希望做這件事情，所以又回去互動。我也在想：有沒有可能明年讓我當陪祭？但是宗祠管理委員會發言人已經對公共電視記者宣稱：「我們希望以後每年都輪流，男生、女生輪流。」我跟昭慧法師都遇到相同的困



境，當我為女性爭取到這樣一個位置的時候，蕭家的姐妹們，她們是不是也願意說：「O K！兩年後換我來！」不過，我覺得這件事正在發酵中。例如我哥哥帶我的小姪女去拜拜時，他說：「以後妳也可以來做這件事！」我覺得它很有歷史意義。

因為這件事，我在很多的演講場合中，例如，我在高中老師研習會演講時，覺得最棒的一件事，就是讓他們理解到「有一個宗族已經這樣做」，表示漢人社會這種「女性被排除在祭祖之外」的慣例，是可以改變的。意義就在這裡。

Q3：請問教授：對此次籌備會，還有沒有其他建議？

A：之前，我在寫給昭慧法師的信中提到：「我覺得女人做事，實在太perfect（完美）！」為什麼？因為我覺得無論是海報的設計、介紹的內容、印刷的品質，即使是很細節的地方，我都覺得，大會文宣與出版品真的是美得不得了！因為我是從新聞界出來的，以前

在《天下雜誌》從事編輯工作，所以我看到好東西就會知道。校對、翻譯……等很細節的東西，我覺得都做得很好，所以，我寫了一封信向她致最高的敬意。

■陳志榮教授（真理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副校長——主持人）

Q1：剛才在會議上針對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伊麗莎白費蘭札）教授的論文，您已經做了回應。想請問陳教授：您個人覺得要怎樣努力，才能使「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真正達到兩性平權的共識？

A：我個人非常贊成費蘭札這篇論文的觀點，她認為：

第一、要進行第二次宗教改革。

各種宗教都要有所覺醒，在過去的社會結構裡，所形成的性別倫理普遍存在性別歧視現象，不同宗教各自有不同程度覺醒。但每個宗教必須先有自覺，有所覺醒才會有所改變。

第二、要從體制內改革起。

不應做體制外的抗爭，應該先進入

宗教內部，循著宗教的制度、管道，逐漸去改善內部的體制。所有的改革都一樣，是很困難的，如果從外部攻擊，會劍拔弩張，效果不張；如果從內部改革，讓它慢慢醞釀，逐漸形成修改的壓力，改變會比較正確、有效。

Q2：對此次研討會，有何期許？

A：這是國內首次「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研討會，有些教授無法出席，有點可惜，期待還能有後續的研討。

像真理大學宗教系，舉辦「宗教行政與管理議題」研討會後，發現有許多值得討論的議題，陸續舉辦了九屆。此中包括：宗教財務管理、宗教志工……等議題。建議針對「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的議題，也能有更多的討論，累積相當的研究成果，對於宗教系所，會有更多正面的效應。

■林金木教授（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主持人）

Q1：請問教授，是以什麼樣的心情來參與這次的活動？

A：我是這個學校（玄奘大學）的老師，跟昭慧法師是同事。她舉辦這麼盛大的活動，在需要動員這麼多人的情況下，我做為一個同事，雖然沒有發表文章，也非常樂意幫忙主持一場研討會。我本身跟昭慧法師都是宗教系的老師，這樣一個宗教文化的研討會，當然更是義不容辭。

Q2：以男性觀點，在兩性平權議

題上，有什麼可以努力的地方？

A：我想這是後現代社會本身權力的結構問題，這個權力結構的背後，有很多問題，都可以提到檯面上來討論。像以前被忽略的、或者是被打壓的問題，包括婦女運動、同志、原住民、弱勢團體……等，都可以提出來研討，這就是多元社會、多元文化的特質。

Q3：請問教授，本次會議是在貴校舉行，對大會是否有什麼建議或改善之處？

A：當然，第一要佩服昭慧法師能量那麼充沛，加上弘誓學院這群比丘尼衆不遺餘力、還有我們學校這些學生、研究生，大家都非常認真，真的不容易，很佩服她們！

至於改善之處，我覺得很好，不過要建議的就是「空間本身」，在「場次的分配」上，感覺不太一樣。另一場次的分配，不在圖資大樓（指在善導活動中心），倘若兩個場次，都可容納在大樓裏頭，就比較好。從圖資大樓要走到聖印廳來，感覺就不太一樣，好像有主場跟副場的區分，這是學校的問題。

■吳富雅牧師（台南神學院教務長——發表人）

Q1：吳牧師，您以牧師的立場，在會中也提到「五一條款」，那您怎樣呼籲台灣女性，應該要如何做，才能讓性別平權的意識有所抬頭？

A：基本上，我認為女性本身要勇於負責。因為很多時候，女性的參與是增加她的重擔。特別是對已婚婦女，家



庭的那些重擔對她就已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如果還要她在教會的決策階層，做一些領導或者參與，通常是會增加她的負擔，有很多婦女並不願意背負這種重擔。所以即使有「五一條款」，人數卻一直達不到標準，因為女性本身不願意參與，她將這個看成是重擔，而不是一個她應該爭取的責任。

Q2：請問參與這次學術會議，您有什麼心得與建議？

A：對我來講，這是一個很好的交流機會，因為以前沒有機會跟佛教界或其他宗教界的婦女交流，透過這次的學術研討會，讓我從這些學者的分享中，學到很多，特別是整個氛圍讓我看到：「啊！在佛教裡有這麼多年輕的女性參與，而且她們願意剃度出家修行。」對我而言，倒也是大開眼界。

Q3：請問吳牧師，透過這樣的研討會，對於以後兩性平權要走的方向，有沒有激發出一些新思維？

A：基本上，我們學校在這方面的

關心，應該要更多一些。學校的一些課程、或是一些宗教會議上的討論與交流，我想是有一些啟發的。今後在這一方面，應該會有更多的推力。

■林長寬教授（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發表人）

Q1：我們對穆斯林其實並不怎麼了解，不過剛剛聽林教授的解說，《可蘭經》中好像對女性並沒有多大歧視的記載，像對於女性面紗的問題、最近新聞的「女性被強暴，卻還要被鞭刑」事件，是不是後來父權社會所衍伸出來的？是不是把《可蘭經》給誤解了？請教您的看法？

A：《可蘭經》的原義，經過一千四百多年的解釋，一直在變化中，越變、越解釋、越偏離原始的教義，很多問題就會因此而產生。特別是父權社會化，以男性為主導而貶低女性的角色。《可蘭經》也強調家庭的觀念，家庭裡通常女性的角色蠻重要的。穆罕默德認為：「天堂就在母親的腳下。」母

親對整個家庭是很重要的，而整個家庭對整個社群發展更形重要。所以，很多比較現代主義，他要回歸最原始的《可蘭經》，重新再做解釋；解釋之後，再慢慢修改這些不合理的法律條款，因為這些法律條款，事實上摻雜了很多歧視女性的傳統觀念。

Q2：此次的研討會，有沒有激發林教授新的想法，可以提供給穆斯林在兩性平權上做改善的地方？

A：我覺得這個研討會最主要的是，各個宗教提出他們對女性的新的解讀，也可以作為不同宗教之間的對話，然後互相做比較。如何真正提升女性的地位？我想各個宗教可以互相接觸，當然，穆斯林也需要這種研討會的激盪。

Q3：請問對大會有何建議？

A：我很感謝大會蠻周到的，而且很難得，能邀請到這麼多國內外的專家學者，特別是國外學者，一同來彼此腦力激盪。

■昭慧法師

Q1：佛教如何看待女人的經血？

A：經血在佛教並沒有特別的討論，也沒有禁忌。在會議中，有人提到：有一位女眾月經期間入於神廟，結果在地上抽搐打滾。但以學術角度來說，「孤例不足以為証」，這只是一個個案而已。

更何況，一位女性，如果對自己「身體不潔與將會褻瀆神靈」，篤信不

遺，那當然會對自己經期入廟，有著極度的恐懼，不斷地作自我暗示。就精神醫學角度而言，她很有可能會做出任何歇斯底里的動作；從佛教心理學角度來看，佛法非常強調負面「念力」的可怕，一個人如果在心念上，常常給自己這樣的傷害，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葉寶貴修女（台灣天主教胚芽婦女關懷協會常務理事——發表人）

Q1：為何以「破除女人經血在宗教與文化上的迷思」為議題？

A：這次研討會籌備會議中，中研院學者林美容教授提到：「在台灣民間宗教中，女人月經來時不能入廟宇等禁忌，實在很難突破，很無能為力！」這激起我想一探究竟的意念。

Q2：與會心得？

A：教宗以官方男性的角度說：「性的問題是不能被討論的。」以前我們真的不敢碰觸此一問題，但透過研究，我發現歐美有許多女性認為：不能教宗說了就算。她們覺得：女性是不是應該自我釋放？而不是男性來為我們釋放？所以問題並非錯在基督信仰上，而在於父權結構、君尊結構下，人為的操縱。透過這次研討，對我而言，最大的釋放是：我終於可以開口說話了。其實信仰與教會操控之間，是有很大談論空間的，這是我參與本次研討會最大的收穫。

Q3：在教育方面，如何破除女人經血不潔的迷思？



A：從人類學的研究中，發現有些族群並不這樣認為。重要的是：女人自己怎麼看待這件事？就像黃懷秋教授所提到的，女人經血純屬生理現象，女性若能自覺，在教育上，當女孩初經來時，大家可以用送禮物、請吃飯或舉辦成年禮的方式，來慶祝她人生另一階段的開始，讓她體會身為女人的尊貴與美好。

■蘇品潔小姐（聽眾）

Q1：可否談談您參加研討會的動機？

A：因為我剛接觸（路過貴寶地），有位融慎法師對我說：這是一場國際性的會議，所以就進來參與。

Q2：您聽過三、四場了，有沒有什麼感想或者看法，可以和我們分享？

A：我很意外，這會議是佛教團體舉辦的，我以為是談輪迴轉世……諸如此類，沒想到竟然是談「兩性平等」。

剛才我在思考，佛門裏頭怎麼會有男女不平等的地方？宗教給我們的印象，就是大愛、眾生平等，不論佛教或基督教，應當都是一視同仁的。沒想到

宗教界內的兩性關係，受困於「制度」與男性權力的操控，反而比社會上、職場上的兩性更不平等，這完全顛覆了我的想法。

■吳宗霖先生（大會志工）

Q1：對「轉女成男」的議題，是否能提出個人的看法與感想。

A：經上云：眾生該以何許身得度，菩薩即現該身度之。無論今生現「男相」或「女相」，應當扮演好角色（來度人與被度化）。大家有沒有想過「轉女成男」之後，該以女身得度的眾生怎麼辦？

「轉女成男」這句話有，著封建制度下，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時代背景，但在時空不同的今日，已經不合時宜。古代，花木蘭、祝英台受制度上的牽制，必須改頭換面，在外貌上做妥協，現今民主社會已大可不必，女性就可從軍、求學受教育。這是就著外貌上的「轉女成男」而言。

金剛經教誡我們：不要著「我、

人、衆生、壽者相」。既然「世俗假名有，勝義必竟空」，那麼無論是女人也好、男人也罷，只要能「得人身」，都可以修行，際遇是我們學習（修行）的機會。

■蔡源林教授（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主持人）

Q1：請教您的與會因緣？

A：本人受邀請於本次研討會擔任主持人，這個研討會很有意義，談論宗教性別問題；兩天前剛參加美國宗教協會年會，幾乎每個宗教都有談論性別這個議題。這個研討會非常符合國際宗教研究的國際趨勢，很樂意來參加

Q2：您的與會感想？

A：我看了一下議程安排還蠻不錯，每個宗教都有；臺灣主要的宗教都有學者來發表，議程安排很好。雖然玄奘大學本身是佛教團體創辦的大學，但能夠照顧到多元宗教對此議題的不同看法，是不錯。

Q3：有沒有對大會的建議？

A：本身收到論文時已晚，來不及詳讀，若能早一點收到論文，包括其他學者與聽衆；相信討論會更熱烈。

■邱敏捷教授（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副教授——主持人）（教授趕24日17:00的行程，所以作簡短訪談）

Q1：自古以來，女人即被賦予「傳宗接代」的責任，在中國有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觀念；而西方激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對生殖有

特別激進的看法，認爲生殖乃是女性受壓迫的肇因，請問邱教授女性在這二者之間如何做抉擇？

A：傳統社會中，婚姻、生育是女人唯一的生命，無法生育的女人被認爲沒有價值，沒有社會地位，女人爲了「傳宗接代」，沒有時間受教育，導致她受到壓迫，社會地位低落。

其實生育對現代的女人而言，並不是非做不可的事。女人可結婚而不生小孩、可單身、甚至可以出家——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不一定要被迫當「傳宗接代」的工具。

Q2：對本次研討會主題有何補充說明？

A：在佛門中，兩性平等的議題，是可以多探討，可以被期待的。妳若把女人結婚生育這件事當成聖言量、是不可改變的想法，那妳就會被束縛住，是會被人瞧不起的。如果女性不斷提升自己的知識技能，愈來愈有能力、智慧及社會地位，就能跳出傳統的束縛，以及男性的控制。

Q3：如何看待本次研討會女性多於男性的現象？

A：女性較有關懷的特質，而且比較合群。

Q4：對本次研討會的感想？

A：大會各方面都很用心，題目範圍分得很仔細，不是拜拜式的，或只是爲了會議而會議的活動，而是真正想改善並且

實踐眾生平等，男女平等的教義。

身為佛教徒，在這領域也作了一些檢討與省思；尤其昭慧法師做為一位宗教師，對大眾有引導象徵的意義。她本身做了許多性別倫理方面的研究，也實際參與行動，這次透過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提供寶貴的意見，讓她能獲得更具深度的探討，期待能以更具體的行動，來改善宗教界性別歧視的現象。

■張玉玲教授（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大會口譯）

（24日會後，17:50，張教授留下來接受訪問，她很慈悲且樂於分享，記者非常感謝！）

Q1：如何做好口譯工作？

A：我主修外文，在夏威夷大學念語言學修碩士、博士學位，曾在夏威夷大學的翻譯中心通過考試後，接受一學期的訓練。翻譯中心因故倒閉，所以並未受過很完整的口譯訓練；後來在國際佛教婦女協會擔任慧空法師來台的翻譯工作，從「做中學」，不斷累積經驗、培養膽識，越來越熟悉翻譯工作。

從事翻譯工作，除了必須具備熟悉語言的基本功力之外，很重要的是翻譯。當下要先把自己的想法「放空」（這是很好的「空、無我」的練習機會），要先揣摩演講人的想法。倘能事先看過演講稿，對翻譯的工作將更有助益，但也不要被設限；臨場反應也很重要，這些都是從「做中學」不斷累積的經驗。我和李玉珍教授也曾討論過，很

樂意為國際佛教婦女協會培訓新一代的口譯人員。

鼓勵大家要從「做中學」，即使做錯了也無妨。尤其能在慈悲、給人鼓勵、給人信心，容忍度很高的佛教團體中學習歷練，是很幸福的，要把握學習的機會，多參與口譯工作。

Q2：如何提升活動參與度？

A：先瞭解對方的困難點，再一一對治，是很重要的。語言上的隔閡確實是一項重大困難（有局限性），其實溝通重在心的交流，語言並非唯一的溝通方式。很忙、沒有時間也是困難，但時間是自己調配出來的。首要讓對方對於參與產生認同感；其次再幫助對方重新安排時間，看行程中是否能挪出一些時間來參加，並提供資訊管道等等。最後還是要尊重對方的選擇，佛教主張「緣起」，理當尊重個人的決定，不能強迫別人接受你的價值觀。

Q3：您的與會動機？

A：很多事情都是一連串不可思議的因緣和合。我一直都很敬佩昭慧法師對佛教界的貢獻與努力，很期待台灣比丘尼眾的寶貴經驗與成果，能在國際學術舞台展現、分享與交流。

國際佛教婦女協會重要的理念，是提倡教內各傳承之間，以及佛教與其他宗教團體的和諧與對話；擔任跨宗教、跨團體之間的連繫、互動、合作分享，讓資源更有效運籌。該協會是國際性



張玉玲教授

游祥洲教授

林美容教授

的，但目前尚未有辦公室，沒有任何行政開支，是運用網路做串聯。

可以努力的方向，是在未來國際佛教婦女協會台灣分會成立後，幫助大眾資訊流通、資源分享、鼓勵教育、啓發婦女潛能，它是無限宗教、性別的組織。

Q4：它的資源來源？

A：教育是百年大計，非短期可以見到成果，因此募款比較不容易。

全球有三億佛教婦女，其中包括13萬名尼僧。許多佛教婦女生活在貧苦中，沒有平等的教育機會或修行佛法的場所，但這群人可以受教育來增加信心，她們影響的層面是可以預見的，因此慧空法師很努力耕耘，希望凝聚共識。

Q5：對大會的建議？

A：很讚嘆各方面因緣具足，舉辦這樣的研討會很殊勝！如果可以的話，建議多善用國際佛教婦女協會的資源，擴大網路，邀請更多具有國際宏觀的學者來參與研討。

■游祥洲教授（佛光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副教授——發言人）

我覺得這個會議，籌備工作做的很好。第一、起步很早；第二、連繫工作做得非常週到。這次很感動的是，昭慧法師邀請了很多國際上相關而有代表性的學者來參加。這點我覺得很重要，因為我記得當初在廢除八敬法運動之後，國內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聲音），昭慧法師也承受很大的壓力。那時我建議昭慧法師說：「八敬法這個議題必須把它國際化，也就是，這個議題必須走國際化的路線；因為妳在台灣要廢除八敬法，我想傳統的壓力會很大。」

我很樂見今天終於看到昭慧法師主辦這場國際會議。這次來了很多國際的代表，大家對佛門兩性平等議題，都是持非常肯定的態度。我們希望做的事，不是要不要承認佛門兩性平等，而是怎樣來推動佛門兩性平等。首先必須作學理上嚴謹的教證、理證，來使佛門兩性平等的議題，落實於制度上。因為目前我們在理念上是認為平等，可是制度上依然是不平等，這是目前最大的問題。

透過這次的會議，我想它對國內外



的影響會很深遠，尤其重要的是，讓國外的代表能瞭解到：在台灣有這麼多人，特別是像昭慧法師這樣在推動兩性平等，所以我想：會議將來的成果與影響必然非常可觀。

■林美容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主持人）

Q1：請問教授的與會因緣？

A：我與昭慧法師是舊識，因為長期社運的關係，再加上曾追隨她研讀《阿含經》，她常給予我多方面的教導，於公、於私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這次內政部宗教司爲了關注全國宗教文化中有關性別平等的議題，而舉辦本次研討會，我和黃司長也認識，所以也參與了這次盛會。

Q2：請問您的與會感想？

A：我覺得今天的與會來賓，都很關心這個議題，反應也很熱烈，希望下次能多邀請佛教界比丘以及優婆塞們，都來關切此一議題。

今天的研討會，與會來賓的討論及反應都很熱烈，真的很不錯！

■鄒逸蘭修女（台灣天主教萌芽婦女關懷協會秘書長——主持人、大會口譯）

我在另一個內政部婦女會議，與昭慧法師一起開會，會後她邀請我參加本次研討會的籌備工作，我認爲葉修女比我更有資格，所以推薦葉修女一同來參與籌備工作。

在一些有關宗教、婦女性別議題的場合，我與昭慧法師就有一些交集，知道有這個研討會，所以來共襄盛舉。

能夠邀請到這麼多宗教背景的學者一起參加研討，這是非常豐富的學習機會。很期待不光是論文的討論，不祇是談談而已，而是能提出更具體、更有教育性的實際行動，來改善社會上性別不平等的現象。希望透過研討會彼此交流，學習過程中能有新發現，對過去我們所做的努力，能有更進一步的突破。

■蔡稔惠老師（全生涯諮詢顧問——發表人）

參加這次研討會的因緣，是七月份我參加法鼓山禪修營，碰到美籍女士 Allison Goodwin，她提到佛門八敬法內容，對佛門兩衆不平等的現象感到不



平，很想認識昭慧法師。於是我就帶她到佛教弘誓學院與昭慧法師會面。之後Allison Goodwin也介紹一位泰國比丘擔任keynote speaker，這也就促成了Allison Goodwin和我參與這次盛會。我幫昭慧法師翻譯文章，自己也寫了一篇論文。

很慶幸能有此因緣，我是一位佛弟子，也很用心在受持佛法，未曾寫過佛學論文，寫起來很辛苦，卻很值得，因為已經退休了，總想實現一些未實現的理想……。

「轉女成男」這個議題，我曾在讀經會上研讀過，所以想嘗試寫寫看。坦白講，寫的過程好辛苦，在佛學造詣薄弱的情況下，我的論文詞彙要完全轉換成佛教術語來詮釋，並不容易，不過在參與過程中，卻是法喜充滿的。

很高興能參加這樣的盛會，我很讚嘆弘誓學院這個團隊，對整個會議的論文收集與編排，不論是中文或是英文都做得這麼好，這並不是每個研討會都能辦得到的。不要說是佛學院，任何國立大學也不見得能做到這樣的程度，真的

很感動！這全歸功昭慧法師與性廣法師領導的弘誓學院，為佛教、為眾生，盡心盡力。

這群比丘尼已經打破「轉女成男」好修行的迷思，而做了最好的實證，證明女身一樣能修行成就。

謝謝大會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表達內心的話。在過程中，我的論文修改了好多次，增加工作人員的負擔，在此跟她們說聲抱歉。她們都是法師，好慈悲，令人很感動。謝謝！

■慧嚴法師（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發表人）

Q1：請問法師，除了大會邀請以外，還有沒有其他因緣讓您撰寫這篇〈略探尼僧在台灣佛教史上的地位〉？

A：我在研究台灣佛教史的過程當中，發現台灣佛教修行女眾本來大都是齋姑，於大正八年（西元1919年）開元寺傳戒時，開始有比丘尼的出現。有關台灣比丘尼在佛教事業上所做的貢獻，在法鼓山的中華佛學學報上曾經發表過。

Q2：經過這場研討會，有沒有觸發您對比丘尼以後在兩性平權上，要如何

扮演重要角色的想法？

A：我覺得應該從平常對信徒（徒眾）的教育做起，這是比較直接的方法，也不必太激進啦！佛教在佛陀住世的時代，本來就很注重眾生平等，到了部派佛教之後就有點變質，但是到了大乘佛教時期，因為大乘佛教強調要回歸佛陀的精神，所以逐漸又回歸到佛陀的平等精神，認為女人是可以成佛的。

我們平常應教育信徒（徒眾），注重男女平等，讓他們對整個台灣社會的趨勢，有一個確切的認識，也希望能夠進一步影響到他們的家庭。對兒女的教育，不要有過去那種男尊女卑的觀念，希望能夠改變重男輕女的思惟。深切期盼佛門四眾能落實「眾生平等」的佛陀教法，（記者按：法師慈悲，都不言及比丘，記者依其發言內容，而把佛教徒改成佛門四眾。）進而擴展到社會各階層，從性別平等議題，再推廣到社會公平、正義的各種議題，讓我們的社會能更加祥和。

佛教有很好的思想，如「共生」觀念，「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午供時，也都講到「上供十方佛，中供諸聖賢，下及六道品，等施無差別。」這都是佛教中「共生」的思想。我們要發揮這樣的思想，把它落實在地球村（娑婆世界）的每個角落，這就是我們所闡揚的「人間淨土」（人間佛教）。

■李玉珍教授（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發表人、大會口譯）

由於經常參加國際會議並投稿國外期刊，所以必須使用英文。但是畢業以後，工作繁忙，真的無法重新充實英文，所以只能每次尋求實際了解、現買現賣。比起別人幸運的，是有好朋友玉玲（編按：指張玉玲教授）在身旁幫忙，所以屢屢趕鴨子上架。如果大家覺得我可以勝任「英翻中」的口譯工作，這是經驗的累積，也是上台的勇氣，要感謝大家的長期容忍。

我覺得口譯非常重要，因為經常在歐洲開會時，有鴨子聽雷的感受，開完會還要請人家幫我解釋一下，簡直像局外人或文盲。

我自己準備口譯時，除了事先有稿子可以準備關鍵字之外，了解整篇文章的主旨與論證是很重要的，因為細節跟丟了，還可以憑主要的論點拉回來。不過，一旦進入快速的即席口譯，就得全神貫注；所以常常翻譯完的時候，我自己幾乎完全不記得翻譯的內容。一個耳朵聽進新資訊，一個耳朵聽自己翻的話，手上還要紀錄重點——我翻譯是整句與整段的翻譯。一方面，絕對不能猶豫，否則聽眾就覺得無法連貫；可是一方面，我如果無法聽懂自己的翻譯，我想聽眾也聽不懂。所以，我會盡力兩方顧及，但無法達到完全。

由於口譯對國際交流非常重要，所

以我會繼續努力，但是我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這個行列。如果可以雙聲帶最好——中翻英、英翻中，要不然像我找個同伴也好；玉玲當然是雙聲帶，中文也非常好，我可以幫她緩一下、她可以發現我的問題。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參加明年在蒙古舉行的國際佛教婦女協會大會，和我們組成工作夥伴，大家一起加油！

【附錄】

■會議現場精彩對話二則

◆德涵整理、紀錄

一、對「業論」的釐清

Q：作為現代人的我們，聽到有關「業」的論調，會懷疑這是指：「你最好當男人好了，你當女人在宗教上的理由，是因為前世的惡業，這象徵女人是不好的，不潔的，這要如何作詮釋呢？

A：Prof. Gross——佛法是講無我的。而性別的我，究竟是本質的存在，還是社會條件的影響？如果是本質，那意味著不可改變。佛教的「業」論，強調一切都可以透過因緣條件而加以改變。

A：昭慧法師（以下簡稱「昭」）——「業論」常被誤作宿命論，實則過去生有業，當生與當前也有業，這些業都錯綜複雜地影響著結果。因此女性的現況當然不能簡化為本質論，更不能異化為宿

命論。女性的現況更不能忽略社會文化制約的「共業所感」，而共業則必須仰仗「共願」來改變它。因此大家要努力的方向，是作業論的正確詮釋，從而建構兩性平等的社會。

Q：在人類宗教的開始，就有女神的時代，您的看法如何？

A：Prof. Gross——我不認為有了女神，女性的地位就可提高，事情的發展並不這麼簡單。

二、對「轉女成男」論與本質論的質疑

Q：身為天主教徒，我們深信永生，而非輪迴。佛教說還有下一輩子，我們得永生到天國是一件很好的事，佛教為何還要說：女人要轉為男人才可以成佛？

A：Prof. Allison——佛教說一切都只是如幻非真，要注重的是把握當前最真實的一刻，因此希冀未來轉女成男之說，值得質疑。

昭：這不單純是觀照當前而不思未來的問題。以修行的角度來說，當然是專注於當前一念，不顧戀過去，不思慕未來。就此而言，禪觀之中享受輕安之樂的無分女身、男身。但針對問題，我們可以依佛法再作補充說明：

佛教也同樣認為天國非常美好，但並不認為可以依上帝白白的恩典而生到天國，而認為那必須是善念與善業的結局。因此心念與業行倘若處在陰暗狀態，就無法上生到光明的天界。至於「轉女成男」之論，就要從歷史面向來

作說明：印度古代女性社會地位極低，受苦受害極深，因此嚮往成為男性以避開種種苦迫，這是可以同情理解的。但時至今日社會，女性已可擁有很好的社會條件，就不會在意是否要生成男身。更何況，因緣條件的優劣是多重、多元的，女身有女身之苦，男身又何嘗不然？倘若有美麗的女性與醜陋的男性給你二選一，妳會選擇成為一個「臭男生」嗎？所以「轉女成男」之論實在是太簡化也太窄化問題了。

而女性的關懷、柔軟等性格，或許不必視作生物決定性的「本質」，而可視作性格與文化交綜影響的因緣下所出現的特質。雖然在西方哲學界，關懷倫理學派所強調的這種女性特質，讓部分女性主義者質疑：這種強調會加劇女性受苦，讓女性理所當然地運用其溫柔、關懷的特質，來作低價而勞苦的諸如照護等工作。然而吾人不妨在制度層面予以保護，卻不宜因噎廢食。

■Mettanando（慈喜）博士演講之精彩片段

◆德涵依口譯整理

男女的差別不只是心靈，還有身體不潔的傳統觀念，佛教要如何去解決？佛入滅時，女眾的眼淚掉下來，據說是染污了佛足，為何要特別講到女人的眼淚不潔？大愛道有哭嗎？對佛母之乳與眼淚，怎可說有潔或不潔？因此這背後隱涵對



不潔的恐懼感，不准女人來碰觸男人，以為這樣才能讓清淨僧團傳承下來。

僧團若欲傳承，原本可以在社會制度面加以說明。然而英雄神話的建構，為何要從偏頗的女性歧視下手？從整個經典的表現，可以看出佛世有比丘尼僧團存在，而且還很活躍。戒律原意是用來保護女性的，怎麼可以壓抑女性呢？例如：戒律不准比丘接受比丘尼為他洗衣服，但現今有許多尼眾，竟然幫男眾洗衣服，比丘們竟也坦然接受！值得省思的是，在石柱的雕刻中，在雙林樹下，很多人都為佛入滅而哭泣，這代表僧團有著很人性的表現。為何竟是女性的眼淚會摧毀佛法？這種說法令我深感訝異！

僧團處理佛陀滅度乃至結集的過程有些爭議，例如：僧團有四眾，為何只有比丘才能參加？女眾去哪裡了呢？為何不讓其他三眾參加呢？僧團要控制的是什麼呢？誰是僧團的接班人呢？

除了對女性的眼淚視為不潔，還有

對阿難踩到佛陀的袈裟，也看作是褻瀆，這雖不是很重要，但婆羅門教認為這確乎是褻瀆，尤其是女人的眼淚，這是婆羅門教而非佛教的觀點，但竟然被比丘們接受了。

比丘尼不能證悟嗎？當然可以。

若終生持守一種信念——佛法的福田，會因為女性出家而枯萎，這將有損比丘尼的心靈與形象。在我的研究中，耆那教與佛教非常相似，耆那教也曾如同佛教一般受到伊斯蘭教的摧毀，卻未於印度消滅，我認為這與佛教不尊重女性的社會地位與弘法力量，而耆那教卻容許女眾成為比丘尼，乃至成為男眾的精神導師，有絕對的關係。

我肯定：八敬法的存在絕非佛制。經典曾記載：佛世時有國王向比丘尼頂禮，我從不見有國王向比丘頂禮的記載，可見佛陀時代，女眾傳播佛法是很活躍的。因此第一次結集，我懷疑是比丘僧團中有一股風潮，要壓抑女眾，甚至要求女眾受戒要加二年的觀察期，只能每年收一個弟子等等，以此技巧性地阻斷尼眾僧團的發展。

■Ajarn Bhante Sujato（蘇嘉多）發表論文之精彩片段

◆德涵依口譯整理

值得我們省思的是，當時女性要求出家所反應的心理是什麼？這一點經典是沒有寫出來的。總之，大愛道出家，

而有關她的生平故事是不完整的。但我認為有關大愛道出家一事，是被經典結集者所選擇出來而結集的，她如何證悟與入滅？反倒沒被記載。經中為何要插入她出家的這個情節？是根據誰的回憶所寫出來的？它對我們的意義為何？我認為經典本身是有選擇性的，而經典強調這些故事，是被結集者所選擇出來的。

宗教發展的過程有它的基礎，也有它的神秘，歷史會消失，但我們如何討論迷思的問題？我想各宗教都要探討。如果佛陀真的是在兜率天說法，這要如何證明呢？僧團所建立的權威，往往是社會制度的合理化，但歷史並沒有留下文字，讓我們得以挑戰它。

戒律是如何看待英雄神話的？英雄滅度了，第一次結集是有條件結集，第二次結集要有版本解釋，以說明這是與第一次結集不一樣的，而且第一次結集是不能消失的。一方面要前後結集不同，第一次結集又不能消失掉，那麼，要如何認定大迦葉的角色？又第一次結集的比丘眾，來自特別地區——摩揭陀國首都王舍城，這些傳說上的迷思，是否有其政治因素呢？



《「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 論文集》序言與謝詞

■ 釋昭慧



開幕典禮，大會召集人昭慧法師先以英文致詞（96.11.24）

序言

誠摯歡迎諸位國內、外來賓，蒞臨2007年「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研討會！

性別歧視現象，在宗教社會中極為普遍。爲了在國際間促進宗教內部的性別平權，本次會議邀集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與高瞻遠矚的宗教代表，嘗試針對宗教中的性別議題，展開跨國家、跨宗教、跨學門的討論。藉由這樣殊勝的集會，宗教內部性別歧視的爭議性問題，應能獲得平和而適切的解答。

全球多數宗教往往在其教義或儀軌之中，灌輸男尊女卑思想，這使得宗教團體成爲建構性別平權社會的最大絆腳石。因此吾人亟需檢視全球各宗教中性別歧視的現象，並嚴謹地探索其緣由，方能斧底抽薪地提出有效的改善之道。也因此，本次大會的主題定名爲「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邀請來自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泰國、印度與台灣的宗教學者專家，發表他們的主題演說或研究論文。

本次大會召開兩天，總計發表兩場大會主題演說、二十四篇學術論文，內容涵蓋世界三大宗教、台灣普化宗教、原民文化乃至跨宗教的性別問題，論議範圍相當廣泛——從傳統到現代、從理論到實踐、從宗教經典與文獻的新詮釋到當代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探究、從歷史回顧到現況反思，論議內容極具深度，也極富建設性與趣味性。主辦單位並未預設性別平權的運動光譜，因此發表人的性別平權思想，在性別運動的光譜上呈現了從極基進到較溫和的多樣性。相信多樣調性的腦力激盪，將有助於彼此在共同議題上，開拓更深遠的洞察力與更周延的相關論述。

發表人多半是女士，這可能與本次大會的性別主題有關。但仍然有六位男士發表論文、七位男士擔任主持人、一位男士發心擔任口譯、衆多男士擔任志工或參與會議。這證明了：性別平權運動彰顯的是普世價值，絕非被污名化的所謂「男人與女人的戰爭」。

最令人激賞的是，慈喜博士與阿姜蘇嘉多，這兩位曾經具足或現前具足佛教比丘身份的學者，以冷靜的思緒與熱情的正義感，重新解讀部分佛典內容，達成了極具震撼力與顛覆性的結論。試想：在性別意識封建保守的主流佛教社會裡，他們能夠自我解構——質疑大比丘主義的正當性，而發出性別正義的編音，這需要何等深邃的智慧與何等堅強

的勇氣！

我們希望，透過與會者之間坦誠的思想交流與開放性會談，現存各宗教中攸關性別倫理的教義與規範，能獲得更具深度的探索。我們並且期待，各宗教中性別倫理爭議的歷史發展與當前形勢，也能被審慎地加以檢視。

與會人士想必樂於分享他們在全球宗教社會中，提倡性別平權運動的思想與經驗。透過這樣的充分交流，不僅海外學者專家能瞭解此一運動在台灣宗教界的進程與現況，而且國內與會人士也能從海外學者專家身上，學習到難能可貴的觀念新知與實務經驗。

總之，宗教性別倫理研究，係「性別倫理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相關研究成果，可促使各宗教作各該教義與規制之反思，回應性別平等的普世價值，修訂相關儀規，以具體的行動，來改善宗教界的性別歧視現象，這不但對各宗教內兩性的平等互動有正面的幫助，更可加速締造台灣成為一個性別平權的公義社會。

謝詞

筆者代表籌備委員會，謹向來自四大洲、七個國家的兩位主題演講人與所有發表人敬致謝忱，感謝這些宗教領袖或專家學者騰出時間蒞臨大會發表高見，並將論文稿的版權奉獻出來，供主辦單位作後續的專書編輯，好讓他們的



閉幕式（左起：葉寶貴修女、黃麗馨司長、昭慧法師、黃運喜院長、盧蕙馨教授）。（96.11.25）

智慧與創見嘉惠更多未能與會的讀者！感謝以財力贊助本次研討會的內政部、外交部、玄奘大學、慈濟大學、法源講寺與諸位師友同仁，這使我們得以無後顧之憂地全心辦會。此外，我們也很感謝英國《女性主義神學》雜誌，讓我們在本論文中優先出版Dr. Rita M. Gross的論文，該篇論文將於2008年5月同時刊載於該雜誌。

在此要特別感謝內政部民政司黃麗馨司長，她以學者從政的女性身份，特別關懷台灣社會的女性處境，本次研討會的最大筆支助經費來自內政部，這正是黃司長慈悲護念的心意所促成的。

其次要感謝本次大會的籌備委員！這些可敬的教授與修女，分別就著她們所熟悉的國際學界人脈，推薦了許多性別議題研究成果卓越的宗教學者與會，並且不厭其煩地幫忙作聯繫、溝通與部分論文（或論文摘要）中譯的支援。這種跨校際、跨宗教的合作，來自廣慈博愛而超越畛域的宗教情懷，亦為學術界

與宗教界，樹立了典範。

此外，就本次大會所具足的規模與所涉及的範圍而言，可想而知：籌備處必須投入龐大的人力資源。在長達十個月的籌備階段，諸位志工朋友，體會到大會的財力有限，於是無條件地燃燒著她（他）們的生命熱情，全心、全力且經常是不眠不休地，投入企劃、籌備與筆譯、美編、排版、編校的繁瑣工作。

學有專精的七位學者還從亮麗的發言台走向幕後，發心承挑起了大會的中、英文口譯一職，以他們高品質的同步傳譯，相信必能讓與會來賓突破語言的隔礙，悠遊於研討會思想交流的智慧之海。謹此向這些辛勤奉獻的志工同仁，致以深摯的謝忱！

最後，感謝所有研討會的出席人士。您的參與，對所有籌備委員與工作同仁而言，正是最大的精神鼓舞。我們期待能與您分享豐饒而有益的會議成果，並且邀請您與我們一同持續關切各宗教中的性別議題。



宗教慈悲 人人平等

傳道法師開幕致詞

■ 釋傳道（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董事長、關懷生命協會理事長）



傳道法師主持第一場專題演講。（96.11.24）

【編按】昭慧法師原已邀請傳道法師，於11月24日「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開幕式致詞。由於內部作業之疏失，開幕式進行中，竟漏請傳道法師致詞，主辦單位甚感失禮，謹向傳道法師真誠致歉，並於本刊將法師致詞原文刊出，以饗讀者。

內政部簡次長、本校可敬的王副校長、黃運喜院長、大會主席昭慧法師、諸位法師，以及專題與論文發表學者、與會各位貴賓早安！吉祥如意！

這一次，傳道應主辦單位玄奘大學宗教學系之邀，在「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開幕典禮致詞，深感榮幸！尤其是在臺灣佛教所創辦的玄奘大學，邀請國際上各領域學有專精的學者齊聚一堂，共同關心討論，分享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的議題，因緣殊勝！

從釋尊成佛所揭櫫的「眾生平等」：生老病死平等、職業平等、業報平等——造業輪迴、修道解脫人人平等的精神來看，若存有性別歧視者，除心虛傲慢之外，既違反佛陀「道器平等」的本教，更阻礙了佛教普渡眾生的本懷！甚至會將佛教漸漸引向衰敗滅亡之路！

幸好！臺灣佛教近幾十年來，女性出家不但比男性

多（約三比一強或四比一弱），甚且，各領一方的代表者，如星雲、聖嚴等比丘，幕後無不藉比丘尼僧之鼎力協助而成其功業。臺灣傑出的比丘尼，正如雨後春筍，多到不勝枚舉，前輩耆老如：圓融、如學、天乙、曉雲等尼師，近代後起之秀則有證嚴、悟因、恆清、昭慧、慈惠、悟殷、性廣等尼師，那裏是臺灣比丘僧那樣寥寥無幾可比的？

不論是救災、社會關懷，或是學術、政治、文化、教育等領域，在在都有比丘尼僧的身影。比丘尼僧所發揮的母性愛；既堅韌、細膩，又溫厚、耐性、勇於默默的教化，正是臺灣佛教蓬勃發展的活水源頭，值得研究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的學者大書特書！期盼傑出的尼姊們，再接再厲，倘能激發比丘們見賢思齊，當仁不讓而護持正法，則衆生幸甚，國家幸甚！佛教幸甚！

最後，以最誠摯的心向這次主辦單位暨全體工作同仁的辛勞致敬，並預祝會議順利圓滿，祝福各位平安吉祥！謝謝！



「結七共修」活動異動啓事

由於97年度將辦理為期兩個月之帕奧禪修營，故每年暑期由性廣法師主持之兩梯次「結七共修」活動，97年度暫行取消。

有意於本年度精進禪修之法師，可報名參加帕奧禪修營；原擬報名參加「結七共修」活動之居士，可報名擔任帕奧禪修營護法志工（可於兩個月間全程擔任志工，亦可依時間許可而擔任其中一梯次之志工），護法志工工作大都於上午完成，可於下午及晚上入堂禪修，聆聽帕奧禪師之大堂開示。

詳情請洽佛教弘誓學院，填具志工報名表，報名方式請見「第五屆緬甸帕奧禪修營通啓」，頁127。

■電話：03-4987325，傳真：03-4986123

■E-mail：hong.shi@msa.hinet.net。

■地址：328 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11鄰121-5號

告別傳統

告別傳統

告別傳統

佛教、婦女與公民社會在台灣

■ Elise A. DeVido 戴愛蓮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Elise A. DeVido 戴愛蓮教授。(96.11.24)

如所週知，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來，台灣經歷了一個大規模的宗教復興運動，它不只是傳統的民間宗教的復興，同時也發生在佛教及道教內部。因為先前國際媒體及學界將注意力放在台灣經濟與政治的發展，所以往往忽略了這個深刻的變化。這一波宗教運動的情形可以拿一個例子來說明——比丘尼數量大幅增加。現在台灣正式的僧侶的數量大約是三萬，而其中比丘尼就佔有百分之七十五左右，這個數目是由田野研究的觀察以及每年剃度記錄綜合而來，最常為研究台灣佛教史的學者所引用。但事實上，想要對台灣寺院還有它們的社群與活動進行精確的統計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戒嚴解除（一九八六年）之後這一段時期。¹

台灣已經成為大乘佛教的心臟地帶，這不只是因為它的環境開放，所以佛教教義、佛教社群得以發展，更主要的是台灣是亞洲及亞洲以外，所有佛教傳統的女性修道院之中心，女性可以在這裏剃度，而這在其他地方，像西藏，是無法得到的。因為那些地方幾個世紀以來男性僧侶反對這麼做。譬如說，藏傳佛教中的許多女性出家人，常常被當作是合格的比丘尼，但事實上，她們只是sramanerika（沙彌尼），不是比丘尼，除非她們的喇嘛准許她們接受台灣、大陸或韓國僧侶的剃度，才能算是合格。

所以，台灣的佛教復興運動，尤其是女性出家人的貢獻，是非常深遠的。不但台灣的佛教組織將繼續為世界佛教界注入活

力，同時，她們爲了實現人間淨土的理想所從事的慈善救濟、世俗與精神的教化、出版、傳播、藝術、環境生態、反核、動物權、災難救濟等的顯著成績，也使得她們爲後威權時代的台灣在建立公民社會的努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這是說，佛教不只引領台灣人民去思考探索精神層次的、哲學層次的、倫理層次的問題，同時也推展了社群意識與義工精神，佛教組織孕育了一種對公義及社會公益的關懷，這對以傳統中國倫理爲主的、以家庭爲核心價值的台灣而言，是很新的事情。

在這一波宗教復興運動中，不管是出家或在家的女性信衆都扮演了領導性角色，這是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對傳統性別角色的解放的產物，同時也爲台灣女性的未來開啓了更多元的人生機會與選擇的路。不過，這個現象是否能夠用「女性主義」的理論來加以解釋，是相當值得討論的。

奇怪的是，在英文或其他語言的著作中，都尚未出現有關台灣比丘尼的專書，我們所知道的是目前在台灣及海外有一些相關的博士論文正在撰寫。此外，台灣的宗教學者，像釋昭慧、江燦騰、盧蕙馨、楊惠南、李玉珍、陳美華，也已經出版了許多的著作，其中有不少涉及這個主題。他們也參加了許多這方面的討論會。

查爾斯·瓊思（Charles B. Jones）

在他那本具有開創性的書 *Buddhism in Taiwan: Religion and the State, 1660-1990* 中對台灣的佛教有一個很好的綜觀，在書中他談到一九五二年以後台灣女性出家衆的活力，可惜，他並未特別討論台灣女性出家人。

不管在文字敘述或訪問中，台灣的比丘尼經常談到台灣是佛教的天空，尤其是女性出家人的天空。因爲兩個理由，把「天空」譯成 *infinite worlds*——無限的世界；第一，表示對於女性出家人而言，台灣是一個自由而開放的空間。第二，表示台灣的女性出家人並不只有一種「理想類型」（*ideal type*），而是有許許多多差異性存在。

我主要是依據下述材料寫成這篇文章：我對一批比丘尼及佛教史學者的訪問、對台北市所有經過正式登記註冊的佛教道場的電話訪問、中文的一手和二手著作，還有一些有關台灣佛教、及女性與全球佛教運動的英文著作。²

一、主要因素

有許多因素可以解釋爲什麼台灣擁有全世界最多合格剃度的比丘尼，以及佛教組織何以能那麼迅速地在本地生根。第一，在清代以及日本統治期間（一八九五～一九四五），有大量的素食婦女齋姑，日本佛教團體在台灣也相當活躍，這些齋姑大多是俗衆，並未剃度，但即使如此，她們之間也可能被以

日本佛教的方式剃度。無論如何，台灣存在著大量的女性俗眾，在一九五二年之後她們之中有許多人以中國佛教的方式剃度了。

第二，台灣的觀音信仰。〈菩薩總是微笑、沈靜、溫和、柔軟，像一個從不休息的母親〉（楊麗珍，《人生》，2002年3月，二二三期，頁62），代代以來，台灣的百姓在許多不同的人生情境中向觀音膜拜、祈求保佑。他們也可能閱讀過各式各樣有關觀音的故事，那些故事中勸人遭遇到家庭及個人的困難時應該忍耐。余均芳這樣寫著：「觀音信仰其實為儒家的家庭價值提供解釋。」這種信仰並未挑戰社會政治的現狀，因而能夠在台灣流行。（Chun-fang Yu,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va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93）

第三，從日據時代以來，台灣便建立了男女同校的教育系統，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後，教育系統的現代化（像九年的義務教育），使得男女受教育的比例非常之高。

第四，一九四九年從大陸渡海來台的僧侶，因為數量不多，而且與本地社會沒有多少關係，除非他們與國民黨或是中國佛教協會有聯繫，否則這些僧侶必須與本地的女性出家人及廣大的在家女信眾的組織合作。

第五，一九四九年渡海來台的僧侶

帶來了中國的大乘佛教傳統，包括比丘、比丘尼的規約，他們開始將台灣的佛教中國化、建制化。在戒嚴及白色恐怖時期，這些僧侶通常是秘密地進行宣教，如果他們沒有政治力量的保護，動輒會被壓制或逮捕。

第六，印順法師宣揚「人間佛教」大幅地振興了大乘淨土的佛教傳統。

第七，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佛教界開始學習天主教與基督教吸引信徒的方法，在職校、高中、大學成立了大量的社團及獎學金，並刊發了大量的通俗讀物、佛經、佛曲，及講解教義的錄音帶和錄影帶等。以這些方式吸引了許多新的僧侶。

第八，在一九六〇及七〇年代，一些具領導地位的高僧提倡比丘尼的教育與訓練，像印順法師、星雲法師，大力鼓吹男、女僧侶之平等地位。這與其他國家佛教世界的情形是相反的。

第九，一九七〇及八〇年代台灣社會的急速變化：一方面是經濟起飛，二方面是老百姓能自由地進出國門並到各地旅行、遊學，三方面是解除戒嚴之後民間社會的發展，以及內政部和中國佛教協會對台灣佛教界的控制的減除，都對台灣佛教的發展有深刻的影響。

第十，西方的女性主義對台灣社會之影響，以及比丘尼出國唸書。（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有些男性學者認為這是一個「主要的因素」，但是女性出家人

對這一點的反應相當矛盾，相當遲疑。這一點等一下還會談到。)

第十一，從一九五二年第一個比丘尼正式剃度以來，在過去幾十年中，大量比丘尼努力工作，一些具領導地位的高僧對她們產生同情，現在比丘尼在台灣社會中享有相當高的社會地位，而且在佛教界以及像教育、出版、大眾傳播等世俗事務中，扮演著領導性角色，這與她們在傳統中國的地位完全不同。

當我與許多比丘尼談及上述種種因素時，她們比較願意強調她們長年的努力、訓練，還有她們爲了實踐幾個世紀以來大乘淨土的理想所作的犧牲奉獻，而比較不認爲是台灣的觀音信仰、西方女性主義的影響、或是政府終止戒嚴法等常常在各種專家學者的研究中被提到的因素。

二、「為什麼成為比丘尼？」

雖然有些出家的女性是從傳統佛教家庭出來的——這些家庭所信奉的其實是通俗宗教，拜觀音是主要的活動。但是事實上，許多後來出家的女性參加過學校的佛教學習團體。這些青年人，不管是學藝術、科學、企管、電腦、或是具有職業背景，最初多是被宗教性以及理想性所吸引，希望透過研習佛學而能找到一種因修身而達到啓悟的路子。

還有許多年輕女性在離開層層呵護的家庭及學校而走入社會時，面臨了自

我認同、家庭、社會關係等種種危機，可能會想出家。不過這一類型的人還要通過寺院見習階段的種種嚴格的觀察、考驗與評估。

有些傾向寺院生活的年輕女性是那些具有諮商、醫療以及教導幼兒的才能的人，還有一些是教師，她們覺得自己已經面臨一些人生重大的瓶頸，只有宗教，尤其是佛教，可以讓她們探尋一個在世俗知識以上的境界。她們通常不滿意過去在戒嚴時期所受的教育，認爲那個時代的教育缺乏精神性以及批判精神，只是教導人們如何盡忠黨國及三民主義。接觸到佛教，使這些年輕女性覺得自己好像接觸到光與熱、填補了智慧與精神上的空虛。有些人則是覺得如果脫離家庭進入寺院，同時可以完成其他的志業，像從事研究、出版、傳播、藝術、社會工作、教育、非營利工作、社會運動等等，一舉兩得。

另外一個吸引人的原因是，佛教組織經常資助女性出家人讀研究所或出國深造，對那些沒有充足的經濟資源或家庭支持的人，這是她們得到更高學位的唯一機會。不過，無論如何，人們並不需要成爲比丘尼才能追求她自己的志業，作個俗家弟子還是可以達到她們的目標。所以，見習前與見習期間的嚴格考驗，是爲了篩選出那些可以過著紀律的、集體靜坐、獨身的清修生活的人。不管僧侶們所從事的是那一種世俗的活動，但其目的都是爲了弘揚佛法。

學者總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經濟實力雄厚、社會聲望高的佛教組織（也就是所謂的「山頭」），並根據這方面的研究對台灣佛教逕下論斷。但是事實上，我們還應注意到台灣還有無數的小道場，它們遠離城市的活動，但還是吸引了許多年輕女性加入。這些寺院通常是由五十歲以上的比丘尼所主持，強調的是冥修生活，除了被請去主持喪葬儀式外，她們很少介入社會活動。所以深入探討寺院之間的差異性是非常重要的，藉此可以確定「人間佛教」到底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說已經成為、或將成為台灣佛教的主流。

三、有關女性特質與女性主義問題

這裏準備探討兩個主要的問題：第一，台灣的女性出家人究竟能不能算是世界性的女性出家人運動中一環？（這股運動強調的是加強女性出家人在佛教世界中的角色及男、女僧侶之平等地位。）第二，台灣的女性出家人是否認同台灣的女性主義運動？（這個運動主要強調男女平權等議題。）

最近幾年，世界各地的女性出家人有一股要求男女平權的運動，爭論的焦點之一是佛教經典及註釋中隱含著歧視女性的意識，爭論的焦點之二是強調女性出家人的教育、訓練以及完全剃度的權利（前面提到，這只存在於大乘佛教的傳統）。

在佛教經典與實踐中，從一方面說，確實提到不論是男是女，衆生皆有佛性，衆生皆可頓悟，而且比丘與比丘尼穿著相似的衣服，也都剃光了頭，頭上都有戒疤，他／她們的法號也沒有性別之分，甚至像「大丈夫」這樣的稱謂，可以用於比丘，也可以用於比丘尼，而且在佛教儀式中，不管男性或女性僧侶皆可以參與或主持，他／她們也都可以收信徒，都可以成為住持，可以在佛教事務上投票等。

但是在另一方面卻也出現不少厭惡女性或歧視女性的例子，除了負面的描述女性為有「惡業」，或是認為除非女性reborn in a man's body，她們不可能真正開悟。甚至還有一些歧視性的規定，像比丘被要求要守二五〇條戒，而比丘尼則要守三四八條戒；男住持可以兼收男、女弟子，而女住持只能收女弟子；在八敬法中，比丘尼的位階比比丘低等等。

即使如此，因為有前述的十一種因素，台灣的女性出家人社群仍高度發展，比丘尼的數目字仍是超過比丘，而且形成台灣公民社會的領導層。由於台灣保留而且進一步推展了女性出家的規定與儀式，建立了傑出的比丘尼社群，台灣的佛教在全世界女性出家社會中，扮演一個核心的角色。

那麼，她們是否認同於台灣的女性主義運動甚至與之合流？有些人在觀察了一些能幹的女性所組的社群，可能會說

「是」。看到婦女在烈日當空下辛勤工作，或是看到她們早晚間敲鐘打鼓所表現的體力與耐力，可能會馬上用「女強人」來形容她們，但事實上並不那麼簡單。

在我的訪談過程中，我發現許多大師會強調，台灣社會的現代化與解放，開啓了更多元的機會與選擇，使得婦女不必然只能走婚姻與家庭一條路。他們說，從此婦女可以「走出廚房接受教育，自我獨立，不必再倚靠自己的丈夫和家庭」。當我問新近比丘尼她們為何選擇寺院生活時，她們會答說：「這樣，我可以不只是服侍丈夫、孩子、親戚，而是貢獻更多的時間、精力、才能給更多的人和社會。」所以，重點仍然是服務他人。除了自我的心靈追求與修身之外，還有一個功利的理由。

當我再追問下去時，會發現許多比丘尼有一個根本的中國式的女性觀點。這並不令人覺得奇怪，既然她們都生於台灣社會，長於台灣社會，她們很自然地會把社會中的性別觀點當作天經地義。由於儒家文化的影響，又加上中醫理論的強化，她們相信女性天生就是柔弱的、體質上易受傷寒的、月經及生產使得她們更加脆弱。即使是大量女性在教育、事業、政治、各種職場上及宗教活動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之後，即使在男女平權的觀點日益興盛並且落實在政策、法律及公共意見之後，人們仍舊秉持這樣的想法。

當人們問到，為何台灣有這麼多比丘尼時，我們會聽到比丘尼們這樣說：

- 婦女比較有同情心。
- 因為婦女比較有耐心、有耐力、能注意細節，所以她們比較能通過嚴格的佛教訓練。
- 因為儒家文化中對男性成家立業有所期待，所以男性有較大的壓力要為工作及家庭奮鬥，所以男性出家的人數比女性少。
- 在天性上，婦女比較適合於關懷照顧，而且比較能勝任心理諮商、心理治療方面的工作。
- 女性更適合於社群生活，因為她們比較不突顯自己，比較能犧牲自我。
- 女性天生上比較適合從事文化、教育、佛教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 比丘尼展現了台灣婦女「堅定、自持、辛勤工作」的特質。
- 在台灣社會，比丘尼之所以能比較成功地宣揚佛教，是因為她們特有的「溫和的女性特質，使得人們有如沐春風的感覺」。

依照上述的陳述，人們可以發現，台灣女性出家人的長處正在於她們與男人「不同」，這些女性的特質：溫暖、慈悲、愛好和諧、有耐心、忍耐、犧牲，與佛教的理想相吻合，所以女性比男性更合適於寺院生活。這種觀點與西藏等地的佛教傳統完全相反，在那些地方，人們認為女性的特質是佛教生活

嚴重的障礙。甚至可以說在中國的佛教中，印度、西藏一系的二分法——「女性智慧、男性慈悲」，正好倒轉過來——「男性智慧、女性慈悲」，而「女性慈悲」的觀點正好合乎中國女性主要的特質。在印度，觀音是被描述成一個男性，而在中國，則是被描述成是雌雄同體，或是一個女性。（比如說在佛光山，觀音像是放在比丘尼的宿舍，而文殊是放在比丘的宿舍。）

台灣女性出家人與西方婦女運動強調「自我理解」（self-awareness）及為兩性平權而抗爭的理念有所不同。她們的行動目標與女性主義者的行動目標也沒有多少交集。比丘尼們是為台灣社會整體的純善而努力。除了爭取女性獲得更高教育權，以及讓婦女充份發揮其潛能之外，她們並不特別突出女性的議題。到目前為止，除了釋昭慧、釋性廣之外，還很少人稱呼她們自己是「佛教的女性主義者」。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當一九五〇、六〇、七〇年代剃度的女性出家人不再活躍，目前年齡還在四十歲以下的女性出家人可能會較為緊密地與台灣的女性主義運動相結合。（現在，有一些比較年輕的比丘尼或sramaneriika在大學修讀女性研究的課程。）當然，這也要取決於台灣女性主義運動者如何定義她們自己及未來的方向。目前，我們可以看出，世界女性主義運動有兩股主要的力

量，一股是要求男女平權並淡化性別差異，強調一個普遍的「人類」通性。第二股是強調女性所謂自有的特質，像和諧、慈悲、無私、合作、溝通、關心他人，並希望在全世界推展這些特質於政治與社會事務上，以對抗男性所謂侵略的、疏離的、競爭的、缺乏溝通的特質。

所以，一切取決於「女性主義」的定義。像慈濟功德會宣揚女性特質，強調女性等於「母親」，強調自我犧牲、無限耐心、對他人的慈悲等，她們的主張可以被看成保守、反動，但也可以看成是一種進步，因為慈濟功德會把原來帶有私性的女性特質帶入公共領域，不但為原先沈默的女性帶來了活動的能量，同時也改變了現代公民社會中兩性的心態與行動。

四、結論

目前為止，我還無法非常清楚地定義civil society一詞，它被譯成「民間社會」、「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公民社會」這個譯法比較符合這個名詞在西方的定義，那是指「一個個人自由活動的領域，這個領域獨立於國家與家族關係或封建紐帶的藩籬」，這個領域包括中產階級以及私人的自發性組織。³「公民社會在社會與國家之間扮演了一種聯繫與媒介的功能，通常提供一種抗衡國家的力量」⁴。關於「公民社會」的爭論非常多，人們爭論「公民

社會」究竟是不是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以及後共產時代東歐與蘇聯特有的現象，或是所有民主社會所共同擁有的特質。中國歷史上是否曾經出現過「公民社會」？台灣是不是已經有了所謂的「公民社會」？

羅伯特·威勒（Robert Weller）認為台灣婦女以及佛教在型塑公民社會的過程扮演了積極的角色，這一番評論對我的討論有所幫助。他說在台灣出現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公民社會。「公民社會通常被與個人的自發的選擇聯結起來，而不談（公民社會）與某種傳統社群紐帶的關係」（頁139），但是，在台灣，雖然也受到西方潮流的影響，實際上是建構了一個由宗教、親族、政治派別形塑的一種「在地的社會資本」（頁140）。他認為女性對台灣的「公民社會」的形成有很大的貢獻。他說「（她們）持續不斷地在非正式的部門扮演領導性角色，把地方組織推到全國，創造了政治變革的潛力」。威勒強調，「大陸或台灣的宗教發展都出現了一個特色，那就是女性扮演了公共性的角色」。雖然並不是所有的宗教團體或寺院都像公民性組織（civil organization）那樣運作，但威勒相信一些新的佛教團體確實是公民性組織，因為「它們將道德價值普遍化，形塑了不再受地緣限制的新社群」。（頁 88, 93, 140）

最後，到底台灣的佛教團體與Thich Nhat Hanh（一行禪師）等人所領導的

Engaged Buddhism（入世佛教，這個佛教運動是在一九六〇年代起源於越南，深受太虛與印順的啓發。把它的越南名字nhap gian phat giao譯成中文便是「人間佛教」）有何關係？那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發表於《第四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研討會論文集》

註釋

1. Before 1986, all religious groups had to register as lawful organizations with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MOI), while each year the number of fully-ordained nuns and monks was registered with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AROC. After 1986, monasteries holding annual ordinations were no longer required to register with BAROC, although most do. Also, the MOI's statistics are vague and may not distinguish Buddhism from popular religion, etc.
2. I interviewed Master Wu Yin, head of the Luminary Buddhist Seminary in Jiayi; Ven. Ming Jia of Jiayi; their disciples; Ven. Heng Ching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Ven. Jien Shen of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Ven. Shan Hui of Chien Kuang Temple; Vens. Guang Guo and Xian Yue of Ling Jiu Shan Monastery; Prof. Jiang Canteng; Prof. Lu Hweisyin; and Professor Li Yuchen. Many thanks to Dr. Dominique Tyl of Fu Jen University's Socio-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who carried out a phone survey of Taipei Buddhist temples.
3. Robert P. Weller, *Alternate Civilities: Democracy and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p. 14.
4. Timothy Brook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NY: M.E. Sharpe, 1997), p. 9.

千載沈吟：新世紀的佛門女性思維

宜蘭社區大學講座摘記

■ 講者：釋昭慧／紀錄整理：姜富貞／時間：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一八日／地點：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由我今天的演講主題「千載沈吟」，大家應該就可了解，歷經千載卻依舊令人沈吟，其中必有不平之處。所謂「不平則鳴」，所以我在佛門中面對男女不平等的問題，不管對內對外，從來不肯緘默，自甘為衆矢之的，這可以說是時勢使然，起自一種不公平、非正義的現象存焉。不管是社會的人士看待佛門女性，或是佛門中的比丘看待比丘尼，普遍存有不平等的問題，所以我忍不住出來講些不中聽的話，很自然的就會造成某種緊張和對立，接著就會引來某些人對我的「關切」，當然，也帶來一些正面的影響。

在台灣，比丘尼因為素質好、形象佳，在慈善、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有重大貢獻，表現非常傑出，所以深受社會尊敬，由天下雜誌所做的民調顯示「台灣人民最信賴的人是證嚴法師」就可獲得證實。但是台灣的比丘尼其實是世界佛教的異數，是佛教女性族群的特殊現象。回顧漫長的漢傳、藏傳與南傳佛教史，甚至追溯到佛陀滅度後的印度佛教史，女性是受到歧視和打壓，卒至在某些地區完全絕跡的。今天全世界只有漢傳佛教（指傳到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地之佛教系統）還有比丘尼碩果僅存，至於藏傳佛教和南傳佛教（指分佈於斯里蘭卡、緬甸、泰國、寮國等地之佛教）早已沒有比丘尼了，一般人所看到剃髮的女性（西藏名為安尼，南傳國家名為八戒女與十戒女），並不具足完整的出家身份。

佛門女性受到歧視由來已久，不只是在教內，社會人士對佛門女性也是無情的。就以「尼姑」這個

帶有羞辱意味的稱呼來說，我已和這個名字纏鬥了十幾年，希望大家能改稱為「尼師」或「比丘尼」，正如原住民不喜歡被人稱做「番仔」一樣，我們也只是希望獲得基本的尊重。但還是有人認為叫一聲「尼師」會被佔便宜，因為那不是他的老師。奇怪的是，為什麼「牧師」大家可以叫得很自在，尼師就不行？歸根究底，還是歧視的心理因子在作祟，不願意給佛門女性一個禮貌的名詞。

漢民族社會對女性早已存有歧視，而對佛門的出家女性，其歧視則往往更是加倍。這是因為，以儒家為主的家族文化認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因此只要不結婚，就是家族文化所建構的社會秩序的脫軌人士，自然應予歧視與譴責。「老處女」就是對這種人的羞辱稱呼，誰叫她脫離了社會秩序，不甘願成為別人的好媳婦、好太太，所以要用難聽的名稱來為她烙印上記號，讓她一輩子無法擺脫這種羞辱。同樣的家族文化，對比丘尼也有憎惡之情，因為這群人也是不結婚的，所以要叫她們為「尼姑」，給她烙印上比「老處女」好不到哪兒去的記號，讓她終生帶著被歧視的記號，如影隨形而不得超生。

歧視其實是無所不在的，別說像比丘尼這種長期受到歧視的族群，就以這次肆虐台灣的SARS風暴來看，連昔日被人捧得高高的醫師，和被稱做「白衣天使」的護士都被當成煞星，這個社會

何其殘酷！以前只要認識醫生，就感到與有榮焉；見到護士如見到活菩薩。如今看到醫生和護士，卻是避之唯恐不及，甚至連醫護人員的家屬都受到歧視與排斥。

於是我們會發現：歧視是人類和平與正義的重大負擔，而且無所不在。有時候表面上我們只不過是在傷害一個與自己無關的族群，但只要歧視存在，自己就有可能成為下一個歧視心態的受害人。從本次SARS風暴可以證知：即使只是打一個噴嚏，多咳嗽幾聲，都有可能使我們在公共場合受到排斥與譴責。我們不知道何時會成為下一個被歧視的對象，在歧視無孔不入的情況下，沒有人是安全的；我們的親人、朋友也隨時有可能成為被歧視的對象。SARS其實是我們的嚴師，提供我們省思的機會，讓我們了解：任何一種歧視，本質上都是惡質的心態。

相對於教外，教內對女性的歧視更為嚴重——我必須再次強調，在台灣的比丘尼是一個特例。因為她們在弘法利生方面，確實交出了亮麗的成績單，並贏得了社會的信賴，而且很多社會人士是因為被比丘尼的志業之所感動，而成為佛教徒的；證嚴法師一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攝受四百萬以上的慈濟功德會員，就是最好的證明。這些人過去可能對佛教只是一張白紙，甚或不排除有些惡感，但是他們轉而接受佛教，就是因

為證嚴法師以一介比丘尼的身份，讓他們感受到仁慈與智慧的品德。在台灣，無論是男眾還是女眾，對比丘尼都是較為尊敬而信賴的。

此外，女性溫柔慈悲、忍苦耐勞、謙讓合群的特質，也是比丘尼在台灣闖出不只「半邊天」的原因；反觀男性，各自出頭，很難共處，而且出家後又被拱得高高地，一些粗重的雜役不屑一為，道場經濟很自然的就由女性撐持。我在爭取佛門男女平等的過程中，發現女性柔順、不與人爭的特質常使女性吃虧，所以一些教會的理監事選舉，女性都只是投票部隊，甚至有些教會還明訂：理事長只能由比丘擔任。也就是說，女性的溫柔敦厚，不與人爭，原是良好的品德，但有時候卻反而會成為助長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幸好現在情況稍有改善，有長老尼告訴我：受到我「佛門兩性平權運動」的鼓舞，去年在中國佛教會理監事改選時，為比丘尼爭取到了兩席常務理事，這是一大進步。

會開始從事這個運動，是因為我看到太多令人困惑的不平等現象：年輕比丘不會禮讓年紀、資歷足以當他祖母或師公的長老尼，吃飯坐上座，行路走前面，照相坐中間，理所當然的事事搶第一，就因為他是「男性」嗎？修道者不是應該更加謙虛的放空自己才對嗎？但我卻處處看到男尊女卑的階級意識。然而慢心的滋長，又豈祇是針對女性而

已？出家人認為自己地位高於在家人，比丘認為自己地位高於比丘尼，比丘尼認為自己地位高於沙彌尼……。歧視的本質是一樣的，只要你承認它的正當性，它就可能在任何情況下出現。於是這種階級意識，不但害人，並且害己，讓這些修道人活在虛矯傲慢或自卑自貶的兩極化情愫之中，自己既不健康快樂，更不能帶給人健康快樂。由於這種原因，我義無反顧挺身而出。

有人質疑我是在為自己身為女性的利益著想，其實事實正好相反。因為我過往曾為護教或護生做一些事，使得長輩、朋友們很愛護我，而且我還曾高票擔任過中華佛寺協會常務理事（只比理事長少兩票），如果我真想到自己的利害得失，大可不必發起這個運動，否則得罪了一竿子比丘，我下次還想被選上嗎？

要更正一個扭曲已久的現象，不是光喊口號或吵一吵、鬧一鬧就好了，我往上追溯，務求斬草除根，才能正本清源。在佛教源遠流長的歷史中，規定出家女性要對比丘行八種敬法——也就是「八敬法」——這就是佛門的男女不平等條約。我在兩年前發起「廢除八敬法」運動，由於保守封建的佛教中人主張「八敬法是佛制」，使得這些歧視條款成了不得被挑戰的神聖權威，愛護我的朋友往往勸我不要碰觸「佛制」，以免引起爭議，但我偏是要從學理來證明：八敬法大有問題。

在介紹八敬法前，我要先說明一下當時的背景。佛陀是男性，出家後第一批跟隨他的弟子也是男性，他們在環境惡劣、安全沒有保障的情況下到處行腳苦修。後來佛陀的姨母大愛道皇后率領一群貴族女性，懇求隨他出家，但佛陀考量當時的主客觀環境因緣，無法答允所求，最後在阿難的仗義請求下，佛陀才應允了。但是經典到此卻告訴我們：佛陀的答應是有條件的——女眾必須行八敬法。這雖是經典所載，但我偏是要質疑：怎麼可能在那時就出現八敬法？大家只要聽完我的分析，就可明白我為何這麼說。

首先，比丘尼必須「二部僧中受戒」，這就是說，當女性要出家時必須先經過比丘尼僧團的10人小組做資格審查，然後當日再送到比丘僧團的10人小組覆核。我們可以理解當時比丘尼僧團成立不久，資歷太淺，所以請比丘幫忙把關，可是，這是義務，不是權利，如今比丘尼僧團已成立將近兩千六百年，經驗豐富，自己有獨立審核的能力，就更是沒有勞駕比丘僧覆核的必要。

第二，「比丘尼不行八敬法要嚴格受到僧殘罪（第二嚴重）的懲罰。」（在僧團中，最重的懲罰是趕出僧團）這也很奇怪，因為佛教的規矩一向是「隨犯而制」，意即，必須是比丘尼僧團已成立了，而且有人犯戒，才有可能制定這個罰則，怎麼可能會未犯先制

呢？而且由經典來看，即使不行八敬法，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用第四類、第五類的罰則就夠了，何必用到第二類的重罰？還有，同樣不行敬法，在戒經中也只是波逸提（第四類罰則），連罰則都不一致，可見是後來有比丘藉此加重懲罰，嚴格管教，以達成控制並壓抑女眾的目的。

第三，「雖百歲（指出家受戒一百年）比丘尼，見到新受戒比丘，都應該恭敬頂禮。」大家想像一下：紅樓夢中，賈寶玉年滿20歲出家，若賈母80歲，已經出家50年了，見到小孫子賈寶玉，反過來要向他頂禮，這是不是豈有此理？這該如何解釋？應該是當年大愛道貴為皇后與佛陀姨母，率領貴族女眾出家時，佛陀把對她們的教育工作交給比丘來承擔，但因為怕這些女眾還保有貴族氣息與階級意識，所以佛陀交代大愛道，要不計過往的尊榮，把這些比丘當成「老師」來禮敬。兩者之間建立的是師生關係，而不是男尊女卑的關係。但時過境遷，這樣的條文早已不適用，而且遺害甚大。

因為比丘要負責教導比丘尼，所以接下來幾條都和教誡有關：四、「比丘尼每半個月要請比丘來教誡」，比丘尼要主動請比丘來僧團教導，這也是義務，不是權利，但很多比丘認為比丘尼就是應該受他們管制，於是將此視作支配或凌駕比丘尼的權利了。五、「比丘

尼安居的時候不可離比丘太遠」，原來古修行人是到處行腳參方，未必能定點安住的；後來佛陀規定：每年有三個月要定點安住來專力修行，這就是「安居」制度。定點修持的時候，是僧教育的良好機會，所以佛陀要求女眾，安居的時候不可離比丘住處太遠，以利求教。六、安居結束後，還有個良好制度，就是讓大家坦然發露彼此的過失，讓自己有改進或說明的機會，這叫做「自恣」。本法規定：在比丘尼僧團行自恣完畢，還要到比丘僧團中行自恣。總之，這以上數條教誡條款，可能是因為當時比丘尼出家時日尚短，教法、戒律各方面，都需要經驗豐富的比丘給予指導，有些問題也要請教比丘，才能解惑。但我還是必須再次強調：這些其實都是比丘幫助尼眾的義務，為什麼卻全變成了比丘掌控尼眾的權利？

接下來：「比丘尼不得說比丘過，但比丘得說比丘尼過。」這不是很荒謬嗎？有過失應該互相勸諫，連總統做錯事都會挨罵了，但比丘卻是人們說不得的，那他的習性如何消除？修行又怎會進步呢？我非常懷疑這條是後人偽造的，因為我在律典中看到：大愛道曾向佛陀舉發言行不檢的比丘，佛陀不但不阻止她，反而將犯過的比丘責備了一頓。由此可證，佛陀並未說過「比丘尼不得說比丘過」。另外，在比丘的戒律中有二條「不定法」，允許可信的女

信徒舉比丘罪；何以女信徒可以說，比丘尼卻不准說，顯然這是在壓制和歧視比丘尼。最後，「比丘尼不得罵謗比丘」，這也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一條，因為在佛教的戒律中，本就規定比丘和比丘尼都不能罵人，這條規定豈不顯得有些多餘？

其實佛陀對女性是寬大慈悲的，但是跟隨他的比丘卻不是人人如此。受到印度文化極度男尊女卑（比中國更甚）的觀念影響，許多比丘看不慣女眾竟可獲得出家身份，與他們平起平坐，所以在佛陀滅度後，立刻對阿難展開秋後算帳，責備他怎可幫女眾爭取出家；他們想辦法壓制這些女性，除了制定越來越多的比丘尼戒嚴格管控外，還不斷對女性洗腦，說女性天生業障重、善根淺，甚至說女性出家會令「正法只能住世五百年」等，讓女性自慚形穢。當所有經典的集結權、解釋權都掌握在比丘手上時，我們就不難想像比丘尼的艱難處境了。所以自佛滅後，比丘尼僧團就逐漸萎縮。尤其甚者，我認為八敬法中的「二部僧受戒」，是造成比丘尼消失的最大主因。只要握有生殺大權的比丘有默契，不讓女性通過審核並予授戒，比丘尼就會自然消失，到最後僅剩漢傳佛教還有比丘尼存在。

雖然在藏傳與南傳佛教，還可以看到一些不僧不俗的女性（八戒女或十戒女），但她們經常形同比丘的女傭，地

位卑微。反觀台灣，由於社會民主而開放，女性能在正常的情況下，發揮自己的才能，因此佛教女性（特別是比丘尼）表現傑出，正好顛覆了上述對女性不利的種種說法。儘管如此，至今八敬法依舊存在，我之所以用「千載沈吟」當做主題，正是因為，對敬法的質疑，這是大愛道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已提出的老問題，我只不過是踵繼其後而已！也因此我發起廢除八敬法運動，並且在一個研討會上，以撕揭八敬法條文的方式，正式訴求佛門兩性之平權。當然，後來免不了又引來許多人對我的「關切」。

在我提倡廢除八敬法時，也有比丘尼表示反對，她們認為頂禮比丘可以調伏慢心。但即使她調伏了自己的慢心，實際上卻助長了比丘的驕慢，於心何忍？只知自利而不顧利他，這也不符合佛陀的教誨。謙卑和自卑不同，謙卑是來自對佛法的體悟，深深了解所有成就皆來自眾緣促成，不敢伐善施勞；而自卑卻是以自我為中心而與人較量的結果。往上比，我不如人就諂媚之，往下比，人不如我就欺壓之。修道應該是要去除自大、自卑，要有觀照緣起的智慧，而自然產生謙卑的美德。

曾有人怪我將家醜外揚，但這就是我的用意，我不希望廢除八敬法運動變成茶壺裡的風暴，我希望把它攤開來，讓社會人士用現代的社會標準一同檢視

它的公平性。我也不認為這只是佛教的問題，事實上全世界的宗教都成立於父權時代，也都有相似的問題，我們何不坦然面對？這個運動只是一個分水嶺，代表台灣的佛教界更進一步，正式向兩性間的不平等條約宣戰。我深知世間沒有一勞永逸的事，這個運動也不會立見成效，但至少我很欣慰的看到，已經開始有緩慢而漸進的改變。

這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戰爭，作戰的對象既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力量，又是藉助「聖言」的權威力量，任一者都頑強而綿密，讓人無從抵抗了，更何況是文化與聖言之兩者雙管齊下呢？所以這場戰爭，既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但我不會遺憾，因為，只要我曾經奮鬥過，在那一刻我就活得很有意義了。◎

九二、七、十七 修訂於尊悔樓

記有關「廢除八敬法」的一場論辯

■ 釋性廣

2003年9月6日，於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行「第十四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本次發表會由玄奘宗教系主辦，各佛學院所學生共發表26篇論文。昭慧法師與筆者均到會擔任評論人。此中，昭慧法師應邀於當日上午為釋德聞比丘尼之〈八敬法存廢問題之探究——從緣起無我的觀點談起〉擔任評論人。筆者覺得昭慧法師的看法，可以為佛門女性運動，留下一些文字紀錄，因此事後憶述如下。

當日法師評論的重點有八：

1. 作者勇於以真名發表該文，並為撰作該文而努力閱讀昭慧法師之相關著作，較諸一些不敢露出真名，文章所批評的對象也不敢大方說出是誰的「贊同八敬法」之著作，因其敢做敢當而殊為難得。

2. 但作者思路不清，佛學程度不足，世俗、勝義二諦之層級不明。所以全文錯誤太多，無法細列。舉例而言，戒學是為尚有無明與我慢的凡夫而制訂的，希望以合理的行為規範與制度，來導引學人逐漸減除煩惱。而作者卻先預設了「只要具足緣起無我智慧，制度並不重要」之立場，然而「具足緣起無我智慧」則是「無學」，又何必再談什麼「奉行八敬法」？既然制度並不重要，又為何堅持「非奉行八敬法不可」？

3. 作者完全無視於制度可以導引人心向於光明或趨入黑暗之因緣，以及不良制度可以導致罪惡與苦難的關鍵，而侈言「制度並不重要」，此一說法如果可以說得通，那麼納粹屠殺六百萬猶太人，我們豈不應作如是觀：只要納粹具足「緣起無我」的智慧，他們是否實行屠殺計劃並不重要；只要猶太人具足「緣起無我」的智慧，他們是否被屠殺也不重要？果爾如是，則無怪乎社會人士批判佛教無血無淚，無視於是非善惡，無益於社會家國了。

4. 作者口口聲聲「廢除八敬法」只照顧到「緣起生滅」而未顧及「緣起還滅」，但昭慧法師提倡「廢八敬法」之理由，明確提及不宜以不合理的制度來強化修道人的我慢與無明，認為要以正確的制度來匡正無明與我慢的心靈，去除無明與我慢，這不是「緣起還滅」又是什麼？反而從作者全文，卻完全看不出「奉行八敬法」與「緣起還滅」的因果關係。

5.作者只回應了昭慧法師有關「罰則不一」的質疑，其提供之解答謂「原先可能並無罰則」，則正巧證成了「八敬法」並非佛制之主張。但昭慧法師針對各項敬法之矛盾與錯誤所提出之種種質疑，作者卻完全沒有回應，顯然是在避重就輕。

6.作者於文中質疑昭慧法師：既強調僧伽制度的平等精神，又說八敬法不平等，顯然矛盾。法師反詰道：「當我已經考證而聲稱『八敬法非佛制』時，就不把它當作是正規合理的『僧伽制度』，當然不需要強作解人，來證明八敬法是平等的制度。只有認定『八敬法是佛制』的人，才須努力證明『八敬法是男女平等的律法』。而作者並沒有於文中提出堅強的理由來證明此點。」

7.作者引昭慧法師所述「體悟緣起的六種人格特質」，聲稱大迦葉已證得阿羅漢果，如何可能「厭惡女性」或詰疑阿難。法師反問：部派共許阿羅漢猶有餘習，為何大迦葉不可能犯這樣的錯誤？且作者亦迴避而不處理導師與法師所提出的「大迦葉於結集會上舉阿難六個突吉羅」之問題。

8.法師最後指出，女性主義先驅西蒙娜·德·波娃曾說：「世上所有壓迫中最基本的壓迫形式，就是性別歧視。」身為女性而樂於受不平等條約之規範，並極力合理化此諸帶有強烈性別歧視意味之規範，這已是一種「虐待狂」與「被虐

狂」之間的共犯結構。

德聞法師於回應上項評論時，為之語塞，只能不斷重宣自己「相信」八敬法能導引修道正途之口號，並以「業障」說來回應一切質疑。該場次之聽眾發言極其踴躍，咸對作者錯解「緣起性空」義，而以宿命式的「業障論」，來合理化不公不義之制度，與性侵犯事件之類的罪惡現象，表達強烈的質疑。

福嚴佛學院一位比丘法師（筆者已忘其大名，至感抱歉）發言表示：他很尊敬昭慧法師，並曾響應法師的佛誕放假運動，而且認為德聞法師的說法並不合理，但對廢八敬運動有兩點看法：

1. 方式是否可以溫和一些，比較不傷感情？

2. 印順導師覆中佛會函說：「八敬法是佛制」，不知法師作何意見？

由於時間不足，法師未及當場回答問題，會議就必須結束。會後筆者問法師對此二問題的意見，她說：方式若依然溫和，誰會理睬運動者的聲音？而我們之所以服膺印順導師思想，主要是因為它都有堅強的理據，而不是來自偶像崇拜。因此，「八敬法是佛制」這句話，只有結論而沒有推論，而且與導師過往在有關「八敬法」的議題上，具足綿密理據的看法，南轅北轍，我們當然會當作「事出有因」，同情理解導師意圖化解對立的苦心，但不會當作是無可置疑的真理來看待它的。



《千載沉吟》 在彼岸的迴響

來自中國大陸比丘的正義之聲

■ 釋德超

編按：自昭慧法師於2001年三月底提倡「廢除八敬法」之後，獲得教內教外之甚大迴響。吾人萬莫錯會此為「兩性戰爭」，事實上，只要是深切體會佛法之比丘，仍然多默默支持；但是願意站出來公開申援如星雲大師、傳道法師與文德法師者，即不多見，因為這要面對無比的壓力，必須具備強烈的道德勇氣。茲有來自中國大陸的德超法師，不但來函表達支持之意（已有一件來函刊於第62期本刊，第96頁），而且維護尼眾、力抗強權，其正義感與道德勇氣，令人欽佩無已！

茲徵得德超法師之同意，將其來函與來文刊登，以資證明：佛門性別平權運動，確乎不是「男人與女人的戰爭」，而是慈悲、智慧的兩性攜手合作，對抗不公不義、愚昧傲慢的一場「長期抗戰」。

一、敬致昭慧法師函

昭慧大士尊鑒：

首先至誠頂禮法師三拜！後學從不把你當一位比丘尼看待，你比無數的比丘偉大何止千萬倍，你完全有資格接受我這位後學比丘的頂禮！我不是偶像崇拜，而是你的所言所行（我經常上弘誓學院網站及必看每期的弘誓電子報，故知道你的所言所行），是一個真正的菩薩行者（也許你就是觀音菩薩的化身，故稱你為「大士」），是完全值得所有比丘學習和禮拜的，希望有一天後學能親自到弘誓學院頂禮法師並得到法師的教導。

法師，非常感謝您在萬忙之中，為我這個無名晚輩親自回郵，令後學非常感動！後學將盡形壽宣揚佛陀正法，及推動大陸比丘尼、比丘平等事業（臺灣因法師的不懈努力，已基本上達到比丘尼、比丘平等，但在大陸的情相況當不平等）。後學不希望得到法師什麼幫助，

只要得到法師對我精神上的支持，那就非常感謝了！

法師，後學雖然是男性（也許前世說不定也是女性），但從小就有男女平等的意識，只是在理論上得到充分證實，是看了法師所著的《千載沉吟》一書，該書實在寫得太好了。現在後學必讀每期弘誓雙月刊（從網上讀）、弘誓電子報，尤其喜歡法師的文章，我都複製下來單獨裝在一個文件夾。後學不但對法師推動男女平等運動表示支持和敬佩，其他如護觀音運動、呼籲佛誕放假運動、反對某山頭長老妖言惑眾、支持某寺院比丘尼反對惡比丘侵犯她們等等，後學都非常敬仰。最爲了不起的是法師對待政治立場，該讚歎的就讚歎，該批評的就批評，既不依附於政權或諂媚巴結政治人物，也不對政權敬而遠之或有隱遁山林的避世行爲，法師把佛教的中道活學活用了。法師的立場很值得我們所有的出家人學習啊！

法師，後學在香港畢業後，本來可以在香港留下來，各種條件也比較優厚；也可選擇在沿海經濟好的道場；但想到雲南比較偏僻，經濟比較落後，佛學院畢業願意來雲南的很少，所以接受了雲南省宣威市佛教協會的邀請，來雲南做一點點弘法工作。來雲南已差不多半年，很多地方都走了一下，總體感覺迷信比其他省份嚴重，基本上所有寺院都有抽籤、卜卦等非佛教正信行爲。比

丘、比丘尼嚴重不平等，各級佛教協會極少有比丘尼擔任會長的，這一點整個大陸都是如此，因爲大陸的佛學院大多強調比丘應該領導比丘尼，甚至有的尼衆佛學院自己還強調「八敬法」，認爲自己是女身就是「業障重」，真是太可悲了。

有位比丘尼（中佛協的一位副秘書長，惟一能得到發言的女性）在一次中佛協開會發言時不但不爭取尼衆應有的權利；反而說比丘尼永遠都應該受比丘領導，永遠都應該向比丘學習。根據我到各地觀察（我到過整個大陸近三十個省市）我敢肯定地說，大陸百分之九十的比丘修行、道德都不如比丘尼，破大戒（主要是淫戒及貪汙寺院錢財）幾乎都是比丘幹的，很少聽說比丘尼破大戒的事。所以她說比丘尼永遠向比丘學習，真不知是真心話？還是爲了討好那些有權勢的比丘，還是有其他目的？向比丘學習什麼呢？

如後學現在住的寺院（後學只負責教學工作，不願擔任寺院行政工作，希望這裏的比丘尼擔當），同時從中國佛學院（院址在北京）請來了一位比丘，自己德行甚少（連漢族僧人的三大準則僧裝、獨身、素食都不能守持），來就要當住持（因佛協的人支持他），不尊敬比丘尼（雲南省大多數寺院都是比丘、比丘尼共住，極少比丘尼能當住持的，其他省份的寺院很少有男女共住

的），連比丘尼本身早就在這裏擔任的監院，他都要取消，說比丘尼掃掃地、看看殿堂、做做佛事就可以了，要用他找來的人，形成自己的勢力。

本來那位比丘尼都要放棄任監院了，因後學堅決支持比丘尼，並告訴她們男女平等的理論，還把法師著的《千載沉吟》給她們看，並告訴她擔任監院不是貪圖權利，而是維護寺院的正當權益，如用那個比丘指定的人任監院，對寺院肯定有危害，她才繼續擔任監院一職。後學在給居士講開示時，也告訴他們男女平等觀念，要他們平等對待比丘尼、比丘，經過幾個月的數次講解，已略有成效。後學將繼續努力維護這裏比丘尼應有的權利，決不讓那些貪得無厭的比丘得逞他們的私欲。

後學打算在適當時機把法師的《千載沉吟》複印給更多比丘尼看，希望大陸大部分比丘尼能看到這本書，使她們能從理論上認識到男女平等。不知法師是否同意複印《千載沉吟》這本書？煩請回函告知，因版權所有人是法師，所以須取得法師的授權。

法師，到此為止，拉雜太遠，勞煩法師的眼睛了。在此請代我感謝把後學郵件轉給你的心淳法師等工作人員。她們都是後學學習的榜樣，弘誓學院所有的師生都是後學學習的榜樣。再一次衷心感謝法師對弘揚正法、護教等諸多貢獻，後學將以法師、弘誓學團及淨空

老法師為榜樣，做一個合格的出家人，為弘揚正法、推動男女平等事業不懈努力！另外後學比較年輕（26歲），所學所知甚少，言語難免有不對之處，還請法師包涵、為後學指出來，請法師今後對後學多加教導，感激不盡！

恭祝

法安！

後學比丘：釋德超 和南

2006年1月2日

二、望佛門早日實現男女等

看了《弘誓》第六十二期林國良教授的「佛教內的男女平等問題」，給了我極大的震撼。是呀！我們作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現代比丘，還應抱著二千五百年前的「佛門禮節——八敬法」不放嗎？我們是不是太落伍於時代了？我們比丘，尤其是年青一代的比丘應該深深的反思。

自佛教創立至今，女性為佛教所做的貢獻是數之不盡的，很多在家女信徒的虔誠遠遠超過男性（現在信佛教的信徒絕大多數也是女性），很多皇后、皇太后、公主信佛，從而影響皇帝及皇親國戚信佛，他們有力地推動了佛教發展。唐朝更有女皇武則天大力幫助佛教，清朝慈禧也曾下令保護佛教。至於出家的比丘尼則有唐代的智首法師，她隨鑑真法師東渡日本，協助鑑真法師弘揚佛法，使佛教在日本大放異彩，傳承

至今；當代更有舉世聞名的證嚴法師，她所做的慈善事業普及全球，萬民受惠。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佛門一部分比丘看不到女性對佛教做出的種種貢獻，反而對二千五百年前的「佛門禮節——八敬法」情有獨鍾，抱著不放，自己不放也不准別人放，說什麼放棄八敬法的人是在「毀壞如來正法」。說此話的人真的想護持如來正法嗎？君不見佛門某些人做出的種種醜惡行為嗎？他們早就把戒律拋在一邊，為所欲為；為何不說他們毀壞如來正法呢？反而別人放棄一點「佛門禮節」就是毀壞如來正法，這是不是太厚此薄彼了？

從佛教「眾生皆有佛性」的思想來看，女性理應是應受尊重的眾生之一。女性的智慧、能力並不亞於男性，女性的熱心、慈心、誠心、勤奮等更超過男性，我們應擇其善者而從之，她們如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以慈愛和美麗來度化眾生、莊嚴世間。這個世間本來就是男女各一半，文明社會中，有修養的男士都尊重女性，主動提倡男女平等。孟子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因此我們比丘應提倡放棄八敬法，主動尊重比丘尼，我們才會真正得到女同胞的尊重。

在西方社會都有女士優先的共識，難道我們佛教還要落於人後嗎？還不如

人家以基督教為主的社會嗎？我們應奮起直追。

佛陀本為實事的需要而制戒攝僧，但佛滅後，經典的結集都由比丘完成，因此難免不會出現對女性甚至比丘尼不公的言論，如有的經典說什麼：「女人不能成佛」、「女人是汙穢的」、「女人經過的地方會山崩地裂、樹草都會枯死、江河也要斷流」，這些言論出於一切智的佛陀之口，實在讓人難以理解。女人不能成佛，為什麼她們生下的男人就能成佛呢？這不太奇怪了嗎？比如一棵樹掉下一粒種子，種子長大成樹後可以製成傢俱，而掉下種子的樹反而不能製成傢俱嗎？這說得過去嗎？硬要說女人不能成佛的話，那男人同樣也不能成佛；男人能成佛，女人就同樣能成佛。女人是汙穢的，男人就不汙穢了嗎？哪個男人不是女人所生，生的人都汙穢，生下的人就清淨了嗎？就不汙穢了嗎？要麼就兩者都汙穢，要麼兩者都不汙穢；決不可能一個汙穢，一個不汙穢。至於說到女人經過的地方會山崩地裂、樹草都會枯死、江河也要斷流，不知誰編出來嚇人的鬼話，我絕不相信是佛說的，如那些所謂的考證者硬要說是佛說的，那是對佛教、對一切智的佛陀極大的污辱。

現在人類已進入二十一世紀，男女平等、兩性平權是時代主流，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儒家的男尊女卑、三

從四德的思想已被時代拋棄，佛教對男尊女卑還要緊緊抓住不放嗎？毛澤東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講個一句話：「女人能頂半邊天」。在現今這個女權高張的時代裏，佛教不要把眼光放回到二千五百年前，佛教應走在時代的前端，按江澤民的話說叫「與時俱進」。

佛教天天都在喊人間佛教，人間佛教就應該和廣大群眾走在一起，和時代潮流走在一起。佛教不要再死守陳規落於時代之後，應引領時代潮流，永遠走在時代的前端，才不至於被人們說佛教是迷信的、落伍的、跟不上時代的。二千五百年前的佛陀，當時就走在了時代的前端，成了千古聖人。他首先打破四姓制度，宣揚眾生平等；他如是言也如是行，讓地位最低下的首陀羅也來出家，又是古印度第一個讓女性出家的聖者，這是何等的偉大、何等的超前。我們是佛弟子，應遵佛之所教，行佛之所行，才不愧為如來弟子，才是弘揚如來正法。我們四眾弟子應為「佛門早日實現男女平等」而努力奮鬥！



奉傳燈長老慈諭敬撰靜法寺大殿楹聯

靜影圓澄皓月清輝如如映現三千界
法身周遍溪聲山色歷歷演宣不二門

佛曆二五五一年（民國九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沙門昭慧奉傳燈長老慈諭敬撰

我不會再踏入此地一步

南傳佛教道場歧視比丘尼的痛苦見證

■ 潘聿殊

我以爲已經淡忘這件事，畢竟事情也過去一年多了。直到日前於某一機緣下談及此事時，我那伴隨著激動的言詞傾洩而出的，是憤怒與屈辱的情緒。才讓我警醒到：「啊！原來我沒忘記此事。」它始終在我心裡佔著一個位子，一旦遇事逢緣自會展露無遺。當初我選擇作一個沉默者，如今我願將之披露，讓諸衆聞此訊息，希望這遲來的聲援能多少喚起閱者之關注與支持。

九十五年六月底，我參加一個號稱由班迪達大師所親自指導的禪修活動（爲期十天），由於是中途進入，於尚不太清楚其作息及規定的情況下，暫時採取默默觀察與隨衆作息的方式，以期早日進入狀況。當時男女二衆打坐及經行是分開的，夜晚開示時則集中於禪堂，如今已記不清楚當時之確實作息，只知第二天早上當我等到早齋板聲響完而緩緩張開眼睛時，整個禪堂幾近空無一人。我一邊整理衣裳一邊想著：「哇！這邊的人動作好快！」然後慢步跨出禪堂跟在隊伍的最後至齋堂用餐。

到了中午，午齋板聲剛響起我即張開眼睛，整個禪堂又是幾近空無一人。那時候我的心情除了惶惑還帶著些微的憤怒：「報名參加禪修不就是希望自己於禪修上能有所增進嗎？爲何如此迫不及待的趕去齋堂用餐呢？」想當然爾，我又是排在隊伍的最後面。

隔天早上，爲了要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於是接近早齋那支香，眼睛採半開的方式觀察其他禪修者。約莫過了大半個鐘頭，只見陸陸續續有人在看時間，又過了幾分鐘；開始有人相續的離開禪堂，我一看時鐘，離用齋時間尚有約十五分鐘左右。「這些人到底要去哪裡呢？用齋時間又還沒到。」我心理想著，決定跟在她們（比丘尼及女居士）身後一探究竟。

走了一段路，赫然發現路旁已有一小隊伍（比丘尼在前女居士在後）在那裡排隊等候著，後到的人自然插隊而入且大都呈合掌姿勢。在這接近中午時刻，雖然微有樹蔭可供乘涼，但因時值盛夏故仍是酷熱難當的。就這樣一直等著……，直到鐘響了隊伍仍不動，似在等待什麼，約莫又過了幾分鐘，才看到南傳比丘在前、漢傳比丘、男居士依續排列的隊伍，慢慢走過我們隊伍的前面，然後才由我們比丘尼爲首的隊伍跟在後面進入齋堂。我邊走邊心裏嘀咕著：「這到底是怎

麼回事，為何女眾要提前十餘分鐘等候？又為何比丘尼要排在男居士後面呢？」禪堂裡座位之擺設亦復如是，不僅如此；甚至連小參也是分等級，佛世時所要打破的階級制度，想不到會在二千多年後的台灣重現，我簡直不敢相信這親眼所看的一切。許多疑惑在我腦裡盤旋著，這些疑惑直到第三天晚上女助理禪師重申，要女眾徹底執行先男眾十餘分鐘前合掌排列等候，並俟男眾完全通過再跟在後面的規矩；及稍後由班迪達大師開示時所提示比丘尼傳承已斷（亦即不承認有比丘尼）時才獲得解答。

然而隨著疑團的獲釋，不但衍生更多的疑惑，更對比丘尼們所受的待遇覺得不捨與不平。疑惑的是：佛陀所創覺之佛法是以「緣起」為原理的，而其導出的結論之一為「眾生平等」的生命論。既然眾生都平等了，那同為人類不分男女眾理當亦是平等囉。為何現今所受之待遇卻如此之懸殊？若以：「比丘尼之傳承已斷絕」為理由更是不能令人信服。佛制戒的目的無非是要令「正法」與「梵行」久住，今日不管是藏傳或南傳，以為把整套南傳制度搬過來，即叫做「回歸原始佛教」的人，罔視佛世即有比丘尼存在之事實，不思如何接續已斷之比丘尼傳承、反倒用種種理由來搪塞，使得諸多女眾無法「住持正法」。

誰才是最不遵守戒律的釋迦罪人呢？……不平與不捨的是：今日台灣眾多傑出之比丘尼發揮女性柔軟、耐苦、謙遜、持久力之特質，不管在建築寺院、教化信眾、學術、社會運動及慈善事業……種種

領域，皆交出亮眼的成績單，並贏得社會之敬重。而今天為了求法竟遭受如此不平等的待遇，在藏紅色與灰色的僧袍、男與女外相的差別下，相同的是平等的法性與弘法利生的心。本是同根生（皆為佛弟子），相煎何太急啊？

由於班迪達禪師與其他兩位禪師要先行離開，助理禪師事先已告知我們當天晚上要供養禪師，所以晚上聽課時大家幾乎都有備而來。連因隔天要上班想提早離開的學員也被要求供養完才能離開。雖然已有心理準備，但當四位禪師、三位穿粉紅色的翻譯及助理禪師一字排開來接受供養時，陣容之龐大還是挺嚇人的。

隔天早上我要離開時，寫了一張字條丟進意見箱裡：「我現在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我不曉得緬甸的情形是怎樣，但在我們台灣，比丘尼是被社會大眾所敬重信賴的。而之所以被尊重仰賴，不僅是因為比丘尼的身分，也因尼師們不管是在寺院建設及管理、學術、社會關懷、慈善志業、文化、教育……種種領域上皆有傲人的成就，加上尼師們本自具有的女性柔軟、耐煩及綿密之持久力的特質，猶如菩薩般不但撫慰著信眾的心靈，更是社會上一股安定的力量。而今竟受如此對待，我內心感到非常悲痛，而且也不能接受這種情形在台灣發生。」離開時我回頭看了一眼，心裡想著：「我不會再踏入此地一步……。」

我以為已經忘記這件事了，想不到我仍記住這整件事中的每一個細節。尤其是那一個個、在大太陽下合掌排列等候的比丘尼身影。



次第昇進

禪七開示錄（十二）

第六日晨誦

■ 開示：性廣法師／紀錄整理：李素卿／時間：九五、七、二八清晨／地點：學院禪堂

主題一：有因有緣蓋障、七覺支生滅，佛云此
經應名：「覺支經」

經典：《雜阿含經》第七一一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時有無畏王子，日日步涉，仿佯遊行，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

「世尊！有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見，作如是說：『無因、無緣，眾生煩惱；無因、無緣，眾生清淨。』世尊！復云何？」

佛告無畏：「沙門、婆羅門為其說，不思而說，愚癡、不辨、不善，非知思，不知量，作如是說：『無因、無緣，眾生煩惱；無因、無緣，眾生清淨。』所以者何？有因、有緣，眾生煩惱；有因、有緣，眾生清淨故。

何因、何緣，眾生煩惱？何因、何緣，眾生清淨？謂眾生貪欲增上，於他財物、他眾具而起貪。言：『此物於我有者好，不離愛樂。於他眾生而起恨心、兇心，計較、欲打、欲縛、欲伏，加諸不道，為造眾難，不捨瞋恚。身睡眠、心懈怠、心掉動，內不寂靜。心常疑惑，過去疑、未來疑、現在疑。

無畏！如是因、如是緣，眾生煩惱；如是因、如是緣，眾生清淨。」

無畏白佛：「瞿曇！一分之蓋，足煩惱心，況復一切！」

無畏白佛：「瞿曇！何因、何緣，眾生清淨？」

佛告無畏：「若婆羅門，有一勝念，決定成就；久時所作，久時所說，能隨憶念，當於爾時，習念覺支。修念覺已，念覺滿足。念覺滿足已，則於選擇，分別思惟，爾時擇法覺支修習。修擇法覺支已，擇法覺支滿足。彼選擇分別，思量法已，則精進方便，精

進覺支於此修習。修精進覺支已，精進覺支滿足。彼精進方便已，則歡喜生，離諸食想，修喜覺支。修喜覺支已，則喜覺支滿足。喜覺支滿足已，身心猗息，則修猗覺支。修猗覺支已，猗覺支滿足。身猗息已，則愛樂，愛樂已，心定，則修定覺支。修定覺支已，定覺支滿足。定覺支滿足已，貪憂滅，則捨心生，修捨覺支。修捨覺支已，捨覺支滿足。

如是！無畏！此因、此緣，眾生清淨。」

無畏白瞿曇：「若一分滿足，令眾生清淨，況復一切。」

無畏白佛：「瞿曇！當何名此經？云何奉持？」

佛告無畏王子：「當名此為覺支經。」

無畏白佛：「瞿曇！此為最勝覺分。瞿曇！我是王子，安樂亦常求安樂，而希出入。今來上山，四體疲極，得聞瞿曇說覺支經，悉忘疲勞。」

佛說此已，王子無畏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稽首禮佛足而去。

講解：

今天為大家誦念的經文，出自於《雜阿含經》第七一一經。

這部經的文字不多，但體例則非常完整；一般《雜阿含經》的經文都比較簡短扼要，而且大多沒有經名。此經經末，佛陀應無畏王子之請，稱此為「覺支經」，這是比較特殊的地方。

本經主旨在說明：「無論是煩惱或清淨，它們的生起與滅去都是有因、有緣的；五蓋煩惱是如此，清淨的七覺支

也是如此。」

經文一開始提到：有一位無畏王子常常來向佛陀問訊、請法，並請教一些修行上的疑問。有一天他來見佛，問佛陀說：「我曾聽到有些修行團體或宗教導師的一些主張，認為：眾生的煩惱和清淨的現象，都是沒有因緣就自然產生的。佛陀啊！您認為這樣的說法對嗎？」

佛陀回答無畏王子：「這些修道團體的觀念與看法是不正思惟，隨意胡謔的，他們是愚癡之人，無法分辨與善攝，了達真正的法。他們是不知而說，根本不明白真理為何，所以才會說：『沒有因緣，眾生就煩惱；沒有因緣，眾生就清淨。』依正觀世間因緣所起的正見而言，眾生的清淨與煩惱，都是有因有緣的。」

接著，佛陀解釋五蓋煩惱生起的因緣，並教導清淨七覺支生起的因緣：

眾生是在何種因緣的推動下，才會常常處在煩惱和染污的境地呢？而又要具足、修學何種道品，才能離染得淨化呢？佛陀指出：這是「心」的緣故，因為眾生的心貪欲增上，對於不屬於自己的財物起了貪念，甚至經常口說非分之言，心生非分之想，他們的心無法遠離愛欲的染著，導致於煩惱日漸增長。再者，眾生之間經常互起恨意，處處計較，互不相讓，相互傾壓，乃至兇殘狠暴地鬥毆傷殺；瞋恚心如此日益增長，浸淫漸久，眾生的瞋恚煩惱也隨之增生

不已。此外，衆生的心常常懈怠、昏沉、睡眠，不在清淨的法中求精進；再加上心中屢起猶疑：懷疑過去、懷疑現在、懷疑未來，生起種種的癡惑蓋障。

以上，佛陀簡要地說明了五蓋生起與滋長的因緣。經文中，佛陀總結地說：「無畏王子啊！就是這些因緣，所以衆生具足煩惱。」無畏王子回答：「瞿曇佛陀啊！如您所說，貪、瞋、疑、惛眠、掉悔等五蓋，只要具足一分的蓋障，就足以障蔽污染衆生的心意，又何況是具足五分呢！」

無畏王子繼續問：「要依修集什麼樣的因緣，衆生才能得到清淨呢？」佛陀回答：「只要心念能趨向於殊勝意念而修學，恆久修學，隨時憶念，就能得至清淨。」

「如何修學呢？首先要修習念覺支。念是正念，如依於四念處而修，直到所學之業處，正念滿足，於所緣境，能圓具滿足地完成所應獲得的禪觀進境之後，再進而修習擇法覺支。」「擇法」是指順向於正法的選擇與思惟。有情衆生在日常生活中，只要心念一起，就會驅策、造做身口意三業，行業有善有惡，如果要邁向清淨，就必須念於所當念——正念，而不隨順於惡念。

以禪修為例，我們時常提醒各位同學：要將自己的心念安住於四念處，只能念住於自己的身、受、心、法，而不要念於其它。爲什麼呢？因爲心念既是

造惡的根源，也是向善的樞紐，一定先要能夠清楚地覺知自己當下的身心狀況，了解這個苦惱的身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然後再進一步地探究這些事情起因，進而才能真正的解決問題。世間萬事萬物的發生，都是有因有緣，絕不會無端生起的。

由於「四念處」中心念處與法念處的部分比較細微，需要較深的禪觀力，因此我們先從基礎與明顯的身念處與受念處開始修學。禪修期間，希望各位同學在二六時中，只要是處於清醒的狀態，就應該把自己的意念安住於身，不再緣念於其他。如果能夠如此正念相續，久久修習，就能滿足於念覺支。成就、圓滿之後，則進一步修學「擇法覺支」，這時，就要把修學重點轉移到選擇與分別上。注意！「擇法覺支」中的抉擇與揀別，並不是我們平常散亂心意，善惡思惟，自性執著中的「妄想分別」，而是以正定所開發出來的觀慧力，對於諸法做正向的分別與揀擇。它可以是善巧抉擇適應自己的修學法門與進度，也可以是深觀揀別諸法的自相與共相。

以禪修的進度為例，剛開始的時候，因爲大家的念力太弱，所以我們讓大家修學安般念，藉此培養正念、正定力。其實，以安般念爲所緣的修學，要達到滿足，應當要修到四禪，但是由於禪修只有七天，而我們又希望大家能夠掌握完整的佛法，因此無法徹底的體驗和完成

每一個念處所緣的功課。基於這樣的考量，在禪修的後半段，我們會讓大家把意念轉移到「受念處」的修法上，讓大家實際學習如何觀察苦受、樂受、捨受的實相。而現在，我們的功課已經進入四界分別觀，算是到了觀慧的階段。

所以，你們所學的「念覺支」內容，是念住於身，即身念處中的「安般念」與「四界分別」；再者，你們的「擇法覺支」是選擇善法，但是因為是初學，所以由我們來幫大家選擇與安排。如何安排呢？先修定，讓初學者的心能夠安靜下來。禪定是共世間的善法，不究竟、不圓滿，所以接下來要修慧。其中，四界分別觀中慧的特性非常強，所以，如果以七覺支的次第生起、次第滿足而言，則修擇法覺支不僅可以分別善、惡之法，可以抉擇何者是我們目前所當學、何者適合我們現階段的能力，何者對我們的身心最有益；更可以藉著觀察、揀別色身中四界的一一特性時，體會「揀擇為性」的觀慧之學的重心與特色。

我們常常強調，佛法的特色與精神不在於禪定，而在於觀慧。坊間流行一個口號，即「活在當下」。「當下」是意念覺知現前，它總比渾渾噩噩地糊塗度日好，但是依於佛法的修習次第，「活在當下」只相當於「七覺支」中「念覺支」的一部份，即正念於現前。但是「活在當下」的這種覺知，只是不分好壞善惡，一概都清楚地覺知當

前，但並沒有進一步指導我們，對於當前善惡好壞的身口意三業行為，應當如何處理。在佛法的修學中，「正念」需要配合「正知」而修行，「念」是憶念目標，而「正知」則如實知見目標，「念」不能單獨地生起觀照的作用，而必需有「正知」加以配合。接著修學「七覺支」中的「擇法覺支」，進一步指引吾人有效地修習斷惡增善的法門，以達身心究竟清淨的境界。

「活在當下」類似於佛法中的定學，乃至於只是粗淺的正念正意，然而不懂得教理是很難正確地修行的，只有從「正知」而有的「正法抉擇」——「擇法覺支」，才能依次生起對於諸法的正覺，而成為證入聖法勝境的要素，這也才是佛法不共世間的解脫慧學。

言歸正傳，現在大家需要的是什麼呢？需要的是培養一點觀慧的能力，藉此觀察自己的色身，進而了解那個執著為我的色身，只不過是四大的組合，只不過是四大的十二個特性的相生互斥的生滅幻相而已。

以上是念覺支與擇法覺支的簡單說明，這兩支的修學次第滿足之後，接下來就是「精進覺支」。所謂的「精進」，在《雜阿含經》的其它篇章中，曾以「四正勤」來說明，即：對於已生之善法令其增長，未生之善法使其生起；已生之惡法令其斷除，未生之惡法使之不生。以定慧的修學而言，如果定

力的善德微弱，就要修學增益，使定力保任與進步；如果沒有定的善德，就要讓它生起；對於五蓋中的貪、瞋、癡等惡法，要降伏、遠離、斷除它。如此努力，久久行持，以精進覺支滿足、增益於道品善法，就會生起歡喜心，並進一步圓滿「喜覺支」的修習。

「喜覺支」有兩種，即禪定之喜與觀慧之喜。在達到禪定境界時，會生起因定樂而有的喜悅；在修習觀慧時，會因了知諸法的無常、空、無我相，而生起無執的法喜，這是因修慧而生起的喜。當歡喜滿足，則身心必隨之起輕安相。

「輕安覺支」在此經中說為「猗覺支」，「猗」是柔順、安穩，身心輕快，其意同於「輕安」。《阿含經》中稱「猗覺支」，到了後來，一般都翻譯為「輕安覺支」。「輕安」有身輕安，心輕安；在每一個善心中都有身輕安與心輕安這兩個心所，但其強度則因個人的定慧能力而有不同，定慧力強的人，所體會到的輕安感也就越強烈。雖然在座的大部份是初學，但是只要肯用功，得到稍許的進步，也都能夠感受到些許的輕安樂，希望大家持續地用功，一一品嚐殊勝的禪觀現法樂住。

「輕安覺支」圓滿之後，接下來修習「定覺支」，「定」是遠離混亂擾動，掉悔憂惱，而得到心意的安穩沉靜，淨定明覺。「定覺支」亦可分為兩種，即依禪定生起的純粹的定心，與依

修觀慧而伴隨生起的正定。在佛法中，重視的是能斷惑生明的三昧力。在四禪八定的定學次第中，《阿含經》常稱許色界的「四禪」，稱之為「根本禪」，它的定力不淺也不深，既能遠離欲界下地的昏亂散動，又能避免無色界的無心昧定，是開發智慧，破除我執的最佳禪定力。現在，我們的「定覺支」尚未滿足，更應好好的修學，不要懈怠才好！

「定覺支」如果能夠修學圓滿，則貪憂滅，不過這只是暫時的降伏、暫時的遠離。更應修「捨覺支」。「捨心」不是冷漠，不是麻木不仁，而是心無偏頗，不執著而能平衡；是無執取，無排斥的平等持心。初學者在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的過程中，都應注意平等持心，面對境界或對於禪修所緣，都要防止讓過度的貪愛與厭惡擾亂心意，失去平衡。若有執取，有排斥，就沒有捨，若無執取，無排斥，就能向於捨——平等捨。若是以究竟出離的角度來修「捨覺支」，則是依斷界、依無欲界、依滅界而得的「捨」。此中，斷界是滅有漏之善法；無欲界是斷除貪愛；滅界是究竟涅槃。

以上簡要地說明了「七覺支」的修學要領，它是次第升進的，因此我們必須循序漸進，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慢慢學習、慢慢具足成就淨善之法的因緣。依《阿含經》，要證得阿羅漢果，才稱為依次修學「七覺支」而得「滿足」。

總結而言，如果能夠修學七覺支滿

足，衆生便能依此因、依此緣而得清淨。因此，同學們在這裡一起禪修，首先就是遠離五蓋、遠離貪瞋癡，我們現在所做的就是斷除惡法因緣，以遠離五蓋；積聚善法因緣，以次第生起七覺支，趨向於清淨。

經文的最後，無畏王子讚歎：「瞿曇啊！聽完您的開示，我發現七覺支只要能夠得到一分圓滿，衆生就可以清淨了。更何況圓滿七覺支，那不就是究竟解脫了嗎！」這時，無畏王子非常高興，接著問佛陀：「應該怎麼稱呼這部經呢？」佛陀答：「就稱此經爲覺支經吧！」王子聞畢，十分讚歎佛陀。接著說：「我是王子，平日養尊處優，經常在享樂之中，今天上山，原本覺得疲勞，但是聽完佛陀解說《覺支經》後，所有的疲勞都忘記了！」

無畏王子聞法之後，並沒有像其他比丘或是佛弟子們當下得法眼淨，證入初果，也沒有得到「我生已盡，所作已作，梵行已立，不受後有」的阿羅漢果聖境，只是歡喜踴躍，頂禮佛足後就回去了。

我想，生死流轉是大疲勞，而我們已經在生死中流轉中歷經千生萬劫了，真的是倦累至極！但是，聽聞正法能讓我們忘卻所有的疲勞，而只要能精進用功，修學「七覺支」滿足，就能究竟離苦得樂，徹底解除長夜生死流轉的大疲勞！

聽完這部經後，要深自警惕：有

因、有緣，五蓋才會生起啊！因此在禪修中，當許多煩惱生起，諸多障礙現前時，要警覺到這是有因、有緣的。由於無明，我們過去不知累積了多少的惡法因緣，今天才會在這裡生死疲勞，道業的進度遲緩。不過，沒有關係，感恩佛陀演說正法，指引正道。只要我們能夠點滴累積善法因緣，有一天終將離苦得樂。人生最可憐，最可悲的事情莫過於在苦中而不知、不求出離；我們現在雖然因過去的異熟業果報與強大的等流業習，而仍然膠著遲滯，陷於諸苦泥淖中，但是慶幸我們能親近三寶，聽聞清淨的正法，並且能夠發願累積善法因緣，相信我們必能徹底地遠離染污，趣向涅槃之道。

新的一天，新的開始，大家已經學到了真正能幫助我們趣向解脫的觀慧功課——四界分別觀，這是一個微妙精細的法門。因爲大家是初學，就讓我們從基礎的觀察開始修起。

祝願大家在今天的禪修裡：心能夠更專注，對於佛陀所教授的四界分別觀能有更深的體會，並能精勤累積清淨的善法因緣，得到究竟的滅苦聖境！



性廣法師九五年於大行寺主持禪七。（95.9.3 檔案照片）

苦口說菩提

禪七開示錄（十三）——第六日大堂開示

■ 開示：性廣法師／紀錄整理：李素卿／時間：九五、七、二八晚間／地點：學院禪堂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晚安！
各位今天還愉快嗎？

剛剛大家在修慈心禪的時候，身心有沒有感受到輕安愉悅的感覺？慈悲的心是淨善之心，能令人心生喜樂，心的喜樂又能帶動身體的輕安樂受。就修定的層次而言，慈心禪的定力可以到達第三禪，色界三禪的樂受微妙遍滿，散布全身，是所有樂受中的頂點，在《阿含經》中稱三禪的禪悅之樂為「離喜妙樂」。希望每一位同學都能精勤不懈，透過自己的親身經驗，去品嚐、印證經典中所說的種種定慧的殊勝境界。

在禪堂裡，由於作息規律，環境清靜，一切都很有如法，禪修者不容易對外境生起強烈的貪瞋癡惡念；但是，沒有了外界的障礙，卻還有自身引起的煩惱。比如對於身體的疼痛，目前的修行困境等逆緣，常常容易起惡念，生煩惱，並以此為懈怠，不能用功的藉口。比如有同學說：「我觀不起來，是因為我的四大相太粗糙，嚴重地干擾了我的禪修，以致於心生熱惱。」我跟他說：「錯了！身心交感，相由心生，是因為你對於眼前不順利的境界心

生瞋惱，所以四大相才會是粗糙的！」

大家要知道，有時修行的許多障礙，多是因為不正思惟，不善護念自己的心意所導致的結果。對初學者而言，禪觀的所緣境模糊不清，修行的進度停滯緩慢，都是常有的事。「有因有緣集世間」，所有的困難與挫折，反應的是過去沒有累積淨善因緣的結果，但並不表示我們永遠都是如此；「有因有緣滅世間」，只要不再增長惡業因緣，精勤勇猛，一心累積善法因緣，則修行終將會成功的。所以，恆心向前，不問快慢，無論遇到任何逆境，只要心念都能保持平穩，就能感受到因平等持心所生起的輕安樂；修行，也絕對不像你們想像的那樣悲慘淒苦，一點喜樂都沒有的。

而且，禪修過程中身心所產生的許多困境，有許多是我們面對現前的逆境、疼痛生起瞋惱排斥的心，以致於再返回來干擾我們的用功，禪修是一種途徑，我們要用它來為自己所製造出來的苦找出解決之道。

再論四大

在進入今天的主題：「慈心觀」之前，再補充一些修持「四界分別觀」的重點。有些同學很有進步，可喜可賀；有些同學則修得不很順利，也不要氣餒。我們一再勉勵各位，修道的路程本來就是起起伏伏的，最重要的是，在整個過程中，心念是否都能夠保持安靜平

穩：面對順境不起貪心，面對逆境不起瞋念。如果能夠隨時護念自己的心，則這條修道之路常常時，恆恆時，都會非常的平穩；反之，如果順利就欣喜若狂，張揚無狀，稍遇逆境就灰心喪意，頹廢憂傷，若是如此，則順利就成為他造作貪業的因緣，挫折就成為他造作瞋業的因緣，那麼何時才能順向清靜的道果呢！所以，一定要培養出一種不論得失都能安然順處的能力，這是一種能保護我們安然度過整個修道過程的好品德。

前面曾經提過，修「四界分別觀」之所以會覺得所緣模糊，修起來比較吃力，主要是因為禪修者的正念、正定力不夠。所以有些同學會很疑惑地來問我：「師父！你昨天不是說，念力不好的話，不一定要觀四大嗎？」我聽後連忙安慰他說：「對！對！對！你出堂之後就可以不用修這個所緣了。」但是，為什麼卻要你們現在就練習觀察四大，讓大家修得這麼吃力呢？你們不覺得我也教得很辛苦嗎？既然如此，那為什麼還要互相給對方壓力呢？這是因為修四界分別觀有很大的益處，所以不管有多辛苦，我都要傾力教授；同樣的，不管你們學得多吃力，也都要勉力學習。

一、觀慧之學是佛法不共世間法的特色

理由何在呢？首先，四界分別觀是使我們能破除「我執」的一個重要關鍵，也是佛法不共世間法的慧學特色。

有情衆生因無明而妄執於「我」，因「我」而有「我所有」的愛染，因此而戀著不捨，無能出離。而這個爲之而顛倒夢想，流轉生死的「我」，又是甚麼呢？佛陀要我們不存任何預設立場與意識形態的，如其本然而實際的相狀來觀察它——如實觀察，也只有找出問題的根源，所得出解決方法——離苦之道才會是正確的。問題的徵結既然在於「我執」——對自我與我所有的執著，所以應該如實正觀於「我」。當我們不存任何臆想地實觀時，首先會發現，「我」並不是固定和唯一的，它會變化，它是物質與精神，即色與心的合成體。

既然問題出在於根深柢固的「我執」——對於「我」的執取、執著，則「我」又是那些成份的組合體呢？簡說爲心色二法，再開爲五蘊合和。五蘊就是色、受、想、行、識等五類的聚合體。衆生多在五蘊中執著有「我」，或是「即蘊計我」，如在色中，在受、想、行、識中執著爲我，或是「離蘊計我」，此即「神我見」，執著於超越五蘊之外的形上神我、大我。所以佛陀要我們遠離顛倒夢想，透過定力的扶持，依於正慧，如實正觀世間之集與滅而不起有無等常見、斷見，在中道的正見中離於二邊而順向解脫。因應衆生的諸多計執煩惱，觀察諸法而生起的無我慧，有許多的觀慧階段，而入智慧之門的第一步，就是覺知、正觀於色法，因爲五

蘊的第一個就是「色蘊」，我們必需透過正觀之慧，藉由對於色蘊——色法的觀察，親自印證色法——諸法的無常、空、無我相。

現在我們教大家的，就是邁入正智解脫的第一個重要課程，也是佛法不共世間的殊勝之處，所以無論大家如何辛苦，都要努力的學習，否則大費周章地辦一次禪修，卻只教禪定不教觀慧，卻不能彰顯佛法不共世間的解脫正道，那不是太可惜了嗎！

二、如實觀照色身之四大相

再者，無論同學使用「安般念」或其他方法，在禪修的過程中，因著念力的增強與身心的安定，自然會有四大的增盛相現起。如果沒有學過「四界分別觀」，因爲不知道色身中的種種自然生理現象，則對於其間的過程與變化，就會有不必要的癡心妄想或猶疑恐懼等等負面的情緒和思維出現。如果學習過「四界分別觀」，像揀豆子一樣，對於四大相的一一特性能一一分別，了然明白，則面對禪修過程中，色身所生起的種種反應，就能心情穩定，不會有過多不必要的幻想與情緒。

尤其是與心念交感所現起的色身四大相，如果沒有緣起的正見正觀爲引導，很多修行人常被它所迷惑，乃至於錯執認爲有一神秘的外在力量在主導或控制。所以，只有能夠如實知見「究竟色」，了知心色如何互相交感，互爲因

果，緣生無自性，才能破除我人對於色法的執著。乃至進一步，受、想、行、識蘊亦如是觀察，才能究竟斷除對於幻我假相的執著。

要如何著手呢？「四界分別觀」是重要的第一步，是佛法不共世間法的重要分水嶺。首先要能透過禪修，觀察到四大的一一相，了知四大如何相生相斥，以及所造色如何依靠四大而現起；必須先看到色聚，然後再辨識每一種色聚裡的每一究竟色之相、作用、現起，與近因，進而破除對色法的三種密集（即相續、組合，與作用密集）的執著與幻相，以斷除對色法的愛著。爲了到達此一目的，禪修者非得熟悉四大的觀法不可，你們現在的修學雖然淺嘗即止，但這些經驗卻有助於你們日後對四大的了解。

三、以心念平衡四大有益於健康

還有，四大的平衡與否，除了和意念的善惡有關之外，也和業力、時節（火界）與食物有關，因此，當我們四大失調時，不僅要留意情緒、思惟和業果方面的因素，也要把環境和食物上的影響列入考量。在這諸多因素中，透過心意對四大加強作意，的確也是平衡四大的要素之一，所以，我們雖然不強調以「四界分別觀」的禪修法門來治病，但也肯定透過心念來平衡四大，確實有助於身體的健康。

總而言之，生病不全因爲過去的業

障所致，然而，如果我們對於色法不了解，內心就會對色法的種種變化相產生許多不如實的幻想與邪見，所以「四界分別觀」的修學是非常重要的。

四、觀慧力從持續不間斷的努力修行而獲得

也許有同學擔心自己實際上觀不到四大，而是用幻想的方式在禪修，其實，這兩者無關；你是因爲定力、念力羸弱才觀察不到，而不是因爲幻想而觀察不到。再者，你們也不能說：「那等我有了觀察的定力，再來修它。」這種想法是錯的，是透過修持所培養出來的定力，才能觀察得到，而不是坐在那邊空想有了定力，才去觀察；禪觀力是透過修持才能得到的，不是從不勞而獲的空想而得到的。所以，不要怕困難，從現在就開始修，才能累積未來觀得到的因緣。請各位務必坦然面對自己的心態，若有偏頗，立刻調整，如果真能如此，那麼我們教得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五、循序漸進地觀察四大

另外需要再一次強調的是，因爲大家是初學，所以我們有時會特別提醒一定要按照順序來觀察四大。比如說：我們會要求最好能夠從頭到腳，再從腳到頭，做遍身的移動觀察；或是從右到左，再從左到右，做對稱的移動觀察。其實，如果你們念力、定力夠強的話，根本不必這樣做，而在一念的瞬間，就

能不遺漏的遍滿全身觀察。但因為你們是初學，不知如何控制心力的強度，也不能同時觀察全身而不遺漏，若不按部就班地循身作觀，久而久之，或許會產生不協調的狀況，導致諸界失去平衡，乃至於影響到身體的健康，所以才要你們這樣做。我們絕不會隨便給學員出餽主意，而是從帶領同學禪修中，累積出來的教學經驗，這些建議對初學者很有用，請大家一定要切實遵守，以免錯走冤枉路，徒然浪費了寶貴的修行時間。

平心而論，「四界分別觀」對初學者來講是不容易修的，你們當然可以等定力成就後再來修。比如說，可以修安般念一直修到四禪，之後再以四禪的定力來修「四界分別觀」；那時觀察色身四大，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不會像現在的模糊一片，困頓難安。因此，你們也許會反問：「既然這樣，那我們現在不是白忙一場嗎？」但問題是，你們以為今天修，明天就可以修得四禪定嗎？要知道，那種禪定境界，是要花比較長的時間才能培育出來的呀！在這段蘊釀磨練的過程中，如果能夠透過修學四大，了解身心交感的諸多特性，那麼當我們覺察到自己有一種遇到逆境就會焦躁、不耐煩的個性，或是不能專注，經常心有旁騖地被其它事物分散注意力，等等負面情續的產生時，就把注意力轉移回來觀身，覺察到這些負面情緒將帶

給身體很大的負擔與傷害，乃至於使四大失調，健康受損的後果。有了這些正觀身心交感的能力與經驗，這時你就會非常謹慎與重視，而且會非常小心的護念自己的心意，調整它使它平和安穩。心念如果不容易調柔，則可以轉移來調整四大，使之趨向平衡。色法消長與變化的速度比心法慢，情緒波動對身體造成的影響，在心念已經轉變之後，色身仍然會持續一段時間；而若是已經成為習慣的負面情緒，對身體傷害的程度與時間就更大更長。

我們修持「四界分別觀」，透過對色身四大的觀察，可以有平衡和減輕負面影響的功效。所以，無論傳授它是多麼辛勞，也一定要教會大家這個殊勝的法門，就算是我們對大家的供養。

耐心之善德在修道中的重要性

事實上，如果想輕鬆的話，教「安般念」就好了，「安般念」不但容易教也容易學，縱然觀不到人中的鼻息，還可以數息，所以學生的疑惑比較少，無論如何都可以乖乖地坐在蒲團上用功。乃至於出現頭痛和胸悶等禪病，或是因為心念的不正當運作而產生的四大不平衡時，也並不一定會想到真正的原因何在。但是修四界分別觀，雖然開始的時候複雜一點，困難一點，但對於未來的修行道路，卻有很大的助益，不但可以幫助我們覺察身體狀況的好壞，如果是

因為不正當的心念所引起的，也比較容易心生警惕而避免再產生或增長惡心念。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禪修所緣，除了能依此獲得無我的智慧之外，在修持的過程中，也可以幫助我們透過平衡四大來保護自己的心念與色身。所以，不管過程有多麼辛苦，我們一定要教，你們也一定要學。

還有要注意的一點，有時候「四界分別觀」修得不順利，也不全是因為定力弱或方法難，而是因為自己的個性出了問題，比如遇事容易急躁、焦慮或動輒猶疑不安等習性，都會使修行變得更加困難。但就算是如此，也沒有關係，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問題出在哪裡，知道了，要改善就有希望了。

我們一再提到，明顯粗糙的相，覺知就好，不要停留太久，因為明顯粗糙的相對於定力的增長沒有幫助。反之，模糊微弱的相才值得我們耐住性子，細細觀察，因為它才能培育我們的定力和耐心。在漫長的生死道路中，修道並不容易，再沒有甚麼比得上「耐心」的重要了！不只聲聞道如此，菩薩道更是馬虎、急躁不得。一心想要求得無上莊嚴圓滿的佛果功德，但卻又沒有耐心、毅力去備辦一切度生因緣，才會有「三生取辦」、「一生圓證」、「即生成佛」的速成法門出現。這其中所反映的是不要耕耘只想收穫的心態，這是急功近利的衆生心，不是純一滿淨的佛法。

成佛是什麼？佛陀那麼崇高偉大，以祂自己的定慧力，是有能力證得解脫的，但是因為不忍衆生苦的大慈悲心，使祂願意常在生死輪迴中利益衆生。祂不關心自己如何離苦得樂，而是以衆生的苦難為緣念的對象，希望和無量衆生締結清淨解脫的法緣；祂耐著性子，一生又一生，一生又一生，不厭其煩地培養自己的波羅蜜，直到度生的時節終於因圓果滿。成佛的聖者之所以崇高、偉大，值得尊敬，是因為祂們以無比的耐心和毅力來圓滿無量的功德。

如果想要快快得解脫，可以修聲聞行嘛！《阿含經》裡面就清清楚楚的寫著：「不用七年，乃至一年，乃至是只要一日一夜，一日一夜立心正住於四念處者，必得斯陀洹果，乃至得究竟智。修四念處，朝行如是，暮必得昇進；暮行如是，朝必得昇進。」可見得聲聞果是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就證得的。而如果是要求成佛果，則要行菩薩道，要在無邊的時劫中，對無量無邊的衆生累積無量無邊的善法因緣；無論有緣或無緣，也無論喜歡或厭惡，菩薩行者都要破除人我、自他的界限，以平等心慈悲地對待一切衆生，令他們皆能離苦得樂。

在接下來的課程中，會進一步解說菩薩道的偉大殊勝之處，並以慈心禪做為五乘通向菩薩道的修行所緣境，這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無論如何，聲聞道的禪觀之

學，也是菩薩共學的基礎，如果沒有耐心，又要如何修行呢？如果在這四事具備，環境良好的禪堂中，都無法耐心地學習觀四大，那出堂之後怎麼辦呢？你們會持之以恆的修安般念嗎？我想是不大可能的，修「四界分別觀」沒有耐心的人，也不可能修安般念時會有耐心的。因為不耐煩是一種業習，如果沒有認真對治，則不管是處於何種情境，只要遇境逢緣，它都是會發作的。這一點在入堂之初，就已經提醒過大家了，你們現在就是用業習來跟自身的四大相應嘛！但是，為什麼以前是因惑造業，由業感果，無止息的在惑業苦的循環中流轉，而現在卻能知苦而不會白白的受苦呢？因為現在是透過禪修的力量，學習觀苦而不與苦相應，只中一支毒箭——身苦之毒箭，不中第二支——心苦之毒箭。換言之，就是視我們現在的身心為過去因所召感的異熟果，異熟果縱然呈現的是不大好的情況，是苦果，但它屬於非善非惡的中性狀態。異熟苦果雖然是不善不惡的中性，但是我們的心念卻有行善造惡的可能，心念若不善加守護，就會對異熟苦果起無明怨憎之心，進而耽溺造惡，並且有增長廣大的可能。所以，在觀察自身四大的時候，無論面對的是粗糙相還是輕安相，都要防護自心，不使貪瞋煩惱滋長廣大，無論面對的是修行的順境與逆境，既不必追悔過去，也毋須幻想未來，都要防護自

心，善自珍攝，不使厭倦焦躁、不耐煩或激動、張狂等不善心念增長廣大。

接下來，向大家講解四護衛禪。

淺說「四護衛禪」

傳統的禪修法門，以「五門禪」為主，「五門禪」又稱為「五停心觀」。我們今天所學的「慈心觀」，屬於「五門禪」之一；五門中除了慈心之外，還包括不淨觀、數息觀、界分別觀和緣起觀。這五種禪法，因為有「淨治惑障」與「順向解脫」的功德妙用，所以流傳廣遠，修習者衆。

在阿含經中，佛陀也教導弟子們學習幾種護衛自己修行的禪修法門，又如《清淨道論》，也整理出幾種「護衛禪法」，其中比較值得說明，而且也陸續在前面課程中提過的方法，包括佛隨念、不淨觀、死隨念和慈心禪。

一、佛隨念

比較完整的「佛隨念」的修學內容是：首先要有四禪的定力，我們可以用「安般念」或「白遍處」來培育四禪的定力。接著，在禪定中憶念、觀想一尊最能激起敬意的佛像，這時定力使佛像在定心中出現；這時不是純粹的觀佛像，而是要憶念、思惟佛陀的功德，包括阿羅漢、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等等聖者的具體功德內容。在開始時，可先選擇一項自己喜歡的功德，作為禪修的所緣，專注一段時間之後，佛相可能會

消失，果真如此，不要去找它，不需再使相現前，只需繼續專心憶念佛陀的功德即可。這是論典中教導的「佛隨念」的修法，可是，初學者做不到時，怎麼辦？總不能動不動都要等到四禪才起修呀！所以，一定要從現在開始憶念、思惟、觀想，慢慢培養禪觀力才行。

雖然在這次的禪修沒有特別教大家修持「佛隨念」的方法，主要是考慮同學的定力能力，但是我們在誦念經文或禪修開示中，就時常提醒同學們憶念佛陀的慈悲與善德，禪定與智慧，以及祂利益衆生，爲我們指出古仙人道的恩德。修「佛隨念」要到圓滿，必須有四禪以上的定力，如果禪修者在過去生中，曾經見過釋迦佛陀，那麼藉此定力，可以在禪定中見到佛陀的相貌。而若是初學者，因爲定力薄弱，則只能藉由觀想、思維，來憶念佛陀的五分功德法身。所以，依同學目前的能力而修學，就是利用晨誦與大堂開示的時間，在遇境逢緣中，提醒思惟、感恩佛陀的智德、恩德與斷德，依此憶念而心生歡喜、感恩，願意向佛學習。

「佛隨念」是以憶念引導我們邁向解脫的導師——佛陀爲主，然而在修行中，也需要有好的環境助緣與同行的道友，尤其是在這佛陀已經入滅的時代。在修行生涯中，如果有榜樣可以學習，有善友相互爲伴，相互鼓勵與提醒，則精進力便很容易生起；反之，如果我們

舉目所見，皆是懶散萎靡，威儀不端的道友，則我們的自我要求也會隨之降低。在禪修期間尤其顯著，在禪堂打坐時，我們有時也會因爲身體的疲倦或疼痛而不想繼續正身危坐，攝心正念。這時如果張開眼睛，看到其他人都坐得非常端正莊嚴，則我們的精神也會爲之一振，生起習學效法的心，而能繼續持續下去。如果放眼望去，大家都坐得東倒西歪，則我們也會覺得理所當然地移動身體，懈怠散心下來了。

還有，禪堂整體的修道氣氛也很重要，我們在禪修的第三天開始，鼓勵大家儘可能的連香坐禪。有同學就告訴我，有時候一支坐香的時間結束了，身體雖然不疲倦，但卻不想再用功，想到外面經行、閒逛一下；這時如果很多同學繼續留在禪堂用功，他也會心生歡喜鼓舞，跟著留下來加香用功；但如果這時禪堂只剩小貓兩三隻，他就一定會到外面去「散心」一下。

因此，爲了使自己保有一個清明的心志，不容易退轉、墮落；我們應當時常憶念佛陀的諸多功德，敦促自己起而效法。也爲了相互護念彼此的道心，大家一起來營造禪堂的修道氣氛。尤其是當我們的心暗鈍不明，不知所向時，更需要如此。這是效法典範，勤求精進的「佛隨念」的本意，只不過後來卻慢慢演變成望佛保佑、求佛加持的念佛法門，然而求佛護念的同時，自己也必須

精進奮發才行。

二、不淨觀

至於不淨觀呢？比較粗糙的方法是去「徵求」一具死屍，如果有佛教徒很想成就修行者修不淨觀，可能他會樂意的把自己的屍體捐出來。找到屍體之後，可以把它開膛剖腹，剝皮析骨，觀看內身三十二分的種種不淨；再進而觀看它膿脹腐爛的所有過程，藉此對治我人貪愛色欲的淫欲、情欲心。聽起來有些恐怖噁心罷？覺得噁心，倒盡胃口，就不會再生無謂的貪愛了。這種方法在現代實行起來有困難，不但屍體不容易取得，到墳場去找一具，又容易犯上刑法遺棄毀損屍體罪刑，而且腐爛過程中的屍臭，也會引起旁人的抗議，所以要找到荒山野外，修行不淨觀的適當地點是很困難的。

其實這種修法太笨拙，如果我們的禪定力足夠深厚，就可以用定力在附近觀取屍體；比如我們住處方圓幾里之內如果有墳墓，就以四禪的禪定光明取得地下的屍相，直接觀察墳內屍體敗壞的過程，不必大費周章地去挖人家的墳，找屍體來修。

三、死隨念

接著說明「死隨念」。

當證得不淨觀而入於初禪之後，便可以輕易地轉修「死隨念」。簡而言之，就是：先觀想自己成為一具死屍，

若腐爛相出現，就專注於它，然後觀想：「我必然會死亡，我的生命確實無常」或「我生命的終點即是死亡」，這是修習死隨念的方法。

我們之所以不能精進用功，多數是一種偷安苟且的心態，認為還有大把的時間可供揮霍，才不肯把握時間，精進修道。所以要常常憶念、思維：生命危粹，年命不永，無常大患，促爾現前。如此則能心生警惕，珍惜光陰，努力用功。

而在禪堂中，應當如何在遇境逢緣中，以警惕心做為修道的助緣呢？記得在禪修的第二天，我們曾提醒各位，當身體因久坐而疼痛時，當感覺自己好像快要被強烈的痛苦與困頓擊垮時，那時便應該提醒自己：如果這就是臨終時的痛苦，那時我若生起瞋惱心，與疼痛糾纏不清，不就有可能墮落到惡趣嗎！我應該藉疼痛因緣，練習靜心觀察，安然耐處，增長自己遇事不亂，不隨惡念起舞的能力。

還有，我們也曾經要大家想像一下：如果我們是在醫院，被五花大綁地捆在病床上，身上插著鼻管、胃管、導尿管、氣切管……，那時縱然身體疼痛麻癢，也是動彈不得，哪能像現在要動就動，要抓癢就抓癢。我們在此時想那時，趁此因緣，透過禪修的靜定力，學習隨境順處，安然不動的能耐。以上這些例子與提醒，都可以做為修「死隨

念」的方便。

我們要如何運用這四種護衛呢？首先，當一個人的貪欲非常強時，他是無法修行的，因此，他要修不淨觀來加以對治，尤其是男女的情欲、淫欲，衆生對於色欲的愛染是非常強烈而難以斷除的，可以用不淨觀來對治，以消除欲念。其次，當一個禪修者退失道心，懈怠墮落，向外攀緣時，他要修「死隨念」；人之所以不肯用功，大部份是因為認為死期尚遠，心存僥倖的緣故，所以要修「死隨念」來警惕自己，激勵自己的道心。再次，他可以念佛功德，生起勇猛的效法之心

修慈心觀之利益

一、外部利益

最後，我們要解說「慈心觀」，對於禪修者而言，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禪修所緣。為什麼呢？首先，先說外在的利益。人生在世，其實處處充滿危險，你們不覺得嗎？例如，我們可能會遇到惡人，也可能碰到惡鬼，這些都是非常危險的。在佛陀時代，比丘們大部份在曠野中修行，有時候就會碰到很兇暴的羅刹和惡鬼，無緣無故，無冤無仇的就會加害於人。

例如，舍利弗尊者的經歷：尊者有一次在曠野中禪修，一個夜叉飛從他的頭頂飛行經過，無端起了瞋心，惡意地在尊者的頭頂狠狠地敲了一下。要知道，

那股力道是會把一般人的頭殼打碎的；但是，那時舍利弗尊者攝心正念，住於甚深的禪定之中，所以並未感到痛苦。當時也在不遠處的目犍連尊者看到了整個過程，覺得這個夜叉好兇喔！他向前問說：「朋友，你還好嗎？有沒有哪裏覺得不舒服呢？」舍利弗答說：「我很好！吾友！只是覺得頭有一點痛！」於是目犍連尊者便說：「哎呀！讚歎大德，太不可思議了！尊者的神通力太偉大了！剛才有個夜叉在你頭上用力打了一下。那個重擊的力量足以劈開一座山峰，足以打倒一隻大象。但尊者您只是淡淡地說：『我很好，只是有一點頭痛。』」接著舍利弗尊者答說：「讚歎尊者目犍連！你的定力是如此之深，神通是如此廣大，能夠看見所有的夜叉，至於我，則連甚麼泥怪也看不到。」

這時世尊以天耳聽見兩為尊者之間的對話，便讚嘆舍利弗的無瞋之心：心意不動如磐石，不因貪婪而執著，不為瞋恚而忿怒，痛苦豈能何之如，降臨於此清淨心！

你們看，連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都免不了遇上惡夜叉，受一無妄之災，幸好他的正定正觀力強，慈悲心深重，才能如此鎮定的，安然地面對惡鬼神的無理取鬧。這類的故事在經典中多有記載，所以，我們要學習慈心觀，不但要對異類衆生發散慈心，使自己的修行於生活不受干擾；而在人群中與人相

處時，也要常常對人散發慈悲心，除了能增長護念眾生的善德，別人也比較不容易對我們起惡念，或是莫名其妙的想傷害我們。

二、對治內心瞋惱，善待自己

以上就外在利益來談修持慈心觀的重要，不過，修慈心禪最重要原因，是因為我們的心中時常生起惡念，恃己凌他，動輒看每一個人都不順眼。我們修過四大就知道，惡念會產生不好的身受，會有粗糙的四大相，會讓人不舒服，非常難受，這些我們都已經用自己的經驗印證過了。而無論是輕軟的四大相，還是粗糙的四大相，都是有因有緣的，除了業生、時節生，和食生色聚外，還有心生色聚；而在今生的修行中，對於心念所生之色聚，我們要負全部的責任。當我們的心起惡念時，硬、粗、重、熱惱、黏著、束縛等等粗糙的四大相就會應心而生起，於是我們終於知道：不可以起惡念。但是「知道」是一回事，「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們還是常常對人起惡念，爲了對治這種粗惡心行，這是佛陀要我們修習慈心觀的重要原因。

也許有人會說：「要修慈心觀，那祝福自己就好了。」祝福自己不能得慈心觀的正禪定，我們可以藉此讓自己感覺快樂、舒服一點，但這對禪定的增進沒有幫助；因為慈心觀要心有取相，依此才能入於禪定。

儘管如此，我們在一開始還是要對自己修慈心，這不是爲了達到安止定或近行定，而是因爲培育對自己的慈心之後，身心會輕安柔軟，就比較能夠以己度他情，也較能以愉悅之心祝福眾生。

《阿含經》說到「自通之法」：了解到眾生和自己一樣，都希望得到祝福，受人尊重，身處安樂；不喜歡受到傷害，不願意死亡。如此一來，我們的心就會變得比較柔軟、和善、寬容，而且願意給人歡喜。瞋恚的心和帶有惡意的心，往往會使自己不舒服。所以，我們常常提醒同學：就算你真的不肯寬恕別人，不肯祝福別人，那至少也要善待自己吧！用善心對待別人，能使自己的身心平寧安和，也是善待自己的方法。切記：不要用別人的惡來懲罰自己！對於別人的惡，氣惱瞋恚，對方還沒有接收到，就已經先傷害自己了。

三、論典中說修慈心之功德

南傳佛教很重要的一部論書《清淨道論》中，曾列舉修慈心的幾種功德，如安眠：不會輾轉反側，不做惡夢，而能如在定中的入眠；安寤：不會疲憊不堪，而能迅速的清醒；能見吉祥之夢，爲人與非人愛敬，諸天守護，不爲火燒或中毒或刀傷，顏色光彩，心得迅速入定，臨終不昏迷等等利益。

要將四種護衛禪修習得圓滿，必須具備四禪的定力，同樣的，修慈心觀的時候，標準的做法是：以四禪的定力取

一個所緣來修習，這時心念中會浮現這個所緣的影像相，然後入三禪，以禪定的光明照向所緣，向他散播慈心。當能成功地完成慈心觀的修學時，便能夠輕易地轉修「佛隨念」。

「慈心觀」修習要領

前面曾提到，必須具備四禪的定力，才能圓滿修習四種護衛禪法；既然如此，那現在修慈心觀，因為大家都沒有四禪的定力，所以只能「咬牙切齒」忍著身體的疼痛或內心的熱惱，坐在蒲團上「勉強」散播慈心，「假裝」自己很慈悲嘍？這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修慈心觀啊？這樣自己與他人真能得到慈心的利益嗎？初學者要怎麼修慈心觀呢？

我們的建議是：

第一，當身體太疼痛時，心情也會受影響，此時不要修慈心觀。因為自己沒有能力快樂平安，也就不能散播出慈心，最好等到疼痛解除，身體輕軟相顯現，這時才有能力生歡喜、祝福的心，也才能將之散播給他人。平時我們禪修，要求同學不要隨意移動身體，否則念力容易散失，但在帶著大家修慈心觀的時候，就允許同學先移動身體，解除疼痛僵硬，使心念亦能柔軟慈和，才能有效地生起慈心。

第二，在修的時候，先對自己修。使自己先歡喜愉悅，才能真正地祝福別人，對人散佈慈心。

第三，對自己修完慈心之後，再開始取外相，以一個你意願祝福的對象，藉此培育對人的慈心。此時所緣相清晰地呈現在定心中，當能達到三禪的定力，這個階段才算完成。接著，將心念轉出，意欲祝福較多的衆生，乃至擴充到無量無邊的衆生，都是我們祝福於關懷的對象。到此，慈心觀的修學，才算圓滿了「慈無量心」的殊勝特德。這些過程，對於初學者是有些困難，所以剛才那一支香的引領，只是用文字提示，讓你們依文起觀，體會慈心在禪修中生起與應用的基本要領。

「慈心觀」的極至是慈悲心的擴充，等念冤親，無所隔閡，直至無量無邊的「慈無量心」，這是人天殊勝的善德，也是生發菩提心，願行菩薩道的大乘佛法心要。他的最終目的是對無量衆生的關懷與救濟，但是，禪觀修行的起點，則是先對一個一個具體的衆生起慈心，而不是動輒不著邊際地泛說無量。所以，縱然有四禪的定力，剛開始也是以一個一個所緣，切實地修持。比如說，先取父親或母親的影像，而且是快樂微笑的影像，然後對這影像起慈心，散播祝福；當能夠極專注地安住於該影像時，這影像會很清楚地映現在你的定心之中。對初學者而言，雖然不能生起定中影像，但是這個散播慈心的動作要做得毫不猶豫，如此也能有自他得利的效益。千萬不要起疑心，因為定力不

強，再稍有猶豫遲疑，則五蓋中的疑蓋現前，那就失敗了；所以切記要斷疑生信，起堅定的勝解意，這時就會產生令人驚喜的禪定經驗。

第四，慈心禪不但要對人、對惡道的衆生修，也要對天神修。所以，今後無論走到裡，也無論在那裏是暫住一天或常住一年，都要日日修行慈心觀，護念一切衆生，也祝福所有天神。如此則所到之處，都能諸神護佑，宅舍平安，一切安穩，光明吉祥。

說到這裡，要跟各位講一個記載在《清淨道論》中的故事，每次帶禪修，我都很喜歡轉述這個故事。大意是：有一位尊者以「慈心觀」做為主要的禪修所緣，他並且受持「平等住」之法，也就是遊行諸地，居住每個寺院、蘭若，都不超過四個月，以斷除對於安定住所的安逸戀著之心。有一次他遊行到一個寺院住下來，住滿四個月之後，便依例整理行囊，打算明日啓程前往他方。在離開的前一晚，他在靜坐中忽然聽到樹林中發出窸窣窸窣的聲音，就發問是誰在哭泣？原來是住在樹林中的一群樹神們在哭泣，他再問原因，樹神們回答：「尊者啊！您有所不知，在您未來之前，我們原本是天天打架吵鬧的呀！您來住此地之後，不但天天修慈心禪，還把慈心發送給我們，所以我們這四個月來都和平安樂，沒有吵架，所有非人都得以互相慈愛；現在您要走了，我們又

會開始吵架爭鬥，說粗惡的語言了，所以才會哭泣！」

尊者是一個非常慈悲的人，聽了之後覺得不忍心，覺得若能因為他住在此處，讓諸非人們相安而住，是非常好的。於是就為此破例再住四個月，讓這些樹神們能平安吉祥。之後，四個月很快就過去了，尊者臨行的前一晚，這些樹神們又哭了，尊者就再答應住四個月。就這樣，四個月又四個月，尊者每一次都不忍心看到他們哭泣，因此一直住下來，直到他在此涅槃。……

大家聽了這個故事後有什麼感想呀？這位修慈心的尊者，走到一個地方，連兇惡好鬥的非人衆生都被他普覆一切的慈心所感動，尊者走到哪裏，就把平安喜樂帶到哪裏，真是令人讚嘆！反觀我們，就像一句話說的：「我來，不是要帶給你們平安，而是要讓你們起鬥爭的！」我們走到哪裏，就把不平安與鬥爭帶到哪裏，當別人聽到我們要來，不但沒有歡喜，還引起厭惡與嗔恨！這二者真是天壤之別呀！

再次提醒，除了惡鬼、羅刹之外，慈心也要送給天神喔！當我們的定力越來越強時，就會知道慈心觀益己利人的功德有多大了！所以請大家回去以後，天天都要撥一點時間修慈心觀。

修「慈心觀」應避免之對象

修習慈心觀雖然可以得到很多利

益，但是在開始修習的階段，由於定力不足，平等捨的心不夠，因此在某些對象會造成失敗，乃至於染著，這就要特別留意暫時不對之修慈心觀。這些對象包括：

一、對極親愛的對象，有可能修慈心失敗。因為太關心對方，一修慈心，貪染心竟然隨之而來，則會導致禪修的失敗。

例如，有一次禪修，其中一位學員對自己的兒子修慈心禪，結果修到痛哭流涕。小參時問她怎麼了，她說：「我以兒子為所緣，在修慈心觀時，聯想到他大學聯考沒考好，自己一個人在家裡，而我又跑來禪修，不知道他飯吃了沒？自己一個人在家過得好不好？我越想越擔憂，越想越難過，以致於傷感得眼淚都流出來了。師父！我是不是太慈悲了？」我說：「不是太慈悲，是太悲哀了！」這位同學禪修時，因為對兒子有貪愛的染著，起了妄想，以致於引起貪愛的煩惱心，這是修慈心觀失敗。

當然，有時候我們聽聞佛法或修慈心觀時掉眼淚，未必全是染污心而起，有可能是一份感動與法喜的情緒在湧動。如果無法觀察心法的内容來判斷它，也可以觀察色法的四大相：如果是粗糙、濁重而令人難受、顫慄的，就代表是惡心；反之，如果是輕軟而令人覺得舒服、愉悅的，就有可能是美善的心念，或是在較好的正念狀態中。

二、對無好惡感的人，也可能修慈心失敗。對他沒有特別貪瞋感情的中性者，有時因為我們的慈心不夠，向這些對象修慈心時，會有倦怠、呵欠的情形，這是因為對眾生沒有慈悲的熱誠，也會導致禪修失敗。

三、很厭惡瞋惱的對象。比如常和你作對，引起你排斥厭惡的人，因為在初修階段，不容易對這些對象起慈心，可能一想到他們，就怒火中燒，怎麼可能會心甘情願地祝福他們呢？所以，對這些人修慈心觀，也會失敗。

四、異性。欲界眾生容易對異性起貪染心，所以，初學者最好以同性對象修慈心。不過，即使是同性，如果對方會引起你的貪染心，也不要以之為禪修對象。

五、亡者。有些人覺得慈心觀的效益很大，所以想對已沒有故的親人修慈心，如亡故的父母親等，但這樣做是不能入禪定，也不能得利益的。因為我們不知道他現在的長相如何，而過去生的影象，在現在的時空已經不存在了，所以無法給他慈心的利益，禪修者也不能得禪定。在《清淨道論》中就記載一個實例：有一位比丘，以他師父為所緣而修慈心觀。但他不知道對方已經去逝了，因此久修不成，無法證入三禪功德。他覺得很奇怪，後來才知道師父已經去逝了。等到他換另外一個尚且活著的人修，不多久就成功地證得三禪。

所以如果真的要對逝去的親人修慈心，可以有幾個方法：第一，盡量培養定力，修天眼通，就可以像目犍連尊者一樣，去尋找自己亡故的母親投生之趣向，與此時所生之形象為何，然後取他們現在的影像來修，就一定會成功。第二，我們可以行種種善，如布施、持戒等，然後以此功德迴向給亡故的親友，藉以表達對他們的懷念與感恩。

以上簡單說明五門禪與四種護衛的禪法內容，有些項目在這個課程中有教導大家實修，有些則限於時間與學員的程度，無法一一詳細的教導與演練；就是實修的功課，也是初階，並淺嚐即止。雖然如此，但是在這七天裡，所學

的法門有時也已經勝過自己摸索，或獨修一種方法多了許多。意思是，如果只執著一個法門，堅持一定要把它修到圓滿的程度，才願意換另一個法門的話，那對於整個佛法的修道次第會感覺很茫然，也無法在許多困境出現的時候，以確當的方法來護衛道心。這個禪修課程，注重理論與實踐的兼顧，定學與慧學的均衡，並且展現修道在次第與技巧上的完整。所以，雖然禪修的進境是淺嚐即止，但卻更重視全面而不偏頗的正見以啟發正確的修行。希望大家都能獲得法益，並且對佛陀的所有教法，能生起歡喜踴躍的善法欲與學習心。◎



性廣法師於禪七出堂日開示。(96.8.5)

學術審查應受監督與品管

■ 釋昭慧

教育部最新修訂大專校院教師著作抄襲處理原則，以往匿名檢舉的抄襲案件一概不予受理，未來將可視為正式案件，學校需進行調查處理。許多法界人士擔憂這會引發挾怨者動輒匿名檢舉報復的歪風。

事實上，具名檢舉早已徒具形式而已；在學術界，挾怨報復的假名檢舉黑函充斥，教育部與大專校院根本沒有能力嚴作把關，有的甚至學、官勾結，聯手迫害無辜學人。往往一封假名黑函，就讓當事人受到數月乃至經年的身心折騰，檢舉人卻完全不須付出任何代價。這套著作抄襲處理流程，讓深諳「整肅異類」之門道的學、官敗類，往往樂此不疲。

照理說，檢舉既然有可能浮濫不實，那麼為了保護受檢舉當事人，審查過程理應不予公開，但教育官員或相關人等，往往故意將知名教師的受檢舉案公諸媒體，讓他們飽受「未審先判」的名譽傷害，受害教師受盡精神折磨之後，即使後續審查還其清白，聲譽也早已蒙受嚴重侵損。

此外，本項法規明訂：「騷擾審查人」行為亦將比照處理。事實上，在現行學術審查制度中，審查人原即甚受保護，只須匿名審查，因此在正常作業流程中，他根本沒有被「騷擾」的機會。若審查人竟被「騷擾」，相關機構理應追查「洩密」來源，而不祇是緊緊盯住受審查人不放。

「騷擾審查人」的指控，很有可能流於濫訴，因為使用這樣的指控來排除異己，較諸填寫一份強辭奪理而品質惡劣的學審意見表，將更為便利而有效。因此，如何認定受審人確有「騷擾審查人」的行為？如何避免審查人使用片面不實的指控，來加害無辜受審人？這些對受審人的保護機制，相關法規竟然完全付之闕如！而且「犯罪證據」的查證，業已非常專業而精密；倘無司法單位介入調查，教育部與大專校院如何避免「證據造假」的後遺症（例

如：偽造關說信函、偽造錄音證據）？這讓我們不禁十分懷疑：學術審查相關法規，會讓目前早已藏垢納污、醞釀不堪的學審黑箱作業，以及學閥近親繁殖、壟斷學術資源而排除異己的學術環境，增廣了危害更多無辜受審人的心證空間。

在學界，升等著作送審案與國科會學術計畫送審案，由於必須將著作或計畫案具名送審，往往吃盡悶虧，飽受非關學術因素的干擾與傷害。當事人面對惡質審查，倘若進行申訴或是申覆，其結果幾乎都是「不宜干預專業審查」、「審查內容見仁見智」之類毫無營養的搪塞之詞。教育與學術主管，眼睜睜看著無辜學者深受其害而不能防微杜漸，無法建構健康、安全與公正的學術環境，已屬失職。如今新版的相關法規，更是助紂為虐，對於那些原已身居優勢的匿名審查人，是如此的曲意呵護，但相對而言，對於黑箱作業而無法杜絕學、官勾結的學術審查機制，對於不認真、不負責、胡亂審查、黨同伐異的審查人，對於毫無客觀判準、外行而令人啼笑皆非的審查意見，卻完全不置一詞，這讓受審人如何能獲得「受到公正待遇」的保障？

掌握學審生殺大權的學術中人，完全不用為其黨同伐異或挾怨報復的審查意見，而付出任何代價；至於「不幸受到惡質學審」的風險，則完全由受審查

人默默承擔。這是一套不公不義的遊戲規則，是掌握學術優勢的人，為了更嚴密保護自己、更輕易傷害別人而祭出來的把戲！

現在教育部動輒以量化評比的方式，用來控管各大專校院與學術機構。筆者時常提議：學術審查人及其審查意見書之品質，亦應接受「量化評比」；惡性重大的審查人，應予公佈其姓名，讓他們嚐嚐被打入「審查品質後段班」的滋味。試想：學審品質倘若也能接受公開而公正的檢驗，學界敗類敢如此不愛惜羽毛，用赤裸裸的學審暴力，來傾軋異己、壟斷學術資源嗎？

但每一發出此議，教授們大都不想招惹麻煩，因為匿名審查而不受評比，當然還是最安全的。副教授以下的許多學者雖然舉雙手贊成，卻絕對不敢站出檯面具名支持。因為他們未來升等的生殺大權，還操控在別人手裡，對學閥們是得罪不起的！

因此嚴懲抄襲是不夠的，教育部應該立即改善那「殺人不見血」的學審制度，建立一套有效的監督與品管機制，讓審查人與受審人，送審著作與審查意見，都能被攤在陽光底下，受到對等的監督與品管！

九六、十、廿九 于尊悔樓
——刊於九十六年十一月二日《中國時報》
「時論廣場」

佛教弘誓學院 第五屆緬甸帕奧禪修營通啓

一、說明

本次活動由弘誓文教基金會主辦，禮請緬甸帕奧大禪師（Pa-Auk Sayadaw）及其弟子蒞台指導禪修。大禪師所授禪法，定慧二學粲然可觀，修行次第宛然分明，誠為一殊勝之禪觀法門。為向教中同道引介，以收互相觀摩學習之益，特舉辦此項禪修活動，希望對禪修有學習興趣者，把握此一難得機會，踴躍報名參加。

二、大禪師及其禪法

緬甸帕奧大禪師（Pa-Auk Sayadaw），原名烏·阿欽納（U Acinna）。

一九三四年出生於緬甸中南部，九歲披剃受沙彌戒，二十歲進受具足戒。二十三歲參加僧伽會考，取得Dhamma-cariya（法師）資格。三十歲時曾跟隨數位當代長老學習禪觀，隨後渡過十餘年的潛修時光，在這期間，依據巴利聖典及其相關註疏，深入研究完整之修行理論，以配合止觀之實踐。

一九八一年（四十七歲）應邀接任帕奧叢林禪院住持，開始教授內部住眾禪修，因其教法殊勝，目前依止學眾已增至數百人，其中更不乏來自世界各國之僧伽及愛好禪修人士。大禪師更於教學之餘，以八年時間完成五本共約四千餘頁之鉅著：《趣向涅槃之道》。

一九九六年受到緬甸政府肯定，頒授Maha Kammathanacariya（大業處阿闍黎，即大禪師）的榮譽；一九九九年受到緬甸頒授最高大業處阿闍黎的榮譽。

大禪師所授禪法，依《清淨道論》中三學、七清淨、十六階智之次第修學。強調修學者應以「戒清淨」，為定慧二學打下堅實基礎；奢摩他（禪定）部份，依個人根基及生善需要，一般由「安那般那念」（出入息念）或「四界分別觀」入門，遍修入禪諸業處，得色、無色界八禪定。次以色、名業處，緣起，相、味、現起與足處入毘婆舍那（觀）門，從見清淨以達智見清淨。

三、報名資格

因場地與護持人力有限，「正修組」以僧伽為主，居士欲參加者則歸入「護法組」，不便之處，尚請見諒。

1.正修組：僧伽二眾，能全程參加者。

2.護法組：僧伽或居士皆可，上午當志工，下午、晚上可入堂禪修。可參加多期梯次，或全程參與。

四、禪修時間：

1. 正修組：2008年3月10日下午報到，3月11日～5月9日正修（農曆2月4日～4月5日），5月10日上午出堂。
2. 護法組：
 - ◆第一梯次：3月8日上午報到，3月9～22日護法、禪修（農曆2月2～15日），3月23日出堂。
 - ◆第二梯次：3月22日下午報到，3月23～4月3日護法、禪修（農曆2月16～27日），4月4日出堂。
 - ◆第三梯次：4月3日下午報到，4月4～15日護法、禪修（農曆2月28日～3月10日），4月16日出堂。
 - ◆第四梯次：4月15日下午報到，4月16～27日護法、禪修（農曆3月11～22日），4月28日出堂。
 - ◆第五梯次：4月27日下午報到，4月28～5月11日護法、禪修（農曆3月23日～4月7日），5月11日下午出堂。

五、禪修地點

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11鄰121-5號 佛教弘誓學院

六、報名表索取

1. 由佛教弘誓學院網站中下載。網址：（www.hongshi.org.tw）
2. 電子郵件洽詢、索取。（E-mail：hong.shi@msa.hinet.net）
3. 來電或傳真洽詢，以傳真收取。（Tel：03-4987325，Fax：03-4986123）
4. 來函附「限時回郵信封」索取。
5. 親自來院索取。

七、報名方式

1. 以電子郵件傳寄報名表
2. 傳真報名表
3. 郵寄報名表
4. 親自來院填寫報名表

八、報名注意事項

1. 報名截止日期：2008年2月15日。
2. 學院通訊資料：電話：03-4987325，傳真：03-4986123，E-mail：hong.shi@msa.hinet.net。
地址：328 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11鄰121-5號
3. 請填妥報名表後，傳真、email、或郵寄至本院。務請再來電確認本院有否收到，以免漏失。
4. 報到通知：本院收到報名表後，將儘速確認錄取或備取，並寄發報到或候補通知。若您在一週之內未收到任何通知，請來電洽詢。

- 5.報到回函：請於收到報到或候補通知後，儘速回傳報到或候補回函。務請再來電確認本院有否收到，以免漏失。
- 6.若2月28日之前，本院未收到您的報到回函，將視為取消參加，本院將安排候補學員遞補。請勿再前來報到。

九、備註

- 1.本次活動經費，由主辦單位全額供養；亦歡迎隨喜贊助，共結勝緣。
- 2.護法組第一梯次於3月8日報到，以協助事前籌備工作。第五梯次於5月11日結束，以協助善後工作。
- 3.資料填寫不齊全，函索報名表但未附回郵信封者，恕不受理。
- 4.因名額有限，本次禪修之錄取以資料填寫完整、資格符合者為優先，其它列為候補，敬請見諒。
- 5.為使禪修者受益，正修組必須全程參加。
- 6.為鼓勵禪修者嚴持淨戒，以得修持之益，參加者一律持午。
- 7.本院提供蒲團、蓋腳毛巾。需禪椅者，請自備。
- 8.因緬甸籍法師申請入台簽證不易，禪修時間雖定於三月至五月間舉辦，若因禪師等人入境簽證延誤而臨時異動或取消，將另行通知，敬請包涵！
- 9.因禪修營護持人力不足，歡迎報名參加志工。
- 10.禪修學員請遵守禪修規約，並參加出坡，違者將依禪修規約處理。
- 11.若未接到報到通知者，請勿前來。臨時不克參加者，請即時通知主辦單位，並勿自行找人替代名額。
- 12.報名錄取後，又無故未報到者，以致影響候補學員參加禪修之權益，將列入日後禪修營與各項聞法活動是否錄取之考慮名單。

佛教弘誓學院

校舍增建進度報告

一、校舍工程報告

本院新校舍營建工程已於本年4月上旬，繼續營建工程，詮發營造公司全面配合趕工，截至目前已完成兩棟內牆粉刷、教室區外牆粉刷、兩棟鋁門窗玻璃安裝、污水處理設備安裝、假設工程輕隔間、開關插座及錶箱安裝、弱電設備安裝。正進行兩棟使用執照驗收作業。待驗收作業完成後，再進行裝貼外牆、地板磁磚與庭園工程，以及內部裝潢作業。

二、無限感恩

感恩教界縑素大德護持，自94年1月至96年11月底為止，已籌募五千餘萬（\$58,088,918）元，扣除購地款項及部分工程款計四千九百餘萬（\$49,562,456）元，尚餘八百餘萬（\$8,526,462）元。校舍營建工程款截至96年11月底為止，尚不足三千餘萬元。

本院院長性廣法師，將其母親慧英法師遺留原作為本基金會相關志業用途之房屋一棟出售，售屋款六百二十萬元悉數贊助本院校舍增建，使已告急之工程款得以稍稍減緩。慧英法師對學團的身後恩澤，令本院師生無任銘感！

近期多有長老法師與護法大德，垂詢工程進度與所需費用，因茲簡報如上。凡有見聞者，無論是共襄盛舉，還是隨喜讚歎，都將是本院建校的增上善緣，也是全體師生的莫大鼓勵！

■劃撥帳號：19139469

■戶名：財團法人弘誓文教基金會（請註明「校舍增建專款」）

■校址：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十一鄰121-5號

■電話：（03）498-7325 傳真：（03）498-6123

■網址：<http://www.hongshi.org.tw>

■電子信箱：hong.shi@msa.hinet.net



新校舍目前風貌（96.11.30）



正進行開關插座及錶箱安裝、弱電設備安裝等工程。（96.11.30）

96.10.2 ■本日係慧英師父圓寂二週年紀念日，本院師生於晚課時誦念《金剛經》迴向功德。由於本日亦是鄭雲玲居士令慈鄭蔡火枝老居士二七之期，因此鄭居士闔家亦一同前來參加晚課共修，功德迴向鄭蔡老居士。

96.10.4 ■上午八時半，快樂電台「快樂早餐」節目主持人王默三小姐以電話連線訪問昭慧法師，談緬甸的民主運動。

■下午，藝術家彭珍陽先生與聶蕙君居士拜會昭慧法師。

96.10.6 ■本日為星期六，國際特赦組織發起全球支持緬甸民主示威遊行，台灣遇強颱柯羅莎來襲。但為配合國際串連，在台緬甸社群與許多台灣NGO團體仍按照原訂計畫，與全球同步舉行「自由緬甸、民主勝利」遊行活動，譴責緬軍政府暴力鎮壓、聲援緬甸民主，支持自由緬甸爭取民主勝利。

中午，昭慧、性廣法師率本院師生、志工約50人，於強風豪雨中，赴台北市議會參加遊行抗議活動。一路上看到颳在地上的電線與看板，在高速公路十八標高架路上，許多不明物體從高空紛紛飄下，車子在狂風豪雨中搖晃前行，開車的師生幾乎把不穩方向盤，好在平安抵達台北市議會。

下午2:00，遊行從台北市議會前出發，約一百五十位參與民眾戴上翁山蘇姬面具、手持抗議標語，沿途高喊「自由緬甸，民主勝利」、「Free Aung San Suu Kyi」、「Free Burma」等口號，最後在台北市政府前廣場，由昭慧法師誦經祈福，並向被殺害的緬甸人民、僧侶獻上黃色菊花後，結束遊行活動。

96.10.9 ■上午，時常於大寮發心的鄭雲玲師姐，為其亡母鄭蔡火枝老菩薩於中壢御奠園舉行告別式，學眾前往式場帶領家屬為亡者誦經迴向功德。

■下午，昭慧法師赴玄奘大學參加系務會議與課程委員會。由於十一月12、13日，教育部將至玄奘大學舉行系所評鑑，該一評鑑收關系所存廢，評鑑不通過之科系必須退場，因此系主任黃運喜教授帶領系裡的老師，一同準備評鑑資料，並商洽評鑑時日的分工合作事宜。

■下午，傳法法師應南亞技術學院周佩芳老師邀請，至該校通識教育中心演講「非營利組織的理念推廣——從愛護動物體驗生命價值」。

96.10.10 ■上午，本院學眾一行13人應鍾豐貴師兄之邀請，赴桃園靜思堂觀賞



於慧英師父圓寂二週年紀念日誦經迴向功德。(96.10.2)



全球支持緬甸民主示威遊行，台灣遇強颱柯羅莎來襲，昭慧、性廣法師率本院師生、志工約50人赴台北市議會參加遊行抗議活動。(96.10.6)



強風豪雨中的遊行隊伍（之一）。(96.10.6)

活動看板

96
年
10
月
1
日
至
96
年
11
月
30
日



昭慧法師接受客家電視台「國際客窗」主持人向盛言先生之訪問，談緬甸的袈裟革命。(96.10.10)



郭建男先生在長榮客機駕駛座上的英挺身影(93年5月7日攝)。



基督教《新使者雜誌》林淑芬小姐向昭慧法師訪談「佛教徒對宗教對談的看法」(96.10.11)

活動看板

慈濟「清淨·大愛·無量義」音樂手語劇公演。此齣音樂手語劇結合慈濟四大志業體同仁與志工100多人一起攜手演出，雖然只有短短60分鐘，卻將《無量義經》其中「德行品」、「說法品」以及「功德品」的精義，透過音樂和肢體藝術表現加以詮釋，精采的音樂劇演出，令觀眾數度熱烈報以鼓掌。

■下午，昭慧法師至公視大樓，接受客家電視台「國際客窗」(HAKKA WINDOWS)主持人向盛言先生之訪問，從緬甸這次的袈裟革命，談當地的佛教信仰，以及台、緬佛教界的互動關係。該節目透過國際新聞的製播，為客家鄉親開啓世界之窗。每週選擇該週重大之國際新聞，予以重製、配音播出，並邀請熟稔該議題的來賓，與主持人一對一訪談，透過「打嘴鼓講新聞」的方式，深入淺出呈現觀眾平時看不到的新聞幕後。本節目已於當晚十時於第17頻道播出。

■從公視大樓出來之後，昭慧法師至民權東路第一殯儀館對面郭建男先生靈堂，向郭先生靈前上香致意。郭先生雄姿英發，係法師學生郭建盟先生之令兄，為長榮航空公司第一期招考進來的資深機師，長年駕駛大型客機，帶領乘客遨遊世界，不意在4月間就醫檢查發現罹癌，並曾於4月12日，由郭建盟陪同蒞院拜會昭慧法師，尋求精神上的支柱。此後他勇敢面對病苦並尋求積極治療，然終不敵病魔摧殘，於本月2日於和信醫院與世長辭，得年三十八歲。英年早逝，郭金發先生伉儷白髮相送，令人不勝唏噓！

■晚間，鄭惠中老師蒞院拜訪昭慧法師，在INEB全球會議活動當中，鄭老師義務佈置嵐園會議廳及大殿，甚獲大眾好評。這次他攜來精心製作的INEB全球會議照片專輯及影片，贈送一份予學院存檔留念。

96.10.11 ■下午，基督教《新使者雜誌》林淑芬小姐蒞院，向昭慧法師訪談「佛教徒對宗教對談的看法」。昭慧法師分別就以下五項問題，提出了她的看法：「佛教界目前如何看待宗教對談？受訪人對宗教對談的立場又是如何？依佛教的教理而言，宗教對談的基礎為何？宗教對談有助於解決宗教對立的問題嗎？宗教對談所遭遇最大的困難為何？」

96.10.13 ■上午，玄奘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於竹溪廳舉行校友會，昭慧法師在碩士在職專班講授「部派佛教專題研討」，利用下課期間至竹溪廳致詞，強調成立系友會的重要性，並勉勵校友：一方面支持母校與宗教

系所，將其學術或工作經驗，向學弟妹作一分享，再一方面則與系所保持聯繫，以期獲得專業知識的成長，而有「終身教育」之功效。

96.10.14 ■本日係本院共修會，性廣法師主法，並向大眾開示法要。是日，本院老學員張秋鴻居士協其同修顏寶玉及家人一同參加共修會，為其亡故岳母顏陳素雲老居士誦經回向功德。甫於近日往生之葉淨、張漢章、魏明豐、鄭蔡火枝居士之家屬，亦一同參加共修為亡者誦經回向。

96.10.16 ■上午，核四公投促進會拜會立法院，請立委支持公投法修正案。昭慧法師身為該會執委，但因本日在本院專修部三年級全日上課（宗教倫理學），因此不克參與。

96.10.18 ■下午，李筱峰教授、敏洪奎先生偕登山友人杜小姐蒞院拜會昭慧法師，敏先生並向昭慧法師請示佛法。李教授係獨派名政論家，敏先生係蒙古裔新疆人，曾於章嘉活佛座下學佛，常在報端發表時論，早年曾撰〈一個小市民的心聲〉，於中央日報連載，並廣發單行本，膾炙人口。其時李筱峰尚在政大讀書，讀之不以為然，而在《大學雜誌》為文反駁。曾幾何時兩人成為好友，並常在自由時報撰文。

96.10.19 ■本日上午，經關懷生命協會林憶珊、王萱茹與反賭博合法化聯盟陳悅萱之籌畫聯繫，於立法院中興大樓1樓103貴賓室，以「上行下效，建立『賭博共和國』：官方違法，發行運動彩券」為題，召開記者會。昭慧法師由耀行法師、彰妙法師及德風陪同，抵達立法院中興大樓，接受法界衛星電視台之採訪後，十時正即與立法委員田秋堇共同召開記者會，出席人員則有「反賭博合法化聯盟」發言人葉智魁教授、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女士、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秘書長何宗勳先生以及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先生。

本次召開此記者會，強烈反對官員以違法手段發行運動彩券，並於記者會中提出三大訴求、二項宣告。

三大訴求為：一、財政部與體委會應立即懸崖勒馬，廢止「運動特種公益彩券發行機構」公告，否則將提出官員違法濫權之告訴。二、財政部與體委會應禁止連結「境外賽馬」為運動彩券之投注項目，否則將提出官員違法濫權之告訴。三、要求王金平院長面對「博弈條款」的重大爭議，應透過公共媒介召開公聽會，讓全民瞭解開放博弈的利弊得失，然後交付全民公投。



李筱峰教授（左）、敏洪奎先生（右）蒞院拜會昭慧法師。（96.10.18）



舉行「上行下效，建立『賭博共和國』：官方違法，發行運動彩券」記者會（左起四人：何宗勳、孫友聯、田秋堇，右：葉智魁）。（96.10.19）

活動看板

96
年
10
月
1
日
至
96
年
11
月
30
日

活動看板

二項宣告則為：一、推出「反賭博合法化聯盟」網站（<http://www.antigamble.org.tw/>）。二、向各總統候選人進行「是否贊同開放觀光賭場」之調查作業，並將調查結果向全國選民公布，甚至不排除結合反賭博合法化的公民，對促賭甚力的總統候選人，推出「反輔選運動」。

會中除了由田秋堇委員及昭慧法師向記者提出訴求外，葉教授也以專業研究者的角度，分析發行運動彩券之不當，以及賭博對於國家經濟、社會、政治、觀光之不利影響，紀惠容、孫友聯與何宗勳期能結合相關非政府組織的力量，為此一攸關國家未來的重要議題而努力（關懷生命協會與反賭聯盟所布之新聞稿共計四則，由於本期稿擠，將待下期刊出）。

96.10.20 ■上午，本院專修部教師德涵法師陪同南華大學外語系助理教授如念法師、佛教資深翻譯家周金言老師蒞院拜會昭慧、性廣法師，並與輔仁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張璵文老師、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鄭靜明老師、本院網站站長吳憲中、張莉筠伉儷、長女吳逸文、堅意法師、陳悅萱、德風等並彼此相識。中午用齋後，下午為「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會議而召開外事組之工作會議，分配會議司儀、接待外賓與口譯工作。

澳洲籍佛弟子David本日因事未能出席，他將與吳逸文配合，擔任開、閉幕式的司儀。如念法師、周老師與張璵文教授，以及本日因事無法到來的張玉玲、李玉珍二位教授，惠允發心擔任會議中佛學方面論文之同步傳譯工作，這是非常堅強的佛學論文口譯陣容。一般學術會議都是邀請翻譯研究所研究生擔綱，而本次會議卻能邀到這些老師相助，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在輔大作英文教學的張璵文教授一到學院，立即詢問：「哪位是李素卿？我很想認識她，她為本次會議所作的英文翻譯，功力非常高強。」可惜李居士本日亦因事無法出席，但本次學術會議的外文人才濟濟，亦出乎意料之外。

大家不但討論會議中與譯事相關的事務，也討論目前台灣「一切唯評鑑是務」而本末倒置的大學教育政策，以及近年台灣的政治生態，言談投機，欲罷不能。

■長期在本院舉辦禪修、講座活動時，發心承挑大寮典座的葉淨居



勵馨基金會紀惠容（右）亦發言支持反賭博合法化（右上角：現場放映「反賭博合法化聯盟」網站首頁）。（96.10.19）



召開「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會議外事組之工作會議，會後合影（左起：吳憲中、德涵法師、張莉筠、如念法師、吳逸文、昭慧法師、周金言、性廣法師、鄭靜明、張璵文、陳悅萱、德風）。（96.10.20）

士，日前因罹患肝癌不幸往生，今日於台北第二殯儀館舉行告別式，本院師生與志工至式場，為葉淨居士誦經祈福並參加公祭。

■晚間，本院老學員張秋鴻居士協其同修顏寶玉及家人來到學院，與學團師生一同晚課共修，為其亡故岳母顏陳素雲老居士誦經回向功德。

96.10.21 ■20、21日，台灣哲學學會於東海大學人文大樓，舉辦年會暨「價值與實在」哲學研討會。本日下午的第八場研討會，由昭慧法師主持，發表論文有二篇：林鎮國教授的〈Object of Cognition in Dignaga's Alambanapariksa-vrtti: On the Controversial〉，評論人是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何建興教授；禪印法師的〈檢視《雜阿含經》無常法門的作用〉，評論人是華梵大學哲學系冀劍制教授。

96.10.23 ■上午，昭慧法師至台北，與核四公投促進會執委張國龍教授、施信民教授、江良民先生、吳建國秘書長以及志工陳萬順先生，一同至「長工辦公室」拜會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先生，請其支持核四公投促進會的訴求：修正極不合理的「公投法」。因舊版公投法之提案人數、連署人數、通過人數等，均門檻極高，很不合理，顯係用法律來限制並剝奪人民固有的權利。謝先生當場簽署「修正公投法承諾書」，昭慧法師亦順便進言：「博弈條款」茲事體大，不宜任由立委黑箱操作而貿然通過，可將觀光賭場的設立，訴諸全民公投，讓民眾對雙方論辯內容有了充分資訊之後，再來決定是否開放。謝先生仔細聆聽之後，承諾此事。（昭慧法師著：〈拜會謝長廷先生紀行——談公民投票法與博弈條款〉，本期稿擠，將於下期刊載）。

■上午，本院師生同心謙師父赴台北第二殯儀館，參加心謙師父胞妹之婆婆王月裡老菩薩之告別式，為亡者誦經祈福回向。

96.10.25 ■下午，四位來自中國的比丘法師——宏度（中國佛教協會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曙正（中國佛教協會港澳台聯絡辦公室主任）、賢禪（北京龍泉寺監院）、印照法師（中國佛學院中觀講師）蒞臨本院參訪，在參觀過導師紀念室之後，於嵐園與昭慧法師座談。四位青年法師來台兩個月於法鼓研修學院參學，並參觀台灣幾所重要的佛學院、佛教大學。他們甚為讚嘆昭法師之唯識學著作，昭法師乃將其《唯識學探源》、《佛教規範倫理學》專書贈與之。



於台灣哲學學會於東海大學舉辦年會，招待來賓的東海碩士生與昭慧法師合影於人文大樓之側。（96.10.21）



台灣哲學學會年會閉幕式上，會長謝世民教授致謝詞。（96.10.21）



拜會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先生，請其支持修正「公投法」（左起：江良民執委、施信民教授、昭慧法師、謝長廷先生、張國龍教授）。（96.10.23）

96
年
10
月
1
日
至
96
年
11
月
30
日

活動看板



昭慧法師陪同大陸來台的四位法師一同前往中國佛教會拜會淨良長老（左起：曙正法師、宏度法師、淨良長老、昭慧法師、賢禪法師、印照法師）。（96.10.25）



召開學團會議、學術會議第三次籌備會議前合影留念。（96.10.26）



學員志工分工合作將海報置入捲筒、貼上名條，準備明日赴郵局交寄。（96.10.27）

談話之間，得知他們下一站將到中國佛教會拜會淨良長老，而時間恐有所延遲，昭法師乃於電話中向長老致歉，長老力邀昭法師一同前往，昭法師乃欣然赴會。長老於中國佛教會客廳接見，言談中，長老頻頻表達對兩岸佛教之關心，並極為推崇性廣法師之禪學思想與禪觀教學。晚間，長老慈悲於鈺善閣款待大家。

96.10.26 ■傍晚5:00，於嵐園舉行「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第三次籌備會議，會議由昭慧法師主持，玄大應倫中心助理堅慧法師、新聞組組長德涵法師、外事組陳悅萱、校友會長白憲法師、總幹事黃哲鋒、專二張敏玉與學團住眾，共同討論籌備工作執行情形與各組工作協調。

96.10.27 ■早上，志工三十多人來到學院幫忙「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之海報之摺疊、包裝、寄發等工作，總計二千四百多份的海報，順利於當天下午完成包裝寄發。

■中午，上海靜安寺退位方丈德悟長老在菩因禪寺如念法師等人陪同下，於到水來青舍用餐之前的空檔蒞臨本院，知客融德法師與教務主任傳法法師於大殿頂禮接駕，長老參觀印順導師紀念室，與院長性廣法師合照留念之後，隨即驅車離去。

■晚間，本院老學員張秋鴻居士協其同修顏寶玉及家人再次來到學院，與學團師生一同晚課共修，為其亡故岳母顏陳素雲老居士誦經回向功德。

96.10.28 ■上午，南投竹山明善寺舉行第二任住持卸任暨第三任住持陞座典禮，昭慧、性廣法師率學團住眾一行14人前往致賀。是日各方長老法師雲集，殿堂內僧眾滿座，寺裡洋溢著歡欣喜悅的氣氛。致詞的長老法師們，對於前任住持慧莊長老尼與慧修長老尼奉獻身心默默耕耘，提拔後進毫不戀棧，德松法師長期跟隨師長任勞任怨分擔重責，都甚表讚歎。昭慧法師應邀致詞，致詞內容詳見〈守成不易——於竹山明善寺德松法師晉山典禮致詞〉（本期本刊頁125~126）。

午齋已竟，離開明善寺後，學團師生至鹿谷參觀悟殷法師的山居茅蓬，然後轉到順記茗茶公司參觀。創設順記茗茶公司的錢芳照居士係德松法師表弟，年輕有為，擔任製茶總監，偶亦應邀擔任國際茶賽評審委員。其茶葉產品在海峽兩岸都獲得好評。是日錢居士伉儷不但以

好茶款待，而且贈送多盒茶葉給學院常住與法師們。

96.10.29 ■上午，本院學眾常碧禮見岸法師披剃出家，法名宗本，法號性圓。由於見岸法師在高雄公忙，故由昭慧法師代刀，性廣法師擔任阿闍黎。

96.10.30 ■昭慧法師赴花蓮慈善寺佛學班，接續講授《雜阿含經》中之「處相～11.1 應教」。

96.11.2 ■本日，中國時報刊載昭慧法師作：〈學術審查也應受監督〉（本期本刊頁123～●）。該文一出，立即受到學界的廣大迴響。學者們展轉傳閱，許多學者深感法師仗義執言，紛紛來函或是面告其深受不公學審之害的悲傷與痛苦。

■晚間，為知光師公八秩晉六壽誕，學團大眾以壽糕慶生。緊接著召開學團會議，討論97年度行事曆草案，並同步召開「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第四次籌備會議。

96.11.7 ■上午，真理法師偕論玄師父蒞院，招待來台學僧耀行、彰妙法師用齋，遂請學眾一同前往附近的水來青舍用餐。飯後在嵐園宴坐，真理法師教授學眾運動養生之道。

96.11.8 ■中午，學團師生在昭慧、性廣法師帶領之下，與關懷生命協會張章得居士及職工於台北第二殯儀館會合，於郭建男居士追思告別式上香公祭。

96.11.9 ■上午，民進黨婦女部李瑞華小姐來訪，請昭慧法師與各界代表聯合具名支持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先生。昭慧法師表示：

一、 個人因無所欲求，既不須向國民黨買帳，也不須看共產黨臉色。當年於民進黨尚屬在野的不利處境下，都敢為綠營朋友站台助講；即使過往在北京演講，座中人問起「為何要支持阿扁」？還是毫不閃爍地向聽眾分析個人支持台灣民主運動的理由。因此個人並無不敢具名表態的任何顧慮。

二、 個人過往與許多綠營好友共同從事社會運動，革命感情總還是存在的。對謝先生的光明人格、溫厚性格與政治承擔力，並無疑義，甚至對謝先生能在反賭博合法化議題上作適度之調整，也甚為感激。

三、 但是作為一介宗教師與社運工作者，過去在民進黨在野時代，基於政黨輪替、樹立社會願景的理想，而為民進黨背書。如今階段性



德松法師陞座，諸山長老法師於明善寺大殿前合影留念。（96.10.28）



於明善寺告假出來後，學團師生轉往鹿谷參觀悟殷法師山居靜修之茅棚，於茅棚前合影留念。（96.10.28）



學團師生於順記茗茶與茶行主人錢芳照居士伉儷（前排左、右）合影留念。（96.10.28）

96
年
10
月
1
日
至
96
年
11
月
30
日

活動看板



本院學衆宗本師父之剃度典禮。(96.10.29)



宗本師父虔誠合掌，隨師誦念。(96.10.29)



知光師公八秩晉六壽誕，學團大眾於嵐園以壽糕慶生。並於召開學團會議、學術會議第四次籌備會議前合影留念。(96.11.2)

任務已經完成，而在民間，政治意識形態的兩極化對立益形嚴重，因此作為宗教師更重要的承擔，已是在撕裂的社會扮演「療傷止痛」的角色，單獨拉抬一個陣營，並無法達到這樣的效果。

四、作為社運工作者，對民進黨執政後的諸多情況，相當失望。蘇花高是否要興建，容或見仁見智，但有些事是無法以「藍綠對立」為藉詞的。例如：自由時報周富美在環保署被打，且在環保署壓力下報社被資遣；前環評委員（蠻野心足協會理事長）文魯彬遭到雲林縣前議長蘇金煌毆打時，環保署放任暴力；排黑條款在藍綠兩大黨立委聯合放水之下功敗垂成。……民進黨在此諸事上的表現，與藍營掣肘何干？像「判刑不得參選」的排黑條款，民進黨總不能以「朝小野大」作為遁詞，它的人數即使較少，如果堅持「排黑條款」決不放水，而在表決中落敗，最起碼贏得了「社會改革」的面子；而那些黑金立委在利益共生的關係上，原就與藍營較為接近，在沒有排黑條款牽制之後，即使當選也不會支持綠營，民進黨的放水，豈不是面子、裡子都輸嗎？獨立建國如果也不過是換得黑金當道，那麼獨立建國的願景何在？

五、不要以為「中間選民是不存在的」，台灣確實還是有許多中間選民，他們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而且容易同情弱者，因此任一陣營過度張牙舞爪的叫囂，都足以讓他們反向投票。因此謝先生能提出「和解共生」，這是政治家的遠見，但必須貫徹下去，而不宜受激進亢奮的群眾情緒影響，講些快意恩仇的話，讓「和解共生」的善意破功。

六、舉例而言：台灣的二二八或白色恐怖受難家屬對蔣介石先生的痛恨咒罵，都是可以同情理解的。但某些政治人物並不是受害當事人，卻用激烈的言語與行動，展開對蔣家的清算與羞辱，或是將蔣介石先生銅像卸成八大塊，這些令人怵目驚心的粗暴動作，都深深地種下了族群仇恨的種子。個人在紅衫軍羞辱陳總統時，曾發出諍言表示：所有對陳、吳二人的言詞羞辱，都讓綠營民衆認為妳們肆意欺凌著他們的領袖！他們的恨與怒，是絕不亞於廣場人民的！現在基於對綠營的愛護之心，我也必須發出諍言：視蔣先生為精神領袖的藍營民衆，即使只佔台灣人民的三分之一。但若過度傷害了這三分之一人民的感情，讓三分之一人民對你們視若寇讎，那麼綠營即使勝選了，又有什麼能力來收拾這樣殘破的社會局面？

96.11.10 ■本日，玄奘大學宗教系所「師生研討室」啓用，昭慧法師與學團師生在黃運喜院長託付之下，帶領系所學生舉行演淨儀式。

96.11.11 ■本日舉行共修，開示之時，昭慧法師特別提示：「唸經不要變成唱經。唸經是在此起彼落的不規則韻律中達成和諧，唱經則全體一致唱一個調子。如今從台灣頭走到台灣尾，無論出家還是在家，幾乎都是唱經，這不但非常難聽，而且讓漢傳佛教誦經之美的文化深受斷傷。」她並要求大家一遍又一遍地誦念「心經」，當場糾正唱經的錯誤。法師亦教導那些無法改除唱經習慣的居士：「要小聲下來，仔細聆聽正確唱法。最怕的是大聲嚷嚷地唱經，這會讓大眾都不自覺地跟著唱經，於是越來越多人唱經，聲音其大無比，再也改不過來。因為有調子好學，沒固定調子的和諧音難以捕捉。如果真的一時無法學會唸經，請從頭到尾只唱一個音階（如Mi）。這樣一來不會帶著大家一起唱經，二來也可稍事學習唸經要領。」

其次針對本月24、25日舉行「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一事，法師開示道：

一、 佛教中男尊女卑的性別秩序無所不在，宜應大力改革。不但許多比丘學不會謙遜，老是搶在比丘尼前面，惡風所及，連在家居士都一樣，一定要讓「師兄排在前面，師姐走在後面」。

二、 其實大家自自然然，前後錯落行走或坐定即可，為什麼一定要建立「男前女後」的性別秩序？強辭說是「男女授受不親」，奇怪的是：大庭廣眾之中，男女間錯而行或坐，會發生什麼事？簡直是想像力太豐富了！

三、 而且在這方面作怪的，經常是女眾法師與「師姐」。大多時候，師兄本不在意前行後行，都是師姐在作怪，一定要指揮調度，叫師姐們讓到師兄後面去。

四、 本院倡導性別平等，所以各位來此共修、靜坐、繞佛，一概不分男女自然入座，千萬不要將你們那種性別秩序的惡習帶到此間。而且「Lady first」是普世禮儀，各位男居士若能在這裡學會對女性的尊重與禮貌，保證一定會受到女性的歡迎！老是要女性跟在身後像日本小女人一樣，那就難怪娶不到台灣姑娘，要娶外籍新娘！

法師的開示談諧有趣，數度被熱烈掌聲所打斷，有的女居士下來還為



昭慧法師於玄奘大學宗教系舉行演淨儀式。(96.11.10)



玄奘大學宗教系所「師生研討室」由根瑟老師發心率學生精心佈置，非常典雅而有人文氣息。(96.11.10)

活動看板

96
年
10
月
1
日
至
96
年
11
月
30
日



昭慧法師帶領學團師生前往本院護法林易男（中左）、陳春美（中右）伉儷新開業的元香素食本店，祝賀其喬遷暨開張之喜。（96.10.11）



於新屋善永寺，為該寺於上午舉行啓用大典，獻上祝賀之忱。（左起四人：善永寺監院法明法師、昭慧法師、善用寺住持善清長老尼、昭明寺住持玄定法師）。（96.10.11）



評鑑全程將竟，系所師生與系秘書和樂融融，合影於文學院辦公室。（96.10.13）

「先生今天沒有到場」而深感惋惜。顯然在佛教女性社群之中，大家同感性別秩序的壓力，其實很「有話要說」！

■下午，昭慧法師帶領學團師生一行13人，前往本院護法林易男、陳春美伉儷於本日開業的元香素食本店，祝賀其喬遷暨開張之喜。春美居士於中壢市設簡陋素食小攤，因價廉物美而甚受顧客歡迎，許多顧客鼓勵她正式租店面來開業，春美曾以此事向昭慧法師請示，法師也鼓勵她接受挑戰。有願必成，她果然以低價在中正路租到了整層樓房，並且與楊美蘭居士的禪祥佛具流通處毗鄰而居。

■從元香素食店出來之後，昭慧法師與傳法、耀行、彰妙、仁慈、心瑞師父另行前往新屋善永寺，為該寺於上午舉行啓用大典，獻上祝賀之忱。稍晚，台北昭明寺住持玄定法師亦趕來致賀。住持善清長老尼、監院法明法師以好茶、咖啡接待大家，並帶領師生參觀善永寺。

96.11.12 ■連續兩日，高教評鑑中心評鑑委員蒞校，針對一半系所而作第一梯次之評鑑。另將在15、16日，針對另一半系所而作第二梯次之評鑑。宗教系所被安排在第一梯次。本次評鑑，系所教師、項文昱助教在黃運喜主任帶領之下，任勞任怨地準備前置作業。連系所學生都深受感動，紛紛主動投入擔任志工。

12日上午，擔任宗教系所評鑑召集人的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林富士教授，偕同李志夫、陸敬忠、蕭登福、釋恆清等一共五位教授一同到來。聽完黃運喜系主任之簡報後，隨即展開各項訪視、晤談與書面審查作業。上午與學生訪談時，由於學生眾口一致表達對系所的認同，林富士教授談諧表示：「你們是否受過訓練？我要與你們談久一點，好突破你們的心防。」但後來委員們確實感受到：這是系所師生相處融洽、學生受到老師們認真教學、無私而團結地投入系務分工的感動所致。

中午委員分別與系裡的教師晤談（一位委員與兩位老師晤談），林富士教授卻與昭慧法師一人晤談，並且長達一小時。談話內容非常深刻，談話過程也非常愉快。

13日針對委員所詢問問題，教師分工作書面之答覆，文昱則帶領學生蒐備、彙總資料。林富士、李志夫、陸敬忠、蕭登福等四位委員，都看到了系所師生的「將士用命」，對系所即使提出建言，也都非常善意。

96.11.15 ■本日，內政部於桃園縣蘆竹鄉五福宮老人會館舉辦「96年度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及苗栗縣寺廟負責人座談會」，本院總務主任心皓法師代表參加會議。

96.11.17 ■上午，玄奘大學於慈雲廳舉行創校十週年校慶典禮。創辦人丁中長老蒞會致詞。頒獎典禮中，文理學院黃運喜院長獲頒服務滿十年獎、研究優良獎、服務優良獎；昭慧法師受頒服務滿十年獎、研究優良獎；宗教系校友獲獎頗多，分別是：關懷生命協會秘書長傳法法師、尊重生命大聯盟執行長陳青龍獲頒傑出社會關懷校友獎；碩士一年級生彭洪楷獲頒傑出證照獎；蔡中駿、張蘭石、梁淑芳、黃英傑、釋會忍獲頒傑出深造成就獎。

禮成之後，由玄奘大學創辦人丁中長老親自主持自立書軒啟用儀式與自學中心啟用儀式。自學中心向學生提供非常先進、優良的語言學習軟硬體設備，自立書軒以大力護持建校的菲律賓自立長老德號命名，是本校最新建置的智慧型無人圖書館，依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無線射頻自動識別系統以代替傳統磁條感應的系統，是一種目前運用於圖書館中相當先進的科技。玄奘大學為推廣書香校園，營造校園學習情境，將另於各學院與宿舍區設立自立書軒，培養學生自學及自律精神。

本日在菩提大道，還展開熱鬧的創校十週年校慶園遊會。

■下午，銓敘部朱武獻部長暨杜曼婷伉儷、郭達依秘書、李謁霏秘書四人蒞院拜會昭慧法師，討論有關「宗教團體法」不獲通過的瓶頸所在。昭慧法師表示：這是因為教界許多法師對透明的財務監察制度有所畏懼，擔心地方政府找麻煩。實則財務內容正確而且受到公部門的監督，這其實是對佛教寺院最好的保障，以免黑箱作業讓寺院公產被不肖徒衆或不法人士掏空、竊取而不自知。

昭慧法師率直指出：本次立法院排黑條款，原可使某些已於初審判刑的無黨聯盟人士喪失競選資格，這將有助於國會排除黑金掛勾的勢力。不料民進黨竟與國民黨一同放水，讓排黑條款功敗垂成。民進黨決不能以「勝選考量」或「國會少數」為藉口，如果它堅持排黑條款，即使在立法院表決時敗下陣來，最起碼它還在社會上贏得了「反黑金」的面子。但它與國民黨聯手擋下排黑條款，這真是既輸面子又



於玄奘大學創校十週年，創辦人丁中長老親自主持自立書軒啟用儀式（左起：王鼎銘副校長、竹北高中周碩樑校長、了中長老、夏誠華校長、楊文灝圖資長）。（96.11.17）



朱武獻部長蒞院，於嵐園茶敘（左起：朱部長夫人杜曼婷居士、朱武獻部長、昭慧法師、李謁霏秘書、郭達依秘書）。（96.11.17）

96
年
10
月
1
日
至
96
年
11
月
30
日

活動看板

The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ligious Culture & Gender Ethics

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
Religious Culture & Gender Ethics

beyond
Religious Culture & Gender Ethics

2007「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
講台看板。設計頗為新穎、溫馨（明一法
師、李素卿聯合設計）。



與牧師合影（左起：林霓玲牧師、Phyllis
Trible教授、朱麗娟牧師、林明貞小姐（女
宣雜誌編輯））。（96.11.25）



與會貴賓：南林精舍惟俊長老尼。
（96.11.24）

輸裡子。

針對本次總統大選，昭慧法師表示：由於台灣社會藍綠對立太強，選舉期間與選後，一定要有療傷止痛的社會機制。因此佛教界與其在選期表態支持某一陣營，不如在必要時擔負起為社會療傷止痛的功能。難得的是：朱部長雖身為民進黨政務官，基於佛弟子的護法熱忱，竟能認同此一理念。

用過晚餐之後，朱部長向性廣法師詢及有關禪觀「漸修」或「頓悟」的看法。性廣法師不否認頓悟根性與法門的存在，但她詳細說明禪觀次第教學以及階次成就客觀判準的重要性：讓禪觀法門可以代代流傳下去；讓初學者有階次可以依循；讓有心人士無法在明眼人面前裝神弄鬼，讓行人有能力自我檢視而不受惑。朱夫人以其修行歷程所曾遇過的困惑，對性廣法師所言深表贊同。

96.11.19 ■下午，詮發營造公司曾瀚霖總經理率員蒞院，與昭慧、性廣法師討論學院新校舍二期工程規畫事宜。本院護法張章得、張莉筠居士與會，以求集思廣益。

96.11.21 ■性廣法師赴花蓮慈善寺佛學班，接續講授《雜阿含經》中之三十七道品。

96.11.21 ■接連十餘日，本學團擔任會議文宣組的師生極其忙碌。由於英文論文集編輯尚屬本院首例，待到17日行將送廠印刷時，發現體例與格式與眾多錯誤，連忙打住。本院護法（心理學專業翻譯家）李素卿居士慨然放下萬緣，來到學院與編、校同學同甘共苦，接連數日不眠不休，與時間競賽，終於在本日完成了大會手冊與論文集的全部編排、校對、清樣作業。

96.11.22 ■本日起，參加本次國際會議之外賓陸續來台。下午，印度龍樹學院 Mangesh先生抵達台北，子夜時分，來自英國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的Kate Crosby教授抵台，外事組學員接機並先迎回學院安住一晚。待到明日，再接兩位與其他陸續到來的外賓到新竹下榻福泰商務飯店。

96.11.23 ■本日，參加「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的國際友人陸續抵台。上午，本院師父與志工到玄奘大學，與宗教系所志工、法源講寺志工會合，一同於慈雲廳內外進行場地佈置與資料裝袋作業，直至晚間方纔結束前置作業。是晚，來賓入住新竹福泰商務飯店，志工們

除了少數返家之外，大都就近住在玄奘大學與大學旁之慈恩精舍。學團師父則於法源禪林掛單。

- 96.11.24 ■由玄奘大學、慈濟大學與弘誓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為期二天的
~11.25 2007「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24日在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大樓召開。這場盛大的國際研討會由玄奘大學應用倫理研究中心主任釋昭慧教授擔任召集人，邀請7國研究「宗教與性別」主題獲得卓越成就的知名學者，發表2場主題演說、24篇學術論文。詳見德涵法師與傳法法師合著：〈點燃一束性別倫理宗教改革的火苗——「宗教文化與性別倫理」國際學術會議紀實〉（本期本刊頁12~25）。

當晚，法源講寺住持真理法師以豐盛晚餐犒勞學團師父。

- 96.11.26 ■26日清晨，陪同外賓參訪慈濟的學團師生登上遊覽車，到達新竹福
~11.27 泰商務飯店與外賓會合，出發前往花蓮，參訪慈濟園區。翌日清晨至靜思精舍，拜會證嚴法師，與證嚴法師共進早齋，並參加志工早會。會後證嚴法師撥冗與參訪學者會面。學者們向法師表達對法師成就的推崇，並分享其對佛門中性別歧視問題的看法。

證嚴法師向學者們談述她年輕歲月還在家時的一件往事：有一次在市場上拿錢給菜販時，錢包裡的錢掉了出來，她恍然心驚，想到有人連買菜的錢都沒有，她的錢包竟然錢多到掉了出來，不禁感歎：這個世界多麼不公平！又復思維：難道我未來就得將一生歲月奉獻給家庭、丈夫、小孩，在提菜籃、做家务事中度過一生嗎？

她經常到慈雲寺看佛經，於是請問住持修道法師：「我天天提菜籃，為何心這麼苦？」法師回答：「女人就是註定要提菜籃的。」這段話讓證嚴法師決定出家以突破「女人的宿命」。她幽幽地說：「我當時就這樣想：如果要提菜籃，我也要提天下眾生的菜籃，而不是一個家庭的菜籃」。

- 96.11.28 ■上午，心謙法師與陳悅萱陪同外賓，訪問天主教胚芽婦女關懷協會、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婦女事工委員會與台灣婦女展業協會，下午陪同外賓參觀法鼓研修學院、故宮博物院。

■本日，來台參學的耀行、彰妙法師應真理法師邀請，赴法源講寺茶敘，堅意、傳法、明一法師一同前往。論玄法師念在大家這陣子忙碌，特地烹煮補湯為大家進補，真理法師極為關切大家的身體健康，



與會貴賓：法源講寺退居方丈仁慧長老尼，右：法源講寺住持真理法師。（96.11.24）



新聞組長德涵法師採訪張玉玲教授。（96.11.24）



外事組長陳悅萱居士與Phyllis Triple教授（中）、Allison Goodwin教授（右）合影。（96.11.25）

活動看板

96
年
10
月
1
日
至
96
年
11
月
30
日

活動看板

殷殷叮嚀養身之道。

96.11.29 ■研討會後，外賓陸續回國。本日，Crosby、Gross與Santos等教授離台，由心謙法師與陳悅萱送機。

■大陸來台的耀行、彰妙法師，本次參訪期長達半年，與學團師友建立了非常濃厚的法誼。上午，堅意、傳法、明一法師邀請兩位大陸法師至新竹南庄茶敘。晚間，學團召開錢行茶會，耀行、彰妙法師於座談會中分享其半年來於此間參學的豐富心得。學團師生對於兩位法師在參學期間，對師長的恭敬、對同學的友愛、對常住的護持，以及主動發心承挑工作以減輕同學辛勞的慈悲，咸表感激。由於耀行法師是四川省成都人，昭慧法師時常笑其「樂不思蜀」。大家紛紛為兩位同學預訂明年的參學之期，性廣法師吩咐兩位同學「去去就來」。

96.11.30 ■上午，耀行、彰妙法師搭機離台，學團同學堅意、傳法、心瑞、心謙、明一法師與德風至桃園國際機場送機。



錢行茶敘中，廣師父為學眾們開示。
(96.11.29)



彰妙法師分享此次來台參學的心得。
(96.11.29)